



曼荼罗丛书
Mandala



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李以洪

副 主 编：朱冶华
刘幼怡
李亦雄

编 委：方 鸣
童 玲
于 泓
李常青
王正平
冯统一
古敬容
刘蓓蓓
李世良
周 明
扈幼筠
喻 阳

学 术 顾 问：刘魁立
沈德灿
郎 樱

策 划 喻 阳

编 辑 喻 阳

装 帧 刘林林

监 制 任宗英

译者前言

艾伦·奇南从世界民间故事的丰富宝库中首次将以“老人”为主的童话故事收集在一起，这些精心挑选的故事优美动人、引人入胜，每一篇都充满了智慧和真理。这本书是对童话学的巨大贡献，它恢复了童话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化所忽视的重要方面。

艾伦·奇南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著有多篇有关成人发展和老年学的论文。在阐释这本“老人童话故事”时，他运用了卡尔·荣格的老年发展心理学理论，以深邃的洞察力引导我们深入理解这些故事的心理学意义和精神意义。这些童话经艾伦·奇南的巧妙解释，成为了一部用机敏与智慧取代了鲁莽与青春活力的成年期心理学。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童话集，还是一部老年发展心理学的重要著作。对于那些因老之将至而感到忧虑的人，它是一剂充满智慧的良药。

作者在本书中还描绘了有关人的后半生的理想，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前后连贯、条理清晰的心理任务图——自我分析、自我超越、返璞归真和为社会的解放多做贡献。这是每个人在后半生所要完成的心理发展任务，是

对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的告诫，也是对希望、前途和潜能的一种预观。

本书不仅用悬念和戏剧性的情节使孩子们感到愉悦，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心理学的深刻见解，从而满足了中老年人为完成后半生的精神任务而抗争的心理需求。

面对新的世纪，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最多的国家。据悉，我国目前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 1.1 亿，到本世纪末将增至 1.32 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0.5%，我国将成为老年型国家；到下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将近 4 亿左右，届时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据《中国老年备忘录》），这种人口结构老化的发展趋势将日益严重，必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老年发展心理学研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新课题。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基金会发起了旨在造福亿万华夏老人的“助老工程”，这项工程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在我国的老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译者愿将本书推荐给广大的中老年读者，以及那些对老年学定性研究和老年发展心理学感兴趣的人们。

1997 年 2 月 2 日

谨以此书献给我年迈的双亲

1 导 言

流传了许多世纪的童话故事是人类智慧的宝贵财富，它汇集了世世代代人的观察和思考。正如布鲁诺·贝特海姆在他的畅销书《童话的作用》中所指出的那样，很显然，像《白雪公主》和《小红帽》这样简单的故事却蕴含着有关人类心理的重要寓意。^①更确切地说，正像玛丽-路易丝·冯·弗朗兹在她系列趣味丛书中所述的那样，童话故事是有关人生旅途的寓言故事。^②

在大多数为人们所熟悉的故事中，主人公都是儿童，如“小红帽”或者最多是青少年，如“灰姑娘”。毫不奇怪的是，这些童话故事的讲述者都强调表现青年人的心理，着眼于他们如何长大成人。在典型的剧本中，一个孩童或是青年有时会自愿离家出走，到外面

布 鲁 诺·贝特海姆：《童话的作用 童话的意义和重要性》（诺夫，1976年，纽约 第 166-183, 194-215 页。参见参考书目中的迪克曼、霍伊斯彻、琼斯及卢塞的作品。特别有趣味的是在手稿完成之后出版的 M·塔塔格的《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普林斯顿）

^② 冯·弗朗兹：《童话故事中的个体化》（斯普林出版社，1977年，达拉斯）此书尤为重要。参见参考书目中的哈特、休塞彻及卢塞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对童话故事的心理分析的解释由于忽视童话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参见杰克·津波斯《莫要对王子下注》（梅休因出版社，1976年，纽约 第 1-8 页。尽管评论的重点是在心理分析的解释上，但也会涉及社会 and 历史的诸因素。

去寻求好运 如《大拇指》中所描述的那样 或是像在《汉塞尔和格里蒂尔》中毫不情愿地被赶出家门。出走体现了青少年的主要任务，其时每个青少年都必须离开父母而开始独立生活。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过程绝非那么容易，童话故事描绘了他们的主人公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与女巫斗争，智胜巨人。年轻的主人公最终获得了王位并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象征了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就——找到了“自我”在社会上有了地位 对家庭和事业承担起责任。多数童话故事带着青年人对幸福的梦想，以这样一句迷人的话作为结束语：“从此以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现实生活当然不会以永葆青春或是永恒的幸福而告终。于是人们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待男主角和女主角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王子和公主白发苍苍之后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奇想。童话故事描绘了人类生活永恒的范例，并且常常反映出每个人在生活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和童话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① 一些青年人可能会与危险抗争，翻山越岭去寻求并实践他们的历险。另一些青年却不安地陷入了感情的世界，渴望寻找到理想的伴侣——童话故事中的王子或公主。幸福度过未来的梦想是青年时期独一无二的强大的动力，它充满了如此迷人的魅力，以致通常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直到每个人走过了前半生，到了不惑之年时才猛然醒悟过来。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些有特色的童话故事提供了

狄克曼对这一点阐述得尤为清楚。参见他的作品《再讲述的故事：童话故事的心理作用》（B. 马瑟斯译，奇罗恩出版社，1986年 威尔默特）中的描述。参见参考书目中坎贝尔、格罗尼克、休塞彻、琼斯、诺伊曼、冯·弗朗兹以及塔塔的作品。塔塔也观察到中世纪晚期是成人们对童话重新萌生兴趣的时期——《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②。

答案。这些故事描绘的主人公显而易见是些“老人”，因而它们可以被称作是“老人的故事”。它们与人们更为熟悉的《灰姑娘》或《白雪公主》这样一些着力于描绘年轻人并被称作是“青年人的故事”形成了对照。但是对“老人”和“青年”的界定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从故事零星出现的迹象不难看出，童话故事中所称的“青年”是指青少年或儿童，而年过 40 或 50 岁的人是“老人”。多数读者无疑会为此感到惊愕，因为 50 岁的人现在已不再被人们看作是“年迈人”。这是由于童话故事源自很久以前，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艰苦，生命短暂。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的平均寿命才不到 25 岁。因而 40 岁的人算是长寿，而 60 岁的人则被看作是寿星。^①在童话故事中，“老”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是指“中年及其以后”。

这本书的内容是有关“老年”主人公的童话故事。它揭示了成熟期的心理学。老年人的故事标志着每个人在后半生必须完成的发展任务，正如青年故事标志着每个人的前半生的任务一样。老人故事不讲述人的长大成人，它们所涉及的是如何从青年到老年以及更重要的是如何从心理上和精神上走向成熟。

当然，在所有的童话故事中，差不多都会出现较年长的男人和女人，然而在多数人们所熟悉的故事中，年长者通常扮演的是次要

^① 西蒙娜·德·比维尔：《老年的到来》，P. 奥布赖恩译（G.P. 普特南之子，1972 年 纽约）第 221 页。

历史上老人较短暂的预期寿命和相对罕见是与 20 世纪工业化前的文化相对应的。例如 非洲的昆（Kung）部落人或是安第斯的克丘亚印第安人。参见梅干·比塞利同南希·豪厄尔所写的《“老人给你生命”在昆人狩猎——采摘者中的老人》见帕梅拉·阿莫斯和斯蒂文·哈勒尔版本，《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 加利福尼亚 帕洛马 艾尔托）第 81 页 以及阿伦·霍尔伯格的《安第斯的老年》罗伯特·克里梅尔的《老年与休闲：对有意义地安排时间的研究展望》（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年 纽约）第 88 页。

的角色。他们不是被分配去扮演像《白雪公主》中可恶的继母那样邪恶的老太婆，就是像《灰姑娘》中的仙女一样作为难以置信的好人出现。以年长者作为主人公的故事明显地少见。的确，为写这本书而翻阅的四千多篇童话故事中，仅有 2% 讲述的是“老人的故事”。^①

讲到童话故事，需要做些解释的是，这是一种特殊的故事——一种描绘了普通人在奇异的环境中与人类的困境作斗争而有着幸福结局的民间故事。童话故事的这些特征值得详尽地逐一阐述，因为它们共同表现了童话故事何以如此地引人入胜而又富于见解。正如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所强调的那样，^② 首先，童话故事是年长日久流传下来的传统故事。由于众口相传，年深日久，已失去了它独特的风格和个人成分，而留下戏剧性情节和使人普遍感兴趣的深刻见解。实际上，这或许是世界各国的童话故事如此出人意料地相似的一个原因——譬如你能够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找到

翻阅的老人故事仅限于英文版本。民间故事研究的标准索引如 S. 汤普森《民间文学的主题索引》（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55 年—1958 年 布鲁明顿）以及 A. 阿尼和 S. 汤普森《民间故事的类型 分类和参考书目》只是单一地无益地根据“老年”主人公而确定的故事。本卷中的故事是依据对可用的出版集的直接翻阅而确定的。

玛 丽·路易斯·冯·弗朗兹：《童话故事中的阴影和邪恶》（斯普林出版社，1974 年 达拉斯）第 10—12 页 和《童话故事中救赎主题的心理意义》（市中心丛书 1980 年 多伦多）第 10—14 页。

民间故事家 A. 邓第斯强调了童话故事的口述的特点，参见其文《从民间传说观点看童话故事》。本文出自《童话故事与社会 幻想、影射和范例》，R. 博蒂格海默编（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 年 费城）第 259—270 页。M. 塔塔注意到在单纯口述和文学故事之间的一致性。参见《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第 33 页。

其他作家强调了对童话故事的心理洞察，使得童话故事在经历了多年不可避免的变化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参见 M. 卢塞《作为艺术形式和人的肖像的童话故事》（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4 年 印第安那 布鲁明顿）第 134、158 页 S.S. 琼斯：《白雪公主》的结构 该文出自《童话故事与社会》第 178、181 页。

“灰姑娘”的故事。而“老人的故事”也是一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类似的故事会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真正的童话故事区别于每个作家所著的文学故事——像《柳树中的风》、《可怜的温尼》或是《安徒生童话集》。由作家单独写出的故事通常表现的是那位作家的心理，而民间故事则表现了人类普遍的心理。

童话故事不具真实性，这一点从它典型的评论式的开场白得到证实。^①如“当愿望仍在工作”或是“当衣帽架上仍会长出衣服时”^②因而他们与需要“信仰”的“神话”和“传说”不同。的确，我们今天所称的“神话”就是过去的宗教启示，而“传说”则是历史的事实。希腊人向宙斯和阿波罗神祈祷，不仅仅是为了从事神话学的研究。对比之下，童话故事消除了我们的信仰而使我们直接进入了幻想的王国。这似是而非地成为这一类型作品的实力所在。童话故事通过想像描绘了会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是什么。他们冲破了客观实际与社会常规的约束，呈现了对人类的理想及理想的人类发展的幻想——幸福的结局是童话故事区别于恐怖故事或悲剧故事的主要特征。^③ 童话故事的乐观主义绝非多情善感，而是人类最深切最崇高的希望的表达。

^① 贝特海姆：《童话的作用》第 117 页。J.R.R. 托尔金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认为童话故事描述了真实，但是这种真实不是普通的人类世界——而是幻想的王国仙境。参见 J.R.R. 托尔金《树和叶》（阿伦昂温出版社，1976 年）第 40—41 页。邓第斯也强调了童话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参见《童话故事和社会》（第 259—270 页）一书中邓第斯文章《从民间故事的观点看童话故事》。

宗尹索编《朝鲜民间故事》（格罗夫出版社，1979 年 纽约）第 14 页。

^③ 贝特海姆强调了这一点 参阅《童话的作用》第 37 页。还可参阅 M. 塔塔《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Ⅶ—Ⅷ。

然而，童话故事着眼于普通人，^①集中表现具有人的本性、有着像任何一个现代男人和女人所有的恐惧和愚昧的那些人物。因而，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与神话中的神和勇士相比起来更易识别，这就使得童话故事的深刻见解从心理上容易接受，因为故事中描绘的理想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而关于老年人的童话故事所描绘的是有关人的后半生的理想，因而老年童话故事基本上要呈现给读者的是对人的后半生的生活想象。

今天，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这些理想。随着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事业的改善，人人都期望长寿。这就是远近驰名的美国人口的“老化”，而大多数成年人毫无疑问地在为这一目标进行着筹划、投资、有规律地进行着锻炼、合理地调配着饮食。但是在美国老年人协会前会长罗伯特·巴特勒所著的获奖书的书名中所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依旧存在——人为什么而生存？^②人长寿的意义和目的究竟何在？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多数理想是围绕着对于青春的想象，譬如说力量和美。这些都是男、女主人公的美德，与青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由于缺少对继青春及其英雄范例之后的憧憬，人的后半生似乎往往是可怕的，是人生衰老退化的时期。没有人能够像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辛辣的关于对老年人的歧视的评论文章《老年的到来》一文中更好地描绘出这一骇人的景象。^③在以青年人为中心的社会里，每个老年人处于衰退的幽灵和永葆青

参阅贝特尔海姆《童话的作用》第 26 页，以及朱利叶斯·A·霍依斯彻《神话和童话故事的精神病学研究 其起源、意义及效用》（查尔斯·C·托马斯，1974 年，斯普林菲尔德 第 18 页。童话故事也与寓言不同，寓言以动物而不是人作为故事的主人公。

② 罗伯特·巴特勒：《人为什么生存》（哈泼与罗，1975 年 纽约）

③ P. 奥布里安译 吉·皮·普特南之子，1972 年 纽约）

春的梦想之间，而通常是对人生的绝望占了上风。正如公元前 7 世纪时的希腊人米姆诺穆斯描绘了几乎是普遍存在着的对年老的恐惧感。“青春之果腐烂得早，青春如同白昼一样短暂。青春一旦逝去，生命会比死亡更糟”。^①

老人的故事提供了对这种严酷景象的戏剧性的选择机会——围绕着智慧、自知以及超越的一种新的成熟形象。这些都是美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现代社会长时期忽略了的原始意象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与故事的主人公——老人的美德同样重要。

罕见的老年人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故事饱含了深刻的见解，为何一直被人们忽视？这里展现给读者的是有着自己版权的故事——讲述老人故事的故事。

老人的故事在东方文化国家中如日本、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流传得较为普遍，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文化较之现代西方社会给予老年人以更多的尊重，因而很自然地，在他们的民间故事中，老年主人公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能简言以蔽之。在过去的西方文化中，老年人同样受到尊重。在《圣经》中，长寿被视为上帝赐与的恩惠，《圣经》中的国王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年纪。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使得老年人的故事黯然失色。

在古代，社会以农为生，年龄和经验都成为无价的财富。老农凭着多年的经验会从冬季提早来临的迹象——松鼠的毛皮变厚、候鸟比预料的时间提早地迁移中，了解到什么时候要加快庄稼的收获，而年轻的农夫对这些微妙的警报却一无所知。在农业社会中也是这样，老年人通常是土地的所有者并掌握着经济大权的人。

他们因此频繁地出现在民间故事中并受到特别的敬重。^① 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老年人掌握的知识很快地过时。并且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与掌握新技术的才干相比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老年人最终被社会所淘汰。而童话故事就描绘了那一方面。^②

如果老年人得不到重视，童话故事也会很快地受到冷遇。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老年人是那些传统上讲述故事的人。（即使是现在，老年人讲述的故事要比中青年讲述的故事留给人们的印象更深刻些。）^③ 很久以前，民间故事在社会上起着报纸、电视及图书馆所起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了享受新闻、娱乐和教育的机会。它们是无价的源泉——直到书籍的出现。由于文字上的说明比人的记忆更准确，民间故事像巫术和迷信一样显得似乎“落后”和“过时”了。但是童话故事却没有完全地被忽视，因为它们讲述的都是些不可忽视的重要的问题，它们讲述的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每代人都必须处理的一些问题。于是童话故事

现在还会在工业化前的文化中找到同样的模式。例如：在非洲的昆部落人中间，民间故事中将老人描绘成为强有力的主要人物，他们是些能够左右青年男女的人。见比塞利和豪厄尔：《在昆人狩猎—采摘者中的老人》，阿莫斯和哈勒尔：《老年的其他习俗》第 77—78 页。

新近的一个例子是很深刻的：阿富汗的吉尔吉斯部落的长者在传统上是背诵古代叙述诗、歌曲与诗歌给部落群以教育和娱乐，而半导体收音机的引进就暗中破坏了长者的这一社会作用。参见 M. 纳泽夫·沙赫拉尼在阿莫斯和哈勒尔《老年的其他习俗》第 189 页中所写的文章《受到尊重的老年：在阿富汗吉尔吉斯中的老年人》。

在对待老年人态度上的历史性变化同样也反映在英语语言的历史上——在后三个世纪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贬义词。参见 H.C. 科维《描述老人的历史性术语》，《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28 期，第 291—297 页，1988 年。

^③ N.L. 默格勒、M. 福斯特及 M.D. 戈尔茨坦：《老年人特有的技能——讲故事》，《世界老年和人类发展杂志》第 20 期（1984—1985 年），第 205—228 页。

事就被发配到托儿所，而没有完全被淘汰，而民间智慧的结晶则退化成为儿童们消遣娱乐的读物。^① 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不少老年人的故事，而那些保留至今的只是一些残存物而已。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谈论到。

为了使这些被人们遗忘了的故事再生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我选了一些典型的老年人的故事进行了复述，尽力保持它们原有的本色。一些人对这种复述提出了质疑，觉得还是原版本更可取。对故事的改编出于几种考虑。在有些情况下，原版使用了过时的古英语。还有一些故事被压缩得难以让人欣赏，它们更像是提要，而不是真正的童话故事。还有更多的故事用对待孩子而不是成年人的简单语言来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口头的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应该是口头流传并适应于不同的环境。不存在什么单一“正确”的版本。^② 因此，我不想为故事的复述而致以歉意，而愿鼓励读者在有机会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讲述，更好地体会和理解故事。我为那些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原版出处。多数童话故事取自于几本单一的参考书，这些书都是世代相传、家喻户晓，都强调了它真正的民间来源。

杰·克·津波斯论述了一般的过程，见《童话故事和艺术的破坏：儿童的古典风格和社会化过程》（海涅曼，1983年，纽约，第47、67页）；《冲破魔力的过程：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基本理论》（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奥斯汀，第3、8页）。M塔塔论述了格林童话中特殊的事例及它们如何不断地得到改进以提高作品对孩子的感染力，从而使作品更加畅销。参见《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第19页。

R 谢德总结了童话故事在其历史背景中的作用。见其文章《故事的讲述及流传：流行体裁传播方式的变化》见《童话故事和社会》第81页及其后诸页。K. 罗在她的文章《讲故事：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女性之声》（《童话故事与社会》第62页）中谈到女性题材多年来如何被删除掉。

② A. 邓斯：《从民间故事的观点看童话故事》，见《童话故事与社会》第259、261页；A. 塔维斯：《从符号学观点看童话故事》见《童话故事与社会》第198页。

在解释这本老人故事时，我借助了人类发展心理学学说——特别是由新近对老年化研究更新了的卡尔·荣格和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学说。超出其他心理分析学家的是，荣格和埃里克森首创了对成人发展的心理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大部分的研究工作带有直觉的性质，并以对个别人进行心理治疗的个人经验为基础，而以后的对众多人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许多观察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那样。

精神分析学家指出童话故事极像梦，并且能够以相似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比拟是很巧妙的。无论是梦还是童话故事都使用着象征——无意识意象的语言而不是意识性理性的语言——它们讲述的是心灵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大脑的活动。而且，一个孤立的梦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在系列的梦中，一再出现的梦的主题很快浮现并成为解析梦的象征意义的主要依据。老人的故事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单独的故事只不过是迷人的故事而已，却没有很深刻的意义。确实，单就一个故事所作的解释和阐述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正如许多研究民间故事的学者们指出的那样，许多心理分析评论只是以在一本故事中出现过、而在其他故事中却不曾有过的某一细节为基础的。^① 而当

杰·克·津波斯：《莫要对王子下注》第 27 页；《冲破魔力的过程》第 21、160 页；A. 邓第斯：《从民间故事的观点看童话故事》见《童话故事与社会》第 262 页；R. 谢德：《故事的讲述与流传 流行体裁传播方式的变化》见《童话故事与社会》第 79 页。格罗尼克谈到针对童话故事心理分析学的解释方面的一些批评。参阅他的文章《童话故事与心理治疗》见《童话故事与社会》第 205、208 页。

为避免对特殊细节过分的解释，我将仅侧重于对故事中基本的主题、特别是在那些不同的老人故事中都能找到的主题加以分析。单就一个特殊故事及其版本所做的个别的分析不像对拥有共同主题的不同故事、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故事所做的分析意义深刻。然而，个别故事的特有细节常常为共同的主题增添了深刻的、戏剧性的表现。既然是那样，我将着重于细节，但是主要详细阐述基本的主题。这一探讨使普罗珀的结构式分析特征与心理动力的释义相结合，并与 M·塔塔的探讨相类同。见《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XV—XX。

这些老人故事汇集到一起，正如它们首次出现在这本书中时那样，相似的主题就会清晰地显示了出来。通过老人故事的相互对比以及老人故事与青年童话故事比较，可望得出更可靠的阐述。

童话故事与梦的类同强调了对童话故事解释的另外一个要点：不能忽视童话故事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正如梦反映了梦幻人的个性和生活经历一样，童话故事也受着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想从中获取永恒的悟性，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老人故事作一下比较是必不可少的。

除非梦幻智慧能够适用于清醒的人们的现实生活，否则梦往往是徒劳无益的。老人的故事也是这样。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像老人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对付着各种难题，并且用类似的方法在解决着这些难题。不管是接受心理治疗的老年人还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性人物，实际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肯定了老人故事的智慧。现实反映了人们的幻想。对老年学的系统研究确认了老人故事的许多深刻见解，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那样。实际上，在一些方面，现代研究仅仅是在努力赶上童话故事里所表现出的智慧。

最后，任何一种释义的正确与否主要在于它的可信度。对一个故事的解释听起来真实吗？它是否唤醒了被人们遗忘了的智慧并激起了新的希望？像这样一些问题只能逐一地由每个人去解答，以反映每个人对故事以及对个人生活的反思。在接续的篇幅中，在每篇故事之后，我都附上了提供读者作为考虑起点的解释性的评论。此外，还附上了这本书的结束语。我将很多不同的主题加以总结，并将它们综合在一起。我想，融为一体的这些童话故事呈现了一幅前后连贯、条理清晰的精祚心理任务图——那是每个人必须后半生完成的，是对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的告诫，也是对希望、前途和潜能的一种预观。

老人童话故事是悖理的，似非而是的。它们如同任何一个童

话故事一样，用魔力、悬念、戏剧性和灵感提供孩子们娱乐。不仅如此，老人童话故事还满足了中老年人的需求，为完成人后半生的精神任务而抗争。因而，老人童话故事适应了现代童话故事情景的需要——父母亲或是（外）祖父母对孩子们讲述的故事。老人童话故事给这个人以娱乐，并告诫另一人；既充满了孩童的天真稚气又饱含着心理学的深刻见解。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惊人的融合是老人故事的主要承诺。魔力和天真又回归到人的后半生，使人生的开始和人生的终结结合在一起，使‘从此以后’变得崇高而完美。

2 命运与伐木人

(一个来自小亚细亚
的童话故事)

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一位年老的伐木人和他的妻子。伐木人每天到树林里砍柴，从拂晓干到黄昏，再把砍下的木柴拿到村子里去卖。但是不管他怎么样辛苦地干活，也无法过上好日子。他白天辛苦赚来的钱只够全家人吃一顿晚餐。老人的两个儿子很快地长大成人，成为老人身边的助手。这样，他们父子每天就能砍上三倍的柴，挣上三倍的钱，但是因为吃的饭也多了三倍，因而老人的境况并没有好多少。于是，他的两个儿子出了远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20 年后，老人干活终于干腻味了。他对妻子说：“我一生为命运操劳，而命运却从来没给我回报。”老人诅咒着说：“从现在起，命运如果还想着我的话，就让她自己来找我吧。”老伐木工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去干活了。

他的妻子大声地说：“天哪！要是你不去干活，咱们就没饭吃！你还在说什么？运气只会找那些高贵的苏丹人，不会来找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不管老太婆怎么样地想办法劝说他——不管她怎样地讲道理，不管她怎么哭，怎么叫，都无济于事。老伐木工仍然拒绝去干活。实际上，他已决心躺倒在床上不干了。

那天以后，一位陌生人来敲门说要用一下他的骡子。陌生人

解释说，他在树林里有些事情要做，并说他注意到老头儿的骡子正闲着没事干。老头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仍旧懒散地躺在床上，只是简单地交代了陌生人，要喂好那两头牲口。

陌生人牵着骡子走进了森林的深处。陌生人不是个普通人，而是个魔术师，他通过魔法，了解到很多宝物埋藏的地方。他找到了那个地方，挖出了许许多多的金银财宝，然后将这些财宝驮到了骡子的背上。正当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财宝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队士兵正朝着这条路上走来。陌生人很害怕，他知道一旦士兵发现了他的宝物，就会盘问他，他的巫术就会被揭穿，他的命就保不住了。陌生人于是躲进了林子深处，从此再也没人看见过他，也再没有人谈起过他。

士兵们继续走着他们的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而两头骡子也在林子里静静地等待着。又过了许多钟头，两头骡子上了路，它们沿着多少年来与老伐木工一起走过的小路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骡子走到家时，老妇人看到了它们可怜的模样。她匆匆跑上楼去喊道：“快下来，亲爱的，快点儿卸下骡子身上的包袱，它们像是要累垮了。”

老伐木工打着呵欠，在床上翻了个身，回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吗？我再也不干了。”

可怜的老太婆又匆匆跑下了楼，想了一秒钟后，跑到厨房去拿了把菜刀，又跑到骡子那儿，用刀向骡子背上的袋子砍去，以减轻骡子身上的重负。瞬息间，黄金和珠宝倾泻了出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金子，宝石！”老太婆惊奇地大叫了起来。刹那间，老头儿跑下了楼，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凝视着那散落在他院中的财宝。然后，他抓住了老太婆发狂般地跳起了舞。他欣喜若狂地说：“好运终于找上门来了。”

老伐木工和他的妻子将财宝的一半分给了他们的儿子，又将

剩余部分的一半分给了穷人，他们仍然过上了再富裕不过的生活。

魔力的丧失与回归

这个故事是引人入胜的，从表面上看，它与其他的童话故事一样，有着动人的情节和幸福的结局。但是倘若我们再仔细地读下去，就会发现其中一些重现于其他老人故事中的与众不同的细节，这些细节充满了对人的后半生心理发展的深刻见解。

故事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成了家的男人。他养育了子女，使她们长大成人，又看着他们出了远门。他自己则干了“20年”的同一行业。如前所述，在那个年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平均不足 30 岁。20 年的工作足以使这位伐木工步入了人的后半生。因而故事是以青年故事的结尾——“从此以后”作为开头的。老伐木工和他的妻子非但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陷入了孤独和贫困之中。老年人的故事，往往在这种富有典型性的阴郁的情景下开始，暗示着故事的主题是不可忽略的。

一种可能是贫困只描绘了历史的现实：干活需要体力上的支持，而不能坚持工作的老人会很快地一贫如洗。出人意料的是，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一方面，过去年代的老人常常是十分健壮的^①，并且在传统文化中，老年人有着丰富的技能、知识和社会权

工业化前的社会可以举出许多生动的例子说明这点。见梅干·比塞利同南希·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在昆人狩猎—采摘者中的老人》见帕梅拉·阿莫斯和斯蒂文·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加利福尼亚，帕洛马·艾托 第 82 页 以及查尔斯·C·休斯的文章《中年的时间观念和利用 圣·劳伦斯岛上的爱斯基摩人》见罗伯特·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对有意义地安排时间的研究展望》（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年 纽约 第 93 页。

力，足以减轻他们的负担。然而，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历史现实。童话故事如同梦幻一般，是借喻的，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不折不扣的真实。梦通常以实际生活中的活动开始，仅仅补充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童话故事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运用了历史现实，但赋予了深刻的见解。

贫困是损失，意味着丧失。在老年故事中，贫困象征着逝去的年华：健康、亲人及经济保障的丧失。在现代社会中，养老金可以使老年人免于极度的贫困，现代医学也使人们的寿命得以延长，但却留不住人们青春时期的美貌、活力、敏捷的思维以及周围一些故去的朋友。的确，即便是在一些尊崇老年人的文化群体中，成年人乐意夸大他们的年龄以提高自己的威信，而对老年时的体弱多病仍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老年人的故事开始以象征的手法对这些恐惧和忧虑表示认可。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因为多数成年人对童话故事的非现实性、快乐的生活观难以接受。老年人的故事以一种令人伤感的画面作为开头，迫使我们再次去思考它的寓意。

再次地思考十分重要。成人往往对后半生“幸福的结局”的可能性难以接受，而顺从于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这绝对是一种抑郁的症状，这种症状折磨着占调查比例 30% 的正处于后半生的人。^① 尽管这种抑郁常常是在悄然地起着作用，因为在人的后半

① 特别参阅 E.F. 雷蒙特和 T.J. 迈克尔斯：《老年人抑郁症的普遍性和关联性》，《心理学报告》第 47 期（1980 年）：第 1055—1061 页；B·格兰德与 P. 格罗斯：《老年精神病流行病学对临床服务的启示》，《北美精神病临床杂志》第 5 期（1982 年）：第 11—26 页。这些调查显示了抑郁病的发病率高于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对流行病区域的调查结果。参见 J.K. 迈尔斯、M.M. 维斯曼、G.L. 蒂斯彻拉、C.E. 霍尔泽、P.J. 利夫以及 H. 奥瓦斯切儿合写的《在三个社区进行六个月的社会精神病流行状况的调查，1980—1982 年》刊载于《普通精神病学档案》第 41 期（1984 年 10 月）：第 959—967 页。

生这种抑郁的症状常以新的形式出现。人在青春时期抑郁的典型症状与难过和内疚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进入老年期时这种抑郁经常会以健忘、无力、感情淡漠及心身病痛的形式出现，很容易被视为不可避免的老年人的疾病而不予理会。的确，许多抑郁的长者被错误地认为已经衰老，尽管这种沮丧情绪只要能适当地加以对待，他们的记忆力就可望得到改善^②。

那么更深一步讲，《命运与伐木人》中的贫困就象征着抑郁。抑郁在青春时期很显然也会出现，但是青年男女至少有着未来的安慰，有着对未来会补偿他们的不幸的希望。而在人的后半生年华已经逝去，却不尽如此。因而，如果老人故事心理学的智慧适应于所有年龄的人，人们后半生的生活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这个故事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回味。老伐木工是位身体健康的人，一般来说，老人故事中主人公的精力是十分充沛的。如果故事为他们的后半生增添了许多疾病，是否不符合实际？在这里，我们能遵循一般的原则解析梦和童话故事：体力的状况常常象征着心理的状态。可以将老人故事中描绘的体力的健康解释为心理健康的象征，特别是感情成熟的象征。这些故事毕竟开始于青年故事结尾的地方——一个人的自我感觉得到发展，学会了应该如何

然而流行病学的研究并没有观察症状，而是以正规标尺决定抑郁病的诊断，此外，一些人认为这些标尺是以青年人的数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可能会忽略对老年抑郁形式的观察和判断。参见 D·布莱泽《老年抑郁症》（圣·路易斯 莫斯贝，1982 年）第 19—22 页；T·布林肯《老年病抑郁症与疑病症 范围 相互影响 发作及治疗》，《心理治疗 理论研究与实践》第 19 期（1982 年），第 506—511 页，以及 G·克莱曼的文章《诊断老年抑郁症方面的问题》刊载于 L.D. 布雷斯特与 M.R. 豪格编著的《抑郁症与老年人 原因、照料和结果》（斯普林杰，1983 年 纽约）第 7 页。参见参考书目中的基尔霍兹、杰那及布莱泽的作品。

② 参阅 T·麦克艾利斯特的《假性痴呆症概观》，《美国精神病理学杂志》第 140 期（1983 年）第 528—533 页 和 F·卡普的《衰老还是平常的心理失调》，《老年医学杂志》第 24 期（1969 年）第 203—208 页。

去应付世界，而这两方面的成熟都需要坚强的、可适应的自我。

倘若多数成年人预想的老年光景是凄凉的、暗淡的，他们就会自问道：“我还能企盼什么呢？”《命运和伐木人》的故事则解答了这个问题：很多。更确切地说，故事寓意于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诗句：“最好的东西还在后面。”

故事中，老伐木工决心再也不去干活了，这一决定是令人惊讶的，特别是在与青年人的故事相比较时。在青年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必须离家出走去寻找他们的运气，这种积极首创的精神是他们的需要。相比之下，老伐木工不肯去各处冒险，而情愿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变得异常地消极、冷漠。这该如何解释呢？

最简单的解释是伐木工在耍脾气，他对运气到来的希望仅仅是痴心妄想而已，与白日做梦没什么区别。与多数童话故事中出现的痴心妄想一样无疑有着一定程度的意义。然而，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童话故事的确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它们诱发了我们孩童般的渴望，而在同时又寄寓着更深刻的道理。

老伐木工的懒散在一些方面是很独特的。首先，他选择了不去干活。而在青年人的故事中，与此相反的是，倘若主人公不去工作，那是因为他不懂行业，他的懒散是因为不知而不是不为。其次，老伐木工必须抵御住他妻子让他去干活的恳求。由于老伐木工一生中干了不知多少年的伐木活，突然地休闲了下来，毫无疑问会产生心理上的问题（正像现在许多对变化没有任何准备的退休者一样），因而老伐木工的懒散是一反常态的积极主动——他一定要去干活以维持好他的休闲。事实上，他为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新事物扫清了道路。如果他仍旧循规蹈矩地干活，他的骡子就不可能闲下来让陌生人使用，事情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

故事很快地使我们进入了它最令人惊异的部分。陌生人找到了宝物并让骡子驮上，而后陌生人逃走，骡子则自己回到了家中，

把宝物带给了老人。这里表现了这篇故事和一般童话故事的主题：魔力又回归到人的后半生，并且发生在人最意料不到的贫困之时。如何解释这样的魔力呢？

很有可能又会谈到痴心妄想和白日做梦的话题。然而，这里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细节：骡子。很显然，没有骡子光凭陌生人的全部本事是不可能得到财宝的。骡子跟着老伐木工一起干活干了许多年，并且得到了训练。它们体现了老伐木工的辛勤劳动和技能。骡子自己回到了家，只是因为这条路是它们走了又走、走过了许多年的路。好运来到了老伐木工那里，是由于他同骡子一道干了多少年活，因而他的好运更像是一种投资的偿还，而不像是神奇的礼物（事实上，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的退休故事。）还要注意的，这个故事中的魔力和青年故事中的魔力是如何的不同。在青年故事中，魔力只是不费劲地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发生。青年主人公无偿地得到了仙女或是一些魔法师的帮助，这种慷慨大方反映出青年人朴素的乐观主义及急切的希望。

人的后半生魔力的回归不单纯是老人童话故事的素材，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出现。我认识的一位企业家 60 年代早期因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而不得不退了休。他从未料想到，在强行实施的闲暇时间内，他开始学习绘画，这是他从青少年时候起就感兴趣而后又忘却了的一门艺术。使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及同事感到惊奇的是，这位进取心十足的企业家完全陶醉于绘画艺术中。多年来在绘画艺术上的严于律己使他很快掌握了很精湛的技艺。魔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创造性和优美的形式，回到了他的生活中来。约翰·

麦克利什在他所著的《成人尤利西斯》^①一书中呈现出更为戏剧性的实例——从曾当过兵、60岁时开始写作《唐·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到曾经备受人们尊敬的神经外科医生、后来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说家的瓦尔德·彭菲尔德。

在这篇老人故事中所表现的人的后半生的魔力的确切特征仍然是模糊的。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它的象征意义，我们必须从其他故事中寻找解释和确证。这也将是我在这本书中自始至终所要运用的表现手法：一个故事所提出的问题将会在其他故事中找到答案。每个单一的故事都会是不完整的，它们必须汇集在一起，就如拼盘游戏一样。只有这样，才会呈现出一幅整体图案。

约翰·麦克利什：《成人尤利西斯 中世纪及其以后的创造力》（麦格劳·希尔·赖尔森，1976年 纽约）参见参考书目中杰拉尔德·奥科林同雨果·芒斯特伯格的著作。

3 麻雀的礼物

(日本童话故事)

很久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有个老头儿同他的老伴儿一起住在森林的尽头。老头儿心地善良，身边养了一只小麻雀。老头儿把它看作是宠物，每天从早到晚同这只小鸟一起玩耍。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用自己盘中的精食喂着小鸟。而老太婆却没完没了地发着牢骚，抱怨说：“这小东西真是太吵了！吃这么多！屋子都让它糟蹋了！尽管她说的都不是事实，老太婆还是抱怨着这世上的每件事情。

一天，老头儿去地里干活。老太婆去洗衣房调粉浆，调好粉浆后去取衣服。回来之后，发现粉浆不见了。她于是诅咒着、抱怨着。小麻雀飞了下来，说：“抱歉，是我吃了你的粉浆，我以为那是给我做的饭。”

老太婆听到后勃然大怒。“屋子里的所有东西你都吃！”她咒骂着小麻雀，说着许多脏话。一气之下，她用一只手抓住可怜的小麻雀，用另一只手握住剪刀，然后将麻雀的舌头割了下来。“我看你没有舌头还怎么吃！”老太婆叫喊道，“没有舌头还怎么高兴地叽叽喳喳！”可怜的小鸟飞走了，在痛苦中呻吟着。

那天晚上，老头儿回到家中。没有见到小麻雀迎上前和他打招呼，老头儿心里很不安，没有听到麻雀回答他的呼唤，老头儿感到惊慌失色。“它一定是飞走了，”老太婆说道，“真是忘恩负义的

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它也够仁义的了。”老头儿没有相信她的话，于是刨根问底地问她。老太婆终于将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啊呀，不好！”老头儿惊愕地大叫起来：“你竟割掉了它的舌头！”他想立即跑出去找寻这只可怜的麻雀，但是那时已是深夜，老头儿知道在黑暗中寻找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等待着直到天明，便急匆匆地跑到村子里，吹着口哨，呼唤着麻雀。几分钟之后，这只小鸟拍打着翅膀从一片竹林里飞了出来。老头儿为老太婆的所作所为向麻雀一再地表示歉意，并问麻雀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别担心，”麻雀笑着说。老头儿看到麻雀又长出了新的舌头。“让我带你到我林中的家去看看吧。”麻雀邀请着老头儿。老头儿于是跟着麻雀走进了森林的深处。在那里，他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最美的房子，老头儿马上领悟到他的这个宠物不是一只普通的麻雀，而是一位仙女。

麻雀将老头儿介绍给她的家人，它们招待他吃了一顿美餐。麻雀的女儿们跳着舞、奏着乐，老头儿玩得十分快活，却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得很快。待他看到太阳就要落山时才惊叫道：“啊，天哪，我该回家了。”他站起身来，向麻雀仙女鞠了躬，感谢她的热情好客。

麻雀拿出了两只箱子，一只大，一只小。“请收下一只作为礼物。”她对老头儿说。盛情难却，老头儿接受了那只小箱子后，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家。

老太婆为老头儿的外出十分生气。当老头儿向她述说着他在麻雀家度过的美好时光后，她就更为恼火。“你把我一人丢在家中整天做你的苦力，”她抱怨道，“而你却一个人独自在外消遣玩乐！”

老头儿赶快拿出小箱子。“快看麻雀送给我的礼物！”老头儿于是告诉老太婆麻雀如何拿出了两只箱子让他挑选。老太婆很快将箱子打开，使他们吃惊的是从里面散落出许多金币。“多么奇妙的礼物啊！”老头儿惊叫道。

“那个大箱子里装的钱不知会多出多少呢！”老太婆抱怨道。整整一夜，她一心想的就是那个大钱箱。

第二天一早，老太婆询问了老头儿去麻雀家的路。“别到那里去！老头儿警告着老太婆，‘别忘记你割掉了她的舌头！’老太婆根本不听老头儿的话，一心只是想着金子，并且她很快就找到了麻雀的家。麻雀见到老太婆后很是惊讶，她家中所有人都想教训一下这凶残的老太婆。但是麻雀仙女十分善良，她彬彬有礼地欢迎着老太婆。

“我丈夫让我来取他忘在这里的那只大箱子。”老太婆解释道。麻雀仙子拿出那个箱子交给了老太婆。老太婆很快地将箱子背上了背，离开了麻雀的家。这只箱子特别重，老太婆走过森林时感到越来越吃力。然而一想到她背上背的是这么多的财宝时，她就又有了力气继续往前走。终于，她停下来休息，并决定把箱子打开看看。她解开了绳子，往里面偷看。

霎时间，一群妖魔跳了出来。他们跳到老太婆身上无情地打着她。老太婆尖叫着，拼命地逃走，恶魔却穷追不舍，咬她的脚后跟，撕扯她的衣服。她好不容易逃离了森林，但是仍然受到妖怪的攻击。她看到远处老头儿正在地里干活，于是赶忙跑过去躲在他的身后。

“帮帮我！”她恳求道。“这只麻雀要杀我！”她叫喊着，“一只如此凶残而邪恶的鸟！”

“不，”老头儿责怪着老太婆，“我警告过你千万不要去那里，”这时恶魔已警戒地围住了老头儿和老太婆。“你作了恶，所以妖怪才会袭击你。”老头儿愤怒地说。

老太婆默默无语，只是颤抖着，紧紧抓住老头儿的腿不放，直到妖怪们最终返回了树林。但是从那以后，老太婆完全变了样儿。她不仅不再抱怨，也不再发脾气了。她也不再对村童们叫喊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太婆变得越来越善良，越来越谦和。她同老头儿一道幸福地度过了晚年，珍藏着麻雀仙女馈赠的礼物——小箱中的金子，大箱中的智慧。

自我心理分析

这篇故事读起来使人惊讶。像许多童话故事一样，故事开始时讲述了一个可恶的老太婆，后来，老太婆弃恶从善，变得十分善良和慈爱。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是老人故事的主题。很显然，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知错必改。但是，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这一寓意，就会忽略老人故事所富有的智慧。这些故事如此逼真地揭示了人类的本性，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说教——故事给予我们的是见识而不是说教。

这篇故事中的智慧在与青年故事对照之后才显示了出来。在青年童话故事中，邪恶的人从不改过自新，而立即会受到惩罚。如《白雪公主》中的邪恶的继母最后被杀死，《灰姑娘》中的残忍的后母所生的姐妹的眼睛被鸽子啄出。确实，几乎见不到青年童话故事描绘邪恶的人会弃恶从善。自我改造主要出现于老人童话故事中，甚至于悔过自新的人也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

老人童话故事的这一特征表现了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不是前半生的任务，这是荣格所强调的一点，在对年长成人的研究

卡·古·荣格：《生命的诸阶段》（1931年）参见《荣格文集》第8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 普林斯顿 第775段。荣格的评论零零散散地贯穿于他的长篇文章中。在其他著作中也有更接近、更完整的说明。参见爱德华·怀特蒙特：《象征性的探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 普林斯顿）第160-169页 罗伯特·约翰逊：《男性心理学认知》（佩伦尔图书馆，1976年 纽约）第66页。

工作中，荣格观察到他们在努力克服自我人性中的阴暗和丑陋的一面——暴躁、贪婪及残忍。他将人类本性令人讨厌的这一面称作阴影，并认为勇敢地面对它是成熟期的主要任务。《麻雀的礼物》通过老太婆所必须面对的恶魔式的邪恶行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其他许多心理学家也都各自观察到同一问题。人到了中年以后，就在与心灵深处的邪恶以及生活的悲惨方面进行抗争，这一过程在艺术家和作家的生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②。以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为例，在他步入人的后半生后，就与绝望、仇恨和暴怒进行抗争。这种个人的痛苦不堪激励了他创作的热情，而这种内心深处的斗争就体现在他的代表作《黑暗的中心》一书中^③。

大多数人认为，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美德，而为什么在中年以后会特别地重要呢？这篇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几个重要的答案，它表现在很小的细节中。

老太婆对穷日子和年迈的现状充满了怨气和不满，她不去直接应付这种挫折，而是把怨气发泄到了麻雀的头上，抱怨着鸟儿如何吵闹和贪婪。事实上，吵闹和贪婪的人正是她自己而不是麻雀。

① 卡·古·荣格：《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1943年）参见《荣格文集》第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 普林斯顿 第103段）。

参见 R. 安申：《创造力 中年危机与赫尔曼·海塞》，《美国心理分析学会杂志》第4期（1976年）第215—226页；R. 戴维森：《托马斯·曼〈死在威尼斯〉中的中年危机》，《美国心理分析学会杂志》第4期（1976年）第203—214页；P. 牛顿：《塞缪尔·约翰逊中年时的精神崩溃及复原：对精神病及其治疗的生命期发展研究》，《心理分析学世界周刊》第11期（1984年）第93—117页。

古尔德特别从平常的婚姻生活中列举出了深刻的实例——R. 古尔德《转变：成年人生活的发展与变化》（西蒙与舒斯特，1978年 第294—307页）。

③ H. 西格尔：《约瑟夫·康拉德与中年危机》，《心理分析学世界周刊》第11期（1984年）第3—9页。

因而，老太婆责怪的是她自己的行为，而将她的过错投射到鸟儿身上。在其他童话故事里，这种投射的目标常常是配偶，邪恶的老人常常为一些假想出的过失和毛病攻击对方——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这种现象也相当普遍。

不公平地责怪别人好像是种恶习，但是也不总是这样。有时，这种投射在心理上是有利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青少年受到自我怀疑的折磨，对存在的或是假想出的缺陷最为担忧，总是想着这些缺点会使年轻人气馁，妨碍他们更好地生活。凭借责怪别人的过错，青少年会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各人的自信心^①。那么，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投射是青年童话故事习惯的手法。在一则典型的童话故事中，一位年轻的女人可能谋害向她求婚的人，一个年轻人可能形似野兽的模样。这些青年或是作恶或是形似恶魔，然而青年童话故事都宽恕了他们，并且把他们的罪过归咎于真正的坏人——通常是邪恶的老巫婆或是给天真无邪的青年人施妖术的罪恶的老暴君。年轻的受害者试图推翻坏人，而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常常发生：青少年将父母亲和老师说成是邪恶的怪物并将他们全盘否定。

倘若投射在青春期时常常是正常和有助的，那么《麻雀的礼物》则告诫我们这种行为到了人的后半生必须终止，正如荣格和其他心理治疗专家所主张的那样，这的确是人的成熟期的主要任务。这一点是经过对成人发展的系统研究之后得到确认的。例如：一组调查者对 268 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从他们 40 年代早期在哈佛大

^① P. 布洛斯：《论青春期心理分析学的解释》（自由出版社，1966 年 纽约），第 60、97、183 页。

参阅卡·古·荣格《作为心理学关系的婚姻》（1925 年），《荣格文集》第 17 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 年 普林斯顿 第 377 段。

学学习时起一直到现在^①。另一个研究组则从 20 年代始对 248 人从婴儿时期起，而另外的 212 人从 5 年级起分别进行了观察，一直继续到现在^②。在这些研究者搜集起来的丰富的资料中，有些调查结果是与《麻雀的礼物》相关的。研究人员发现，青年时频繁使用投射的人到了老年时则不再使用投射。更重要的是，那些成年期没能得到很好发展的人以及那些有心理障碍的人——从吸毒者到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则仍旧继续大量地使用着投射。与之相反的是，自我分析和对自己的责任心是与健康和幸福相关联的。正如《麻雀的礼物》所表述的那样，正视心灵深处的恶魔是老年成熟期成功的前提。

我的心理治疗实践的一个实例与故事有着戏剧性的相似之处也强调了这一点。L 先生于 50 年代早期由于一种茫然的情绪消沉和不安而影响了他正常的工作。他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像许多中年男子一样，有几年时间不满意自己的职业，并且将问题归咎于比他年轻的一个同事。当 L 先生回顾他过去的生活和经历时，开始意识到在工作中和在家中类似的问题反复地出现过——他归咎于别人的事情太多。经过约一年时间的治疗，他顿然醒悟，在一次集会上，他声称：“现在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要对同事发那么大脾气！他的行为与我 20 岁时常有的行为一模一样——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这一顿悟是 L 先生的转折点，他做出与别人协调的努

乔 治·维伦特：《适应生活 如何创造生命的最佳时期》（利特尔·布朗，1977 年，波士顿）。

多 罗 西·艾科恩、约翰·克劳森、诺马·哈恩、马乔里·霍齐克和保罗·马森编《中年生活的今昔》（学术出版社，1981 年，纽约）特别参见下列章节：J.B. 布鲁克斯：《中年人的社会成熟及发展经历》第 244—269 页；N·汉恩：《个性的一般特点：从青少年早期到中年》第 117—154 页；N·汉恩：《对个性模式及政治观念的纵向研究》第 393—414 页。

力，不再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强加于人。在单位和在家中的混乱平息了，L 先生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富有成果和创造性的新阶段。

形象的说法是 L 先生，正如《麻雀的礼物》中的老太婆一样，承认自己心灵深处的恶魔并且改过自新了^①。许多心理治疗的事例也常常戏剧般地童话故事类同，由于二者都将重要的发展任务压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像延时摄影一样。童话故事的情节是为了产生戏剧效果，而心理治疗则是由意识的意图决定的。

这个故事还包含着有关心理成熟的另一个富有深刻见解的细节。老太婆在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后，从过去的不清醒变得清醒起来。这一意识的进化过程深入一步地阐明了故事的发生地点——森林边缘的象征意义。

正如心理分析学家们所注意的那样，森林常常作为无意识的象征出现于梦境和童话中：森林是黑暗的、未知的地方，是可怕的野兽出没的场所，正如无意识看起来好像是黑暗的、未知的，并充满了野蛮的、不受欢迎的冲动。故事通过老太婆住在森林的边缘并且能自由地出没于荒野之中，向读者暗示了老太婆生活在无意识的边缘，而她的任务之一是面对那些问题并清醒起来。森林并不是这个故事独有的阈限之地。在《命运与伐木人》故事中的老人也住在森林边缘地带，此外老人故事中还有其他许多主人公也是一样，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

事实上，成人随着心理的成熟确实更容易接受无意识。在我们前面提及的纵观的研究中，譬如许多人在被问到他们的青少年时，竟然记不起像母亲的自杀给他们带来的真正的孩童所受到的精神创伤——这大概是因为事情太棘手，难以应付的缘故。而到了中年以后，这些人则恢复了对往日创伤的记忆，并有了应付的能

维伦特在《适应生活》中描绘了类似的情况。

力，正如他们能够应付过去不能忍受的矛盾和冲突一样^①。与年长的成年人打交道的临床医生对这一现象也给予了同样的评论^②。成年了的人更有对付不愉快或矛盾冲突的能力，而很少需要经受压抑。正如一位接受心理治疗的先生所表述的那样：“当我 20 岁的时候，我恨我的父亲！甚至想到他我就难以忍受。我现在既然已经 75 岁了，忍不忍受还有什么关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看到自己同他是多么相像！”

在《麻雀的礼物》中所描述的自我分析颇具戏剧性，看起来好似魔术，令人难以置信。尽管系统的研究和心理治疗的经验表明，自我分析不是如所说的那样令人难以置信，而这里讲的好似魔术般的情形却是确实的。的确，自我分析构成了魔力回归到人的后半生的重要形式。

① 维伦特：《适应生活》第 108、128 页。

② 参见参考书目中贝克与惠尔赖特、格罗特詹恩（1951 年，1955 年）古特曼（1981 年）金与津伯格的研究。

4 魔 巾

(日本童话故事)

从前，有个老太婆同她的儿子和儿媳住在一起。老太婆为儿媳的貌美而忿恨不平，总是百般刁难她，让她去干最重的家务活儿。年轻的女人既可爱又善良，对这些并没有任何抱怨，这样一来反倒更加激怒了老太婆。

一天，老太婆叫儿媳去做米饼，待年轻的女人做好了米饼后，老太婆就去数看做出来多少张。然后她就去村子里办事。这时，一位过路的僧人停在了门前，年轻的女人出于好心给了他一张米饼。僧人走了后，老太婆回到了家中，数了数米饼，发现少了一张。

“你把最后一张米饼弄到哪儿去了？”她对着儿媳尖声叫道，“你这个没用的、贪嘴的家伙！”

“我把它给了一位僧人。”年轻的女人解释着，想使老太婆平静下来。

“那么，你去把那米饼要回来！”老太婆叫喊着。于是，年轻的女人出去追赶上那位僧人，向他一再地道歉，请求他把米饼还给她。

僧人大笑着把米饼还给了她。然后，他又给了年轻女人一块小毛巾。“用这块毛巾洗脸，”他说，“我知道你婆婆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从那时起，老太婆注意到她的儿媳变得越来越漂亮，她就更加妒恨。一天早晨她暗中窥视着儿媳的行动，她看见了年轻女人用这块毛巾洗脸，每洗一次，她的脸就变得光华照人格外可爱。“她用的是块魔巾！”老太婆咕哝着对自己说。第二天老太婆在打发她儿媳出去干事时，偷了这块魔巾。她用魔巾洗了洗脸，又对着镜子照了照，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我的岁数大，”老太婆心想道，“我需要多洗洗！”她洗了又洗，又去照了照镜子。使她惊恐的是，她的脸先是变得像副马脸，之后又变成了毛茸茸的猴子样的圆脸，最后变成了一副妖怪模样。

“唉！”老太婆叫喊着倒在了地上。正在这时，她的儿媳回到了家。当她看到屋子里的妖怪时转身就逃，老太婆呼喊：“救救我！”儿媳听出了是老太婆的声音，为她感到遗憾。“你一定帮我去找到解药！”老太婆恳求道。于是儿媳跑了出来，去寻找那个僧人。

她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僧人，并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他大笑起来。“邪恶的人用这块毛巾时，”僧人说，“魔力就会丧失！”

“有什么治疗的法子吗？”

“是的，”僧人又大笑起来，“告诉你那婆婆，只需用毛巾的另一面就行了！”年轻女人跑回了家，告诉了老太婆这个法子。老太婆立刻将毛巾翻过去用另一面洗脸。洗第一遍后，她的脸由妖怪相变成了猴子相；洗二遍时，又变成了一副马脸相；洗第三遍时，则恢复了她那多皱纹的然而还是人的模样。

老太婆拥抱着她的儿媳，哭了起来。

“亲爱的女儿，”老太婆乞求她的宽恕，“我看不到自己对待你的行为是多么丑恶！”从那以后，老太婆再也没对任何人发过脾气，她变得善良而又慷慨大度，她与儿媳在一起干活。老太婆希望有

一天带着魔巾的僧人能够再回来，使她可以有机会谢谢他。然而那位僧人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面具与自身

《魔巾》重复了我们在《麻雀的礼物》中所看到的自我改造的戏剧性情景。它还补充了几处说明自我改造为什么是人的后半生的任务的富有洞察力的新的见解。

细想一下魔巾的威力。它能使年轻的女人越发漂亮，使那嫉妒的老太婆越发丑陋。魔巾抹去了外貌，揭示了人的心灵的真实面目。魔巾除去了假面具，从而强调了青年人心理和中老年人心理的主要差别。

大多数社交场合需要各种各样的面具——譬如说鸡尾酒会上的快乐面具或是工作时的勤奋的面具。的确，在许多社团和行业界中，“形象”如同物质一样重要，而面具会比本人更为重要。面具是现代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一半的原因是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必须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父、母亲、配偶、工人、朋友和公民。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几种。（尤其是对妇女来说，不单因为传统女性强调外貌，还由于妇女比男人扮演了更多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着一定的符合习俗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个人所戴的社会面具。荣格将这种社会外表形象称为人格面具（Persona）这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是为了表达古代演员在剧中所带的面具以区别他们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①。荣格主张发展人格面具是青年成长的主

卡·古·荣格《心理类型》（1921年），《荣格文集》第6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普林斯顿）第800-802页。

要任务，其他心理学家也赞同学习复杂的社会角色及掌握与其相应面具是对青年人的重要挑战。必须承认，大多数人都会谴责两面派的或是虚伪的人，但通常仅仅是在他们过分地或是骗人地使用着面具的时候。

如果青年人一定要掌握带面具的艺术，《魔巾》则建议成人一定要学会摘掉这些面具，致力于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的容貌。为了生动地表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魔巾》与奥斯卡·王尔德的现代童话故事《道林·格雷画像》相比较。在王尔德的小说中，道林·格雷在强大的魔法的作用下，长年保持着年轻英俊的外貌。而在同时，他的隐蔽的肖像却逐渐变得丑陋，反映出他的灵魂的腐朽。最终道林还是死去了。他的魔力的实施与《魔巾》中魔力的实施恰恰相反，并有着相应的与之相反的后果（有趣的是，像伦勃朗、提香、哈尔斯和戈雅等许多画家，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中着力于表现人物的外貌，而在他们的后期生活中则强调人物的心理或精神上的内容，试图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貌^①。）

《魔巾》则提供了有关自我分析的其他具有象征性的细节。首先，老太婆只有在面临可怕的超自然的事件——变成了妖怪时才弃恶从善。类似的可怖的事件发生在《麻雀的礼物》中，其中的意思并不难理解。非常事件在强迫人自我改造和发展上常常是必要的，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悲惨事件——小孩的死亡、痛苦而令人难忘的离婚，或是工作上的失败。

还要注意的，故事以讨厌的老太婆同她那善良而有耐心的媳妇的对比作为开始。一个恶，一个善，两者之间的区分显而易见。然而故事结束时，这一突出的对比则变得模糊不清了。老太

雨·果·芒斯特伯格：《生命的花冠——老年艺术创造》（哈考特·布雷瑟·乔万诺维奇，1983年），第20-22、27-29、34-35页。

婆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决心改过自新；她同时接受了善、恶两个方面。这种离开完全的二元论的运动也同样发生在《麻雀的礼物》故事中，象征着一种从青年人的推理到成年人的深思的重要变化。

青年人的逻辑推理一般地包含在非此即彼的范畴中，在这种范畴中，每件事物都被分成黑的或白的两大类。譬如，孩童不能更复杂地去思考问题，将世界分成为两种互不相容的“好”与“坏”的阵营^①。青少年同样也运用着非此即彼这种思维方法，只是方式不同罢了。他们较之儿童有着强得多的判断能力，也受着抽象理想的吸引^②，而他们的理想主义则很容易变得极端化。人们因而被他们视为不是极端地“好”就是极端地“坏”。

经验迫使成年人抛弃这种二分的思想，多数人到了中年以后，积累了许多智慧^③。如果青少年通常采用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年轻的成年人则改变为运用比较相对性的观点，接受了许多正确的答案。随着经验的积累，成年人更加强调现实的调和与折中，并接受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结果是能宽容自己和别人的过错，也更能接受歧义和易变。与青年人不同的是，中年人头脑中同时能容纳下许多冲突，而不必去简化这些事情。但是这一切不仅仅是理智上的发展，也需要情感上的成熟——譬如具备容忍易变的忧虑的能力，以及不管如何痛苦，也可以放弃青

心理分析学家奥托·科恩伯格最详细地描绘了这一现象，参见《事物的关系原理和临床心理分析》（贾森·阿伦森，1976年，纽约）。

② 参见彼得·布洛斯：《论青春期心理分析学的解释》（自由出版社，1966年，纽约）第101、102页。D.O. 奥弗与J.B. 奥弗：《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心理研究》（基础丛书，1976年，纽约）第62、79页。

③ 参见P.M. 金、K.S. 基钦尔、M.L. 达维森、C.A. 帕克及P.K. 伍德：《青年成人对信念的辩解：一项纵向研究》，《人类发展》第26期（1983年），第106-116页。参考书目中克雷顿·拉伯维-维夫、佩里、里格尔及辛诺特的作品。

年至善至美的梦想的能力^①。

尽管《魔巾》和《麻雀的礼物》都源自日本 世界各国的其他老年人童话故事也展示了有关自我分析和自我改造的同一题材^②。譬如，在俄罗斯的故事《杰克·弗洛斯特》中^③ 邪恶的老继母迫害着她的继女而在同时娇养着她自己的已长大的孩子。但是继母的贪婪导致了两个女儿的死去，这一悲惨的事件使得继母身心交瘁，认识到自己是多么残忍和骄傲。于是她感到悔恨并且改过自新了。（这个故事基本上是灰姑娘的故事通过老年童话故事的形式表现的 并且更多地从继母的角度讲述。）

犹太人的故事《守财奴》^④ 以类似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攒钱而舍不得给别人一丁点儿施舍的男人的故事。有一天，他意外地落到了妖怪手中，妖怪要杀他，老守财奴勉强逃脱掉，而这一可怕经历促使他要改变自己的作为，他变得慷慨而又善良。这里我必须提及的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古典童话故事《圣诞颂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自我改造题材的典范，尽管从专业化来讲它不是篇童话故事，因为它是由人撰写的。在狄更斯的故事中，老守财奴斯克罗格受到了圣诞圣灵的三次访问（过去、现在及未来）。最后一次是促使老守财奴改过自新的惊人的奇异景象。

参 见 D·莱文林、C.N. 达罗、E.B. 科雷恩、M.H. 莱文森及 B·麦基《人生的季节》（巴兰坦，1978 年 纽约）第 245-251 页。

参 见 W·曾和 J·许《表现在中国儿童故事中的中国人对待父母权威的态度》，《普通精神病学档案》第 26 期（1972 年），第 28-34 页；N.I. 卡恩：《佛教本生经故事 20 则》（内在传统国际集团 1985 年 纽约），第 29-33 页 杰拉尔德·弗里德兰德：《犹太神话故事》（弗雷德里克·斯托克斯，1920 年 纽约）第 49-61 页。

③ E·霍杰茨：《来自沙皇的国土》（吉尔伯特与里文顿，1890 年 伦敦），第 53-64 页。

内 森·奥索伯尔：《犹太民间故事的宝库 犹太民族的故事、传统、传说、幽默、智慧和民间歌曲》（皇冠，1948 年 纽约），第 612-615 页。

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年人童话故事带给人们以同样的启示：正视一个人自己的恶行是成年人的主要任务。老年人童话故事中的老年人，远不是那么刻板的一成不变的人，他们是能够正视自己的一些人。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的任务 and 美德。

5 年老的炼金师

(缅甸童话故事)

从前，有个老头儿同他的漂亮女儿住在一起。这个女儿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于是两个人在老人的祝福下结了婚。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唯独有件麻烦事：这位丈夫每天从早到晚把时间都花在炼金上，一心梦想着怎样才能将普通的东西变成金子。过了没多久，他就花完了全部的积蓄，年轻的妻子每天还得为生活去奔命。终于她开口向丈夫提出让他去找个事情做做。但是他断言道：“我就要炼成功了！”他坚持说：“待我炼成了金子，咱们就会变得梦想不到的富有。”

年轻的妻子终于忍不住向他的父亲述说了这一切。老头儿得知他的女婿是个炼金师，感到很惊讶，但是他答应要帮助他的女儿，并要那女婿明天去见他。年轻人很勉强地去见老头儿，心想着会挨上一顿责难。使他感到意外的是老丈人却向他吐露道：“我年轻时也是个炼金师！”老丈人询问了年轻人的工作，两个人在一起聊了整整一下午。最后，老头儿因兴奋而激动起来。“你干了我过去干的事！”他感叹道：“你一定能够有所突破。但是你还有一种能使普通的东西变为金子的配料，而我最近刚刚发现了这个秘密。”老头儿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并叹了口气：“可惜我年岁太大了无法承担这个任务，这需要很多的工作。”

“我能干 亲爱的爸爸！”年轻人自告奋勇地说。老头儿高兴起来，“是的，也许你行。”然后，他凑近年轻人悄悄对他说：“你需要的配料是长在香蕉叶子上的银粉。当你自己亲手种下香蕉树，并对它施以一定的符咒时这种粉末就会充满魔力。”

“需要多少粉末？”年轻人问道。“两磅。”老头儿回答。

女婿仔细地考虑了之后说，“那需要上百棵的香蕉树！”

“是的，”老头儿叹气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完成这项工作的原因。”别怕！”年轻人说：“我愿意干！”老头儿于是把符咒教给他的女婿并且贷款给他去干成这件事。

第二天，年轻人买了几块地并开垦了出来。他照着老头儿教他的法子，深耕土地，种下了香蕉树，并且对着香蕉树低声念着符咒。每一天，他都要到地里去仔细检查，除草、捉虫，当香蕉树结了果实时，他把树叶上的粉末都采集到一起。由于从每棵香蕉树上几乎采集不到什么，年轻人于是买了更多的地，培植了更多的香蕉树。几年之后，年轻人收集到两磅重的魔粉末。他赶快跑到老丈人的家。

“我有了魔粉了！”年轻人惊叫道。“好极了！”老头儿高兴地说。“现在我会教你怎样将普通东西变成金子！但是你必须先把你的妻子带到这儿来。你需要她的帮助。”年轻人感到迷惑不解，但是遵从了。当老头儿的女儿出现时，老头儿问女儿：“你丈夫在采集香蕉树粉末的时候，你用这些香蕉去做什么？”

“呃，我拿去卖了它们，”女儿答道，“我们就是用这份钱在维持着生活。”

“你可积蓄了一些钱？”

“是的。”她回答道。

“我可以看看吗？”老头儿问道。于是他的女儿匆匆赶回家中，取回来几个袋子。老头儿打开了袋子，看到袋袋都装满了金子，还

倾泻到地上不少。老头儿抓了一把土，放到了金子旁边。

“看，”他转过身对女婿说，“你已经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金子！”

年轻人沉默不语，气氛紧张了一会儿。然后他大笑起来，领悟到了老头儿开玩笑中的智慧。从那天起，年轻人同他的妻子很快地富裕起来。年轻人精心种植着香蕉树，他的妻子把香蕉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们两人都把老头儿看作是最智慧的炼金师而敬重他。

智 慧

智慧，依照传统说法是老年人的美德。令人有些惊讶的是，心理学界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仔细观察这一美德的特点^①。这大概是因为在此之前老人学一直热衷于研究老年人的各种缺陷，而不是老年人的发展。《聪明的炼金师》以及类似的老年童话故事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智慧的画面，而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它们为人的后半生描绘了重要的发展任务。

这篇故事的开始会使一些长大成人的孩子的父母感到不安。老头儿看上去是处在一种对女婿无法制胜的状况下。如果他想介入这一家庭纠纷，就会冒着疏远这个年轻人的危险。如果他无动于衷，女儿及未来的外孙就会受穷。处于这种进退两难之地的老父亲想出了一个聪明而又智慧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们这篇故事就概述了智慧的第一特征：注重实际。智慧并不是什么超群出众的、深奥的学问，而是帮助解决真正的人类问题的一种技能。

参见参考书目中的克雷顿作品。

这一主题也重现于其他的老人故事中，并且与最近在认知心理学方面新的发现相符合。年长的成年人善于解决实际的问题，特别是处理那些复杂的日常难题。与学院内的学生相比，他们在习惯性地运用抽象的说理形式上确实不如后者。尽管这一区别通常被解释为缺陷的缘故——由于年老而引起的智力的退化——最近更多的调查表明，年长的成年人有意识地拒绝采用这种抽象的说理，由于它们与实际生活问题毫不相干^①。他们的智慧就包含着实际的道理，而青年人的才智更多地依靠着纯推理。

故事中，老父亲的智慧依靠着间接的行动。他不是简单地命令年轻人放弃炼金术而去谋求一个实际的工作。这样做看来是人之常情——从不指使女婿去干什么——但是由于故事源自缅甸，因而老人的慎重也就特别富有含义。在缅甸，那里的老人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因而在现实生活中，老头儿完全能够命令这位年轻人改变他的作为。

老父亲对问题的解决包含着深思熟虑的骗术。这使人感到惊讶，因为我们通常把智慧同美德，而不是同谎言联在一起，但是这一主题在其他许多老年童话故事中也得到了体现，像吉普赛故事《受骗的龙》、中国故事《马夫的罪行》以及哥萨克故事《忘恩负义的

吉赛拉·拉伯维-维夫在《正常的活动以外：在人的生命期发展中对纯推理的运用和极限》（《人类发展》第23期（1980年）第141-161页）一文中对这一点提供了精彩的理论性的评论。参见吉·拉伯维-维夫与M·查德勒《认识发展和生命期发展的理论理想主义与背景主义观点的比较》保罗·巴尔茨编《生命期的发展和行为》第1卷 学术出版社，1978年 纽约 第181-210页。

经验主义的支持来自简·辛诺特的研究例如：《解决日常问题的方法非认知和认知的参数》，1983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美国老年医学会年会论文。唐纳德·舍恩也在《思考的实践者 专业人员如何在实践中思考》（基础丛书 纽约，1983年）一书中论及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

儿童》^①。老年故事中所表现的智慧包含着老人对年轻人的欺骗。

骗术，当然是骗人老手的才能。老炼金师和骗人老手的区别在于他的诚实、刚正不阿。老父亲远不是为了自己的所得，而是为了年轻人家庭的幸福考虑，当然，也为了老人的女儿。老人的动机是无私的。这对于智慧这一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而在青年童话故事却频繁地描绘着索然无味的选择。在青年童话故事中，年轻的主人公通常与自私的老人争斗，老人企图蒙骗年轻人的财宝。年轻主人公中了老人的诡计，直到有人向他揭穿了这一诡计，而这位助人的人往往是位老头儿或老妇人，但都是些无私的人——智慧的老人或是善良的女巫。老年炼金师正是这样一个仁慈的人物。尽管这个故事并没有叙述这样的事情，我们能推测出这位老父亲已经掌握住了年轻人的贪婪和骄傲的心理。他并不想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自我而支配这个年轻人，也不是妄图为自己赚大钱（事实上，他还将自己的钱借给了年轻人用。）

需要提及的是老人的骗术，因为这一骗术依赖的是对人的心理的深刻了解——特别是对青年心理的深刻了解。老人并没有轻视年轻人对炼金的梦想，也没有阻拦他去从事这一事情。老人看起来十分理解这一梦想是青年人的命根子，不管这种灵感是否掺

^① 《受骗的龙》出自鲁思·曼宁·桑德斯《红国王和女巫：吉普赛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罗伊，1964年 纽约 第10-15页 在 A·尼科洛夫《保加利亚童话故事》（尼科洛夫，1979年 克里夫兰 第99-102页）一书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故事《特雷克舅舅和最后一条龙》。《马夫的罪行》出自莫斯·罗伯特《中国童话故事与幻想作品》（万神殿，1979年 纽约 第212-213页。参见《收买忠实》第209-212页。

《忘恩负义的儿童》出自 R·尼斯比特·贝恩的《哈萨克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斯托克斯，1895年 纽约 第212-221页；与此不同的是同一故事的寓言版本，以一只上了年岁的动物“老狗”作为主人公，《哥萨克童话故事》第151-153页而《愚蠢的狼》出自 A.N. 阿凡纳赛夫《俄罗斯童话故事》（万神殿，1945年 纽约 第450-452页。

杂着对社会改良、名望、永恒的真理以及变物质为金子的强烈欲望。对青年来说，倘若这些欲望被剥夺了，留给他们的就只有反抗或是冷漠。如果确认了青年人的各种梦想，如同故事中的老头儿一样，青年将会忍受任何的艰苦和风险。因而年老父亲明智地转移了而没有去阻拦年轻人的热情。他利用了年轻人的抱负和野心，将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转化为成年人的务实主义，而这才是真正的炼金术。

故事中的一个细节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智慧的深刻见解。年轻人胡乱地摆弄着化学品，而老父亲却在同时间揣摸着年轻人的心理。一般来说，青年童话故事着眼于魔物而老年童话故事强调心理的深刻洞察。例如：在世界青年童话故事中一般常见到的脱逃场面中，青年男主人公从恶巫婆手中救出了女主人公（或是女主人公救出男主人公，尽管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当女巫追赶他们时，男主人公或是女主人公扔下一个梳子，梳子变成了一片森林，阻挡住了女巫的去路。当女巫突破了防线又开始追赶上这对年轻人时，他们又抛出了另一件东西，如一块围巾，于是围巾变成了一座大山。就这样随着抛出的许多不同的东西，故事又进行了好一会儿，直到年轻的男、女主人公逃脱掉为止。魔物随着故事的不同而不同，随着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换，然而对魔物的依靠却是始终如一的。相形之下，老炼金师却只是重复地用着一些东西——像香蕉树叶粉末。他靠的是对人性的洞察而不是魔巾。实际上，由于在《年老的炼金师》中没有魔法，整个故事看起来不大像是真正的童话故事。但是老年童话故事的核心问题在于魔力在人的后半生中起着与在青春时期不同的作用。魔力不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恰恰相反，它丰富了人生的经验。

老年童话故事与青年童话故事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人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心理的主要区别。青年人受着物质的吸引并想用物质来

解决人类的一些问题。例如：男青年一成不变地将精力浪费在小汽车和摩托车上，而这种迷恋完全是为男青年的心理服务的。强大的引擎能减轻男青年的自我怀疑，闪光发亮的汽车则会给约会对象留下深刻印象。同样地，女青年传统地着眼于服装和珠宝类，用一些装饰品来提高自尊心，使自己讨人喜欢，吸引男朋友。当然，这些传统作用现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青年可能比女青年更热衷于披珠戴宝，然而青少年对物质的关注依旧如故。

随着经验的丰富，中老年人转向了对人性的理解而不是新颖精巧的小玩意儿——依靠心理学而不是技术^①。正如政治家艾德莱·斯蒂文森曾经针对中老年人说过的一段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所获得的知识既不是公式化的知识，也不是词语的构成，而是有关人、地点和行为的知识……是人在世界上获得的经验和情感，有关自己的以及他人的。”^② 替代智慧的往往是对物质的偏爱，最终会成为积攒财物者——老守财奴。如果说对物质的关注和聪颖是青年的美德，那么对智慧和人性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就是中老年人的任务了。

我在进行关于成人认知的一次考察中采访过的 D 先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开始是作为一家大公司的工程师，将时间花费在制定各种项目的技术细节上。几年来，他一直得到晋升，直到 60 年代初被提拔为公司的总裁，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尽管 D 先生仍旧把自己首先看作是工程师，他却不再将注意力放在评论技术项目上，而是关注于对人的判断上。“我再也不能关注于那些技术细节了。”他解释道，“但在人们推荐项目时我能相当好

参见参考书目中的克雷顿作品。

② 引自 J. 麦雷士《成人尤利西斯 中年及其以后的创造力》(麦格劳—希尔·赖尔森, 1976 年 纽约 第 126 页)。

地判断出谁能信得过而谁不能。那是我现在的职责，要摸透的是人而不是项目。”他的经验为日益发展的技术社会提出了鼓励性的忠告：青年人可能会较快地掌握新的机械装置——从计算机到遗传工程学——但是有效地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能力仍是无可估量的。那种才能就是智慧。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故事中看到的那样，智慧是一项需要自我分析和自我反省的发展任务。

6 聪明的商人

(一个犹太人童话故事)

从前，有位商人和他长大成人的儿子一起出海远行。他们随身带上了满满一箱子珠宝，准备在旅途中卖掉，但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一秘密。一天，商人偶然听到了水手们在交头接耳。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在策划着要谋害他们父子俩，以掠夺这些珠宝。

商人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内踱来踱去，试图想出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问他出了什么事情，父亲于是把听到的全告诉了他。

“同他们拼了！”年轻人断然道。

“不，”老人回答说，“他们会制服我们的！”

日后的某一天，商人怒气冲冲地冲上了甲板，“你这个笨蛋儿子！”他叫喊道，“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老头子！”儿子叫喊着回答，“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了周围。老人然后冲向他的小屋，拖出了他的珠宝箱。“忘恩负义的儿子！”商人尖叫道，“我宁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水手们看到这么多的珠宝时都倒吸了口凉

气。商人又冲向了栏杆，在别人阻拦他之前将他的宝物全都投入了大海。

过了一会儿，父与子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只空箱子，然后两人躺倒在一起，为他们所干的事而哭泣不止。后来，当他们单独一起呆在小屋时，父亲说：“我们只能这样做，孩子，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

“是的，”儿子答道，“您这个法子是最好的了。”

轮船很快驶进了码头，商人同他的儿子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城市的地方官那里。他们指控了水手们的海盗行为和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逮捕了那些水手。法官问水手们是否看到老人把他的珠宝投入了大海，水手们都一致说看到过。法官于是判决他们都有罪。法官问道：“什么人会弃掉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的危险时才会这样做吧？”水手们主动赔偿了商人的珠宝，法官因此饶了他们的性命。

智慧与邪恶

这篇老人童话故事重复了我们在《年老的炼金师》中所见到的有关智慧的描写。商人使用了聪明的诡计解决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危险的难题。但是这篇故事还补充了两个新的主题，暗示了在后半生智慧如何在心理方面得到发展。

首先，商人的智慧是凭借他对人邪恶的了解，特别是他了解人出于贪婪会干出什么。当他偷听到水手们在策划如何谋财害命时，商人没有天真地去同这些海盗谈判，主动地交出他的珠宝以换取他的性命。尽管故事中没有明确提及，人们也可以推断出商人意识到了自己危险的处境：即使他把财富交了出来，水手们为了使

自己劫掠的秘密不被泄露，也还是要杀掉他的。

然而，仅是了解了人的邪恶还谈不上智慧。年老的商人还得进一步掌握他自己的一套。只有这样他才能扔掉他一生的积蓄。事实上，明确地讲这就是为什么老人的谋略得以奏效的原因；海盗们是如此这般贪婪，以至于他们再也想不到会有人情愿扔掉一大笔巨款。因而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商人会知道他们的阴谋。贪婪使海盗受了老人的蒙骗。故事并没有详细地叙述商人是如何征服自己的贪婪而我们却已经在《麻雀的礼物》及《魔巾》中遇到了这样的主题。商人大概已经面对他自己灵魂的阴影并且作出了某种让步。其他童话故事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老年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例如在故事《玩巫术的国王》中^①，老国王的贪婪最终害死了他自己。在另一个熟悉的故事《侏儒怪》中，老矮人的狂怒也证实了他自己的精神崩溃。

智慧包含着对人类邪恶的认识这一观点，以有名的短语“吃一堑，长一智”而为人们世代相传着——在受到别人愚弄和谩骂之后，我们知道了人性的阴暗面，并且不难看出为什么征服自身的邪恶是智慧的前提。一个人只要控制不了自己的冲动，就会成为邪恶的奴隶，并且很容易被愚弄。毕竟，骗子通常用答应使他们富起来的手法引诱他们上当受骗。贪婪是他们最好的帮凶。

智慧作为对人类邪恶的征服同样出现在其他老年童话故事里。例如在吉普赛故事《受骗的龙》里^②，一位在旅途中的老人夜里醒来，偷听到两条龙在密谋杀害他。事先获悉这一穷凶极恶的

安德鲁·朗：《黄色的童话书》（1894年重印，多佛尔，1960年纽约第100-107页）。

② 《受骗的龙》出自鲁斯·曼宁·桑德斯《红国王和女巫：吉普赛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罗伊1964年纽约第10-15页）。

阴谋，但又无力与这两条兽抗争，于是想出了用聪明的诡计欺骗它们，并且携带着它们的财宝而逃之夭夭。龙在西方民间故事中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因而这一老年童话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智慧包含着如何遭遇邪恶以及对邪恶的深刻了解。由于在青年童话故事中龙通常是被英雄杀死的，这篇童话故事也将英雄主义与智慧作了对比——战斗和诡计的差异。

在哥萨克童话故事《忘恩负义的儿童》中^① 邪恶和智慧间的关系要更加明确得多。这篇故事如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样，老人将他的财产分给了他长大成人的孩子并去同他们一起生活，天真地认为自己会舒服地度过余生。但是他的孩子们却很快地将他逐出了门外。然而与《李尔王》不同之处是，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出现并帮助了老人愚弄了他的孩子，使他得以重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年老的父亲装做他在别处还藏有一大批财宝，于是他的孩子们为了继承这笔财富纷纷向他讨好。在这篇故事中，这位帮助他的陌生人是个身份不明的阴影，但是他是作为恶魔而出现的^②。总之，老年童话故事将智慧看作不仅是长期与人交往中获得经验的结果，更重要的，这是自我测定的结果。智慧，产生和发展于自我分析与自我克制。

在《聪明的商人》中，另一个新的成分是年老的商人遭到了年轻人的袭击。这一主题也表现在其他许多童话故事中，并且在像故事《忘恩负义的儿童》中，当老人自己的孩子策划着要窃取他的

^① 《忘恩负义的儿童》出自拉·尼斯比特·贝恩的《哈萨克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斯托克斯,1895年 纽约 第212-221页)。

在贝恩的《哥萨克童话故事》(第127-129页)《老狗》中可以发现同样的主题，故事讲述了一只上了年纪的狗被主人遗弃，一只狼帮助了它，使它的主人又收养了它。狼在民间故事中是典型的邪恶动物，因而这种利他主义的助人角色就更富戏剧性。

财富时，情节会十分富有戏剧性。它表现了老年童话故事重要的中心思想：在神话中如此戏剧性地描绘的各代人之间的冲突。例如：希腊主神宙斯推翻了他的父亲，夺得了天国的控制权，但是他却依旧害怕更年轻的神接着会推翻他。在更有名的神话故事中，年轻的俄狄浦斯杀死他的生身父亲国王拉依俄斯并且篡夺了他的王位，尽管他并不知道。俄狄浦斯就这样实现了国王拉依俄斯被迫将俄狄浦斯作为孤儿遗弃在荒野时的预言。

在现实生活中代与代之间原始意象的冲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工作单位，年长者害怕失去他们的工作，必须常常与年轻者竞争。资格老的官员开始提防着身边那些急于取代他们的野心勃勃的年资较浅的下属人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青年人的战斗口号是“莫要信任那些 30 岁以上的人”那些中老年人内心的焦虑则是“不要信任 30 岁以下的人”。

这则老年童话故事的寓意是，智慧有助于年长成年人通过聪明的诡计对付来自青年人的竞争。如果年龄剥夺了一个人的体力、速度和精力，智慧则远远可以弥补这一切。然而，最基本的冲突依旧存在，对于代与代之间的不协调更持久的解决非智慧所能及。那种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我们下一篇故事的主题。

7 魔 林

(一个克罗地亚童话故事)

很久以前，有位老妇人同他的儿子一起住在一片迷人的大森林的尽头。一个春日，年轻人闲逛着走进了密林，并在一个树墩上坐了下来。这时候，有一条银色的蛇从树下爬了出来，年轻人惊叫道：“多么可爱的一条蛇！我要把它带回家去当做宠物！”

过了一会儿，这条蛇变成了一个衣着漂亮的美丽的金发少女。“你使我摆脱了可怕的魔法！”这少女说道，但她小心翼翼地使嘴巴不至于张得太大。这是用魔法变幻成人的模样的一条蛇，她的舌头仍然是叉形的。

年轻人与少女在魔林中闲逛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他向她提出求婚的请求，那少女答应了，于是年轻人带着少女回到了家中。“这是我的未婚妻。”儿子对母亲说。

母亲为儿子感到高兴，但当她向这位美丽的少女望了一眼之后，开始感到疑惑不解，因为她深知世上的常情。“当心啊，儿子，”她警告他，“我担心这个女子是条蛇，她嘴里的舌头是叉形的”。

儿子被激怒了。“你这个巫婆！”他对母亲叫喊道。从那天起，他总是与母亲作对。年轻人成了婚，新媳妇被接来与他和母亲住在一起。这个美丽女人让老母亲过上了苦日子，强迫她干着全部家务活。一天，媳妇找老妇人有事，她那一对动人的眼睛里闪着邪

恶的光“到山顶上去，”媳妇对老妇人说“给我弄点儿积雪回来。我要用雪洗脸来保持容颜”。

“我会跌死在山上的！”老妇人抗辩道。

“那最好不过了！”新媳妇回答道。

老妇人不敢再继续争辩，她害怕儿子会站到媳妇一边。于是她使劲地登上崎岖陡峭的山间小路。天空高高在上，老母亲停下来向上天祈求帮助。但是突然她阻止了自己。“如果我祈祷，”她想着，“上帝将会了解我儿子的罪恶。”于是她沉默不语。但是上帝了解了比祷告更多的事情，老妇人平安地回到了家中，身边带回来一桶雪。

后来在一个冬天年轻的媳妇渴望吃到新鲜的活鱼。“到湖边去，”她喝令着老母亲，“给我去捉条鱼！”

“冰会裂开，”老妇人争辩说，“我会淹死的！”

“那最好不过了！”媳妇大笑道。眼睛里闪射着邪恶的光芒。那年轻人为了讨好他的媳妇，也跟着大笑起来。

于是，老妇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挣扎着走在雪地上。当她走到湖边时，冰在她脚底下裂开了，她差一点儿掉进了水中。她想要祈求上帝帮助，但是又不敢。她害怕“上帝会了解我儿子的罪孽”！就在那时，一只海鸥在湖上飞过，嘴里叼着一条大鱼。这条鱼从鸟的嘴里蠕动出来，正落到老母亲的脚跟前。老母亲感谢上帝的帮助，于是她回到了家中。年轻的媳妇失望地沉下脸来。

日后某一天的夜晚，老妇人坐在火炉边拿出她儿子的衬衫正要缝补。年轻的媳妇将衣服一把夺了过去，尖叫道：“你会毁了这些衣服！”

“要服从我的老婆。”儿子对母亲说。于是老妇人极其伤心地走了出去。她独自一人坐在结了冰的门廊上，凝视着白雪。终于，她忍不住心中的痛苦大声呼喊道：“上帝啊，救救我！”

过了一会儿，从林里走出一位贫穷的年轻女子，身上背着许多柴火。她穿着破旧的外衣，在寒风中打着哆嗦。“你需要引火柴吗？”女孩问道，“我这里有些可以卖给你。”

“不，亲爱的，”老母亲摇摇头，“但是，请过来一下，”她主动提出，“我来帮你补补外衣”。老妇人很快地缝补好了姑娘的外衣，使它看起来如同新的一般。

“谢谢你，亲爱的老妈妈。”少女说道，并给了老妇人一捆柴火作为答谢。

那天晚上，蛇女和年轻人一起到村子里吃饭。“准备好热水待我回来洗个澡！”年轻的媳妇给老母亲下达着命令，“要喂母鸡，清扫鸡舍！”你看，这位年轻女人以自己的母鸡而自豪，并准备在蛋孵化时，举办全村人的庆祝会。没有人会有冬天孵蛋的母鸡，不过，话得说回来，也不曾有人施用着魔法。

儿子和媳妇离开后，老妇人把火生着后出去打水准备洗澡水。突然间，她听到房间里传出咯咯的笑声，于是匆匆忙忙赶回家，使她惊奇的是有 12 个小矮人正围着厨房跳舞。他们的外衣像火一样红，他们的胡子像烟一样灰，他们的眼睛像亮晶晶的煤一样闪闪发光。

“你们是谁？”老妇人惊奇地叫道。

“火精灵！”小矮人们回答道。然后他们开始跳舞，并将老妇人拉进了他们的圈子里。老妇人很快拍着手和小矮人一起跳起了舞，感谢上帝给他们以欢乐，她感到自己又年轻和快乐起来。她回忆起很久以前她是怎样同丈夫一起跳舞、唱歌的。然后她又想起了她的儿子，她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她坐了下来，所有的小精灵都围在了她的身边。

“你怎么啦？”最小的精灵威·廷蒂林凯问道。老妇人述说着她的儿子如何让蛇女迷住。于是所有的精灵都给她出主意，他们想

啊想啊 威·廷蒂林凯终于想出个对付蛇女的法子。“我们可以把鹊蛋放到母鸡窝内，”他建议道。“蛇最爱吃喜鹊肉，”他解释道，“这样在母鸡孵蛋时 蛇女就会馋涎欲滴 她就会吐出她的叉形舌，于是就会暴露出真相。”所有的精灵都拍手称是。

就在那时 媳妇回来了 随着一阵烟雾 精灵们跳进了空气中。威·廷蒂林凯跳进了火中。

“那是什么？”媳妇询问道。

“一阵过道风把火煽灭了。”老妇人解释说。

“那是什么？”多疑的媳妇指着炉火 炉火中威·廷蒂林凯像燃烧着的木材一样发光。

“炉火中的煤！”老母亲回答道。蛇女再往近处看了看 她的鼻子几乎戳到了威·廷蒂林凯，使威无法忍受。他拧了一下她的鼻子，蛇女尖叫了起来。

“那是什么？”媳妇冲着老妇人号叫道。

“留点儿神！”老母亲忍住了笑，“炉火中有栗子！”

那蛇女生着气 咕哝着走开了 威·廷蒂林凯跑出去寻找鹊蛋。

年轻媳妇邀请全村人来赞赏她新孵出的小鸡的这一天很快来到了。她事先没有费力气去察看这些鸟，因而当她看到这些小喜鹊时 就馋涎欲滴 吐出了叉形的舌头 现了原形 朝着这些小喜鹊滑去。大家都尖叫着逃命。母亲们拉着孩子们离开，父亲们则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

老母亲难过地转向她的儿子，“现在你看见你老婆的本来面目了吧！”年轻人被激怒了，他仍被蛇女迷着心窍。

“你这个巫婆！”他冲着母亲叫喊道 叫她离开屋 从此再也不要回来。

老母亲悲伤欲绝，再也不想继续留在自己家中了。她只是向儿子提出等到天黑时 让她离开这里，不然的话 村里的人看到这

一切 会说你的坏话。”她解释道。

那天晚上，老妇人走了，只带了件旧斗篷和一小捆冬天御寒的柴火。当她跨过家中的门槛时，壁炉里的火熄灭了，耶稣受难像从墙上掉落了下来。片刻间，儿子明白了自己所犯的罪有多么严重，那蛇女在他身上的魔法已经减弱，他想要去追赶母亲，但是他不敢，对他媳妇的魔法仍是十分畏惧。

“让我们跟着她。”他向媳妇建议道。

“好啊，”蛇女说，“我们会瞧着她死去！”

在远处寒冷的荒野里，老妇人停住了脚步，搭起了个柴火堆来暖和一下自己。当柴火燃烧起来时，12 个小矮人又出现了，他们笑着、唱着。但是看到老妇人是多么沮丧时，他们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出了什么事情？”威·廷蒂林凯问道。老妇人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小矮人们摸着胡子苦苦地想了很久。

“让我们去找森林之王吧，”威·廷蒂林凯建议道，“他会帮助我们。”于是其中的一个小矮人吹起小银号，林子中便出现了一只健美的鹿。之后，另一个小矮人又吹起了号角，林子里又出现了 12 只小松鼠。小矮人帮老妇人乘上小鹿后，每个人都骑上了一只松鼠，然后一起进入了森林。儿子和蛇媳妇远远地跟在后面。

在森林中央，挺立着一棵能容得下七座金色城堡和一个村庄的橡树。在最大的一座城堡里，坐着森林之王，小矮人们走上去向他讲述了老妇人的苦境。“你能帮帮我吗？”老妇人问道。外面，老妇人的儿子和他媳妇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户边，偷听着。

森林之王点点头。“是的，当然。”他回答道，并挥起手指着大树下的村庄。“看！”他说道。使老妇人惊讶无比的是，她看到了她从小长大的那个村庄。她父亲站在家门口外，小巷那边正走着她的丈夫，正如许多年前他来向她求婚时的那个模样。“你只需攀上篱笆并且拍拍手，”森林之王说道，“你就可以永远地返老还童，过

着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

老妇人欣喜若狂，她向村庄跑去。然后突然又停了下来。“但是我的儿子将会怎么样呢？”她问森林之王。

森林之王笑了起来。“你将不会再知道他的情况。你将生活在他出生以前的时候。”

“但是他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呢？”老妇人又问道。

“让他听任命运的支配吧。”森林之王忠告道。

老妇人从林子里掉转过身。“如果你的帮助意味着我要忘记现在的生活和我的儿子，那我不能接受。”

在那一瞬间，森林战栗着像口大钟一样铛铛响了起来。地面同时裂开，吞没了橡树及其金色的城堡。森林之王在老妇人面前鞠着躬说：“你宁可要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去享受魔法所给予你的最大欢乐，这样魔力已经丧失，大地又恢复了自由。”然后，森林之王与所有的小矮人一同消失了。蛇女尖叫着，又变成了一条蛇，蠕动着钻进了地上的一个洞里。森林中只有老母亲同她的儿子呆在那里。年轻人在母亲面前下跪请求她的宽恕，然而母亲从来不曾和他作过对，于是他们一起回了家。

春天到来时，儿子同卖柴火的年轻女子相爱了。他们结了婚并同他的老母亲快乐地住在了一起。不久，家中的人口从 3 个人变成 4 个人又变成 5 个人、6 个人，因为儿子和儿媳有了自己的威·廷蒂林凯。他们的魔力对老母亲来说已经足够了。

自我超越

《魔林》这篇故事读起来使人感到惊讶。它颠倒了《灰姑娘》和

《睡美人》的情节，叙述了一位受到青年人迫害的老妇人^①。仅仅是这样的颠倒就足以使这篇故事成为表现老人童话故事独特性的一篇重要的故事。故事内容异常丰富。特别是它详尽地阐述了世故的本质，然后提出了新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故事是在《聪明的商人》和《年老的炼金师》故事结尾之处开始的，并且展现了随着智慧而来的发展任务。

故事中，老母亲立刻就怀疑她的儿媳是伪装的一条蛇，当然，这往往是现实生活中母亲在她的孩子成婚时的一种反应，然而这令人敬畏的老婆婆的题目并不是故事的中心。故事的中心是老母亲的反应说明了智慧的一个方面。如果说《年老的炼金师》及《聪明的商人》说明了智慧如何包含着骗人的诡计，这篇故事则强调了揭穿诡计的重要性。母亲的智慧与她儿子的迷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的儿子尽管亲眼目睹了自己媳妇的变化，知道她原来是条蛇，但是他拒绝承认这一事实的含义。故事于是戏剧性地描述了迷惑青年的魔力——梦想和理想的吸引力，不管这种魔力是针对真正的爱情、永恒的真理或是社会革命而言。毫无疑问，老母亲绝不会中蛇女的妖法，由于她自己经历过对人生的梦想和希望之路，像实际生活中的年长者一样，变得更加注重实际。

尽管老母亲聪明多智，但她无法解决自己和儿媳之间的冲突——两代人之间典型的斗争。仅有智慧是不够的，故事转向了另一个发展任务。

新的主题是围绕着老妇人对儿子的爱以及她如何将儿子的幸福置于她个人之上。尽管受到年轻儿媳的迫害，老妇人并没有祈求上帝的帮助，害怕上帝会惩罚她儿子的罪恶。她的自我牺牲戏

故事也清楚地描绘了虐待老人问题仅是近来才被意识到、而在一些老人故事中都已表现了的问题。

剧性地表现了被分析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称之为“生成”(generativity)的成熟期的重要发展^①。

埃里克森分析了像马丁·路德和圣雄甘地这样的伟大人物的一生，并且描述了他认为成人在人生道路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埃里克森总结出人的后半生的发展任务是无私地关怀其他人，特别是下一代人。他将这种态度称之为“生成”。

关心自己的孩子，当然是最普遍的生成例子。然而，为了孩子作出自我牺牲未必就是合格的父母。母亲或父亲可以为了孩子的利益放弃自己的需要，然而在这种明显的无私的后面潜伏着这样一些其他的动机。譬如，父母亲企盼着孩子的成功，从而可以为之自豪。利他主义，像魔蛇一样，也可以采用许多形式，其中包括新姿态下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确实，许多父母已经有了对孙子辈的进一步生成的感受；作为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对这一代孩子的成功或者失败较少投入^②。

因而生成不仅仅在于养育别人，还在于这种养育背后的动机。特别是超越个人自身的需要和愿望的能力是关键的。故事中对这种自我超越的重要作了很好的描绘。开始时我们不能肯定老妇人对儿子的关心是为了儿子还是为了自己。她没有去迎击儿媳，是因为她怕儿子会站在他媳妇一边。老妇人的自我牺牲态度也可能仅仅是一位好母亲的传统表现，她可能是出于传统惯例而不是真正的生成。这些疑惑在她的儿子指责她为他补衣服之后很快消除了。那一瞬间她已失去了做母亲的职责和在家中的地位。她所最

埃里克·埃里克森：《身分与生活周期》（国际大学出版社，1959年 纽约）。

埃·埃里克森、J.M. 埃里克森和哈齐·基沃尼克：《老年时的重要参与》（诺顿，1986年 纽约）第 91 页。

A. 科恩海伯与 K. 伍德沃德：《外祖父母 / 外孙子女重要的关联》（双日，1981年 花园城）第 149-150 页。

为珍视和试图保留的——对儿子的忠诚也化为了乌有。然而，在下一个场面，老妇人又显露出她真正的生成：她为那卖柴火的姑娘缝补外衣。而更重要的是，老妇人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地关心自己的儿子。

当小矮人们从火中跳出恳请老妇人忘记她的烦恼和他们一道尽情欢歌跳舞时，她接受了邀请并同他们一起玩乐，直到她猛然想起了儿子时，她重新又为他担起心来。尽管她现在可以同魔矮人一道逃脱出她的烦恼，但她没有选择这样做。故事通过老妇人更加引人入胜地向森林之王重复着她的决心，着意表现了老妇人的利他主义。森林之王给了老妇人一个重返过去最快乐时光的机会，但是被她谢绝了。为了儿子，她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生动地体现了生成的本质。

埃里克森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发展好生成，在他未来的生活中，就不会有心理的发展。成人将会在实现个人的愿望和抱负时停滞不前，陷入困境。由于年龄的增长，个人能力不可避免地为之丧失，这种自我主义就将成为一种自我挫败。而自我超越在人的后半生远不止是一种美德，而是种需要。我想补充说明的是，青年童话故事通常描绘的是年长成人所缺少的生成。在一个典型的情节里，一个专制的父亲将他年轻的女儿关在房内并且杀死了求婚者，不愿意让她去支配自己的生活。他只是想着他个人的尊严或财富，而不是女儿的需要。或者可能是一个邪恶的继母挥霍着家中的财富，而同时她的继子、继女们却在忍饥挨饿。她沉迷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狂想中，而后一代人却在受苦。而像《魔林》这样的老年童话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协调的画面，描述了一位成功地掌握了生成和自我超越的长者。

故事中，当老妇人拒绝森林之王的迷人的建议时，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情。森林中所有的魔法都失去了作用，大地又恢复了自

由。老妇人的无私不仅使她的儿子受益，而且使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得到了好处。故事在这里强调了重要的一点：生成绝不仅仅是养育自己的子女，而最终目标是要有利于整个社会。教学生、辅导青年同事或是作为（外）祖父母抚养孙辈，都是使全社会成为最终受益者的生成之范例^①。

老妇人的自我超越与儿媳的自私自利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区别是象征性的。尽管被描绘得索然无味，年轻媳妇的自私自利却反映了青年人明显而正常的追逐私利。确实，在青年童话故事中，主人公都在为自己追求着什么——譬如 巨大的财富或是真挚的爱情。善良和慷慨帮助他们实现了目标，但是那些美德基本上只是获得成功的手段。而在这篇老年童话故事中的老妇人，她的利他主义却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的目的。这一主题将在老年童话故事反复不断地再现。

青春，是充满崇高理想和献身事业的时期。但是这些高尚的想像有着双重的目的：它们包含着自我牺牲，而在同时，它们又帮助青年建立起自我意识。譬如在为和平队或社会革新工作时，男女青年追求着更加完美的东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证实了自己的勇气和气概，并且发现了自我。他们的理想主义同时也是自我牺牲和自我创意，青年没有看到社会利益与个人收益之间的矛盾。而成熟期却将更符合实际的远景展示给人们，告诫人们个人的愿望常常是与个人的需要相抵触的，而解决这一冲突是不容易的。利他主义者于是更明显地需要自我超越。

维也纳心理学家埃尔斯·弗伦科尔－布伦斯维克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在分析了几千位显赫有名的人物，其中包括作家、艺

^① D.J. 莱文森、C.N 达罗、E.B. 克雷恩、M.H. 莱文森以及 B. 麦基：《人生的季节》（巴兰廷，1978 年 纽约）第 97—101 页。

术家、企业家和政治家的传记之后，她指出“我想要”支配着青春期的“我应该”控制了成熟期。青春期的“我想要”包括了社会福利和对个人愿望的追求——利他主义事业及个人愿望。不论是哪一种，“我”字是中心。在人的后半生，责任和奉献——对家庭、团体以及社会——处于领先地位。“我”较之“应该”显得不那么重要。追逐私利变为自我超越。弗伦科尔—布伦斯维克补充道，“神经病人”则恰恰相反：患病的青年着眼于“我应该”而不是“我想要”，而老年的神经病患者则追求“我想要”而远远不是“我应该”^①。

老妇人的自我超越是引人入胜和令人感动的。但是童话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约翰·德·洛克菲勒的一生同样也是生成的引人入胜的范例。在洛克菲勒的前半生中他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并且使它成为巨大的垄断企业。他的企业生涯被同时代人谴责为野蛮的、贪婪的。他的首要关注是实现他的野心和个人的发财致富，而不是社会福利。许多人将洛克菲勒视为怪物。然而在他的后半生中，洛克菲勒转向了慈善事业。他帮助建立了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并且创立了已经闻名世界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社会福利成为了他公开宣称的目标，与他早期个人的野心抱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上，他的变化是这样突然，以致使许多人很难相信，但是这确实是在其他显赫人物的一生中也可以见到的一种方式。例如：安德鲁·卡内基的前半生也是投身于个人财富的积累，在其后的日子里转向将他的财富用于社会的改进。

埃尔斯·弗伦科尔：《传记心理学研究》，《人物与个性》第5期（1936年），第1-34页。荣格在《作为心理学关系的婚姻》（1925年）一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观察。参见《荣格文集》第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 普林斯顿 第331a-c段）。

然而，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只是戏剧性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多数人的作为。各种研究，其中包括早先提及的在哈佛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的纵观研究，说明了日益增长的成熟期和更为高尚的无私精神是密切相关的^①。这种慷慨无私表现在，年纪大的人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在社区工作和慈善事业这样具体和实际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些在各种心理成熟测量上取得高分和心理健康的人，较之一些有麻烦的或是心理未成熟的同伴们要慷慨大幅度得多。生成和心理健康是携手并进的。

实际上，自我超越在后半生的生活中采用了许多很容易被忽略的谦逊的方式。让我们举几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青少年和成人青年倾向于以一种武断的、挑战性的方式来表明他们的看法：“这是对的！”那是错的！”他们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并且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不能使自己远离他们自己的论断。（然而，这往往对青少年是适应的。作为成熟的成年人，他们更喜欢用“我想那是错的”或是“依我的看法那是对的”^②。成熟的成年人能够使

乔治·维伦特：《适应生产 如何创造生命的最佳时期》（利特尔·布朗，1977年 波士顿）第 80、112-114、232 页；N. 汉恩：《个性的一般特点 从青少年早期到中年》多罗西·艾科恩、约翰·克劳森、诺马·哈恩、马乔里·霍齐克和保罗·马森编《中年生活的今昔》（学术出版社，1981年 纽约）第 136 页。

在对其他社会经济团体的研究中找到了类似的结果。参见 M·特恩赫《在价值定位上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M.F. 洛温撒尔、M. 特恩赫和 D. 克里博根：《生命的四个阶段》（乔西·巴斯，1975年 旧金山）第 180-181 页；乔·维伦特和 E. 米洛夫斯基：《男人心理健康自然史：Ⅺ，埃里克森生活周期模式的经验主义根据》，《精神病学》第 137 期（1980）第 1348-1359 页；L. 维尼：《对生活周期发展的社会现象学的探讨对埃里克森社会动力学探讨的补充》，《人类发展》第 30 期（1987年）第 125-136 页；D. 希恩：《成熟的人》，R. 沃尔士和 D. 夏皮罗编《超越健康和正常的状态 对特殊幸福的探查》（范·诺斯特兰德 莱因霍尔德，1983年 纽约）第 173 页。

② A.B. 奇南：《老年人的自我环境与心理治疗》，《心理治疗 原理、研究和实践》第 240 期（1986年）第 411-416 页。

自己远离他们的看法，认识到他们的信念只是些看法而不是真理。他们超越了自己个人的观点。

故事中，最后还有两个细节值得分析一下。老妇人必须攀登高山取到积雪，然后再冒着生命的危险到结冰的湖上去捉鱼。这些细节暗示出自我超越的另外两个方面。首先是湖，像大洋一样，是无意识的很好象征，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常常在梦中起着无意识的作用。故事通过老妇人去湖中捉鱼暗示给人们自我超越包含着从无意识中得到再生^①。我们将会即将出现的故事《海龙王》中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其次 山顶往往被人们视为神圣之地——宙斯(主神)居住在奥林匹斯山 耶和华(上帝)从西奈山发话。因而老妇人到高山顶上的旅途暗示了自我超越的神圣的或宗教式的方面。而这就是下一个故事的着眼点。

这是我们在《麻雀的礼物》中见到的同样主题。在那篇故事中，那位老妇人自由地走到了象征着无意识的大森林里去。注意在这篇故事中的老妇人也住在离魔林不远的地方。

8 一位老母亲的忧伤

(德国童话故事)

很久以前，有个老妇人在夜晚时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就在那一天，她的最后一个朋友死去了，她身边再也没有一个亲人或知己了，在悲痛之时，她想起了多年来所经历的许许多多不幸。她的两个儿子还是孩子时就相继去世，然后是她的丈夫，紧接着是她的姨，一个姐妹，之后是她所有的亲戚，一个接一个离她远去。而现在只剩下她一人，又孤独又贫困。在忧伤时，老妇人诅咒着命运，然后她对上帝发起了脾气。“我干了什么事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伤心地说。

教堂的钟声唤醒了老妇人，她惊讶地抬起头，望了望。“我在椅子上做了一整夜的梦！”她惊叫道。然后，如同每天早晨一样她匆匆地赶去教堂。当她赶到小教堂时，惊讶地发现那里不像往日那么清静。有很多人拥挤在教堂内靠背的长凳上，老妇人开始感到不安，她认不出他们中间有哪一个是她村子里的人。后来，她认出了这些敬神者原来都是她死去的亲人和朋友。

就在那一瞬间，一位姨母走过来叫老妇人往祭坛旁边望。老妇人看到那里有两个青年人，一个被悬挂在绞刑架上，另一个被缚在轮式刑车上，两个人都是罪犯和歹徒。“如果不是好心的上帝将你的儿子在他们尚未犯罪时带到天国去，姨母说，他们就将会成

为这两个人。”老妇人怀着痛苦和感激的心情赶回了家，她由于惊疑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她跪在那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她看到了她以前看不到的事情。到第三天时，她死了，但是她的神情十分安详，以致她的所有邻居在安葬她时都惊讶地低语着。

超越与上帝

《一位老母亲的忧伤》这篇故事虽然并不出名，却是出自最畅销的童话书——《格林童话集》。它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老年童话故事中的一篇。这就意味着这篇故事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剧情以丧失的主题开头：老妇人为多年前朋友的去世，以及她丈夫和孩子的去世感到悲痛万分。在极度的痛苦与激怒中，她询问上帝“为何我要这样受苦？”像圣经故事里的约伯一样，老妇人在她苦难的遭遇里既看不到正义也看不到公平。她开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企盼，这种企盼是极富情理而又可以理解的。

通过神示，老母亲从她孩子的去世中发现了更深的意图。这一悲剧从上帝的观点而不是她的观点来看，对她的孩子，而不是对她来讲，是因祸得福。由于这一顿悟，她从痛苦中得以解脱，并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期望中超越了出来。

不管我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如何——神学家可能为之感到困窘——这个故事以一种明确的宗教形式提出了自我超越的主题。这位年老的寡妇将上帝的安排置于她个人痛苦之上，正如在《魔林》中的老母亲将儿子的利益置于她个人的幸福之上一样。两位主人公都是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尽管她们的终点不同，一个是宗教性的，另一个则是世俗的。但是其中自我超越的过程是相同的。

宗教性的自我超越在许多文化中是人的后半生的传统任务。

这篇故事出自德国，它反映了中世纪时的基督教教义，教义强调了为老年人去世进行准备的重要意义^①。即使在更早的年代，犹太传统也将精神上的自我超越视作人的后半生的着眼点。老龄被视作上帝赐福的迹象。人的后半生常被比拟为安息日，是人们学习律法、掌握其更深的智慧、寻求上帝而不是自己的时候^②。

尽管《一位老母亲的忧伤》这一故事的背景是兼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令人惊讶的是故事本身却是非教派的。在对建筑外观的描写上以及祭坛的安排上仅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而故事的基督教背景却察觉不出，剧情也没有更改。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发生在穆斯林的清真寺或印度教的庙宇内。

事实上，人的后半生与宗教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关联几乎存在于各种文化和各个历史时代^③。从非洲的昆人到太平洋的密克罗尼亚人或阿富汗的吉尔吉斯人^④都期望着年长者专心于精神上的发展，并且常常将魔力归因于长者。年长者于是被视作超越了

查尔斯·E·柯伦：《老年神学的观点》，C. 利菲弗和 P. 利菲弗编《老年与人类精神：宗教与老年医学的读者》（探索出版社，1981 年 芝加哥）第 68-82 页。参见参考书目中的比安奇、布鲁伊、布伦南以及范·卡姆的作品。

② R.L. 卡茨：《犹太人的价值观和对待老年的社会心理学观点》见 S. 希尔特诺编《关于老年神学》（人类科学出版社，1975 年 纽约）第 135-150 页。

③ D. 古特曼：《跨文化的观点对老年比较心理学的批注》见 J. 比伦和 W. 沙尔编《老年心理学手册》（范·诺斯特兰德·雷恩霍德，1977 年 纽约）第 302-326 页 D. 古特曼：《对晚年文化生活与健康的观察》见 J.E. 比伦和 R.B. 斯洛尼：《精神健康与老年手册》（普伦蒂斯-霍尔，1983 年 纽约）第 429-447 页。

M. 比塞利和 N. 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在昆人狩猎—采摘者中的老人》见帕·蒂·阿莫斯和斯·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 加利福尼亚 帕洛马·艾尔托）第 155-174 页；M·纳泽富·沙赫拉尼的文章《受尊敬的老年人在阿富汗吉尔吉斯中的老年人》见阿莫斯和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第 175-192 页。

参见德·比维尔的作品。

对个人以及对现世的挂念、并将人类社会与上帝连在一起的人。年长者于是主持神圣的仪式，从青少年的割礼节仪式到收获节仪式。诚然，只是年龄大还不能赋予一个人以精神地位。他也必须是富于智慧、博学多才、并且能够背诵圣贤集的人。这种宗教式的自我超越与人的后半生的关联绝不是一种“原始”现象。在西方艺术中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典型的一幅上帝的肖像就是一位留着长白胡须的老人。

或许，有关人的后半生的宗教性的自我超越的最为清楚的论述来自东方传统。在古代中国，我们能够找到好的范例，孔夫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

两千年前孔夫子的名言仍然适合于今天人类的发展。青少年在 15 岁时，正处于学习的好时期，无论是学校环境还是像学徒之类的工作环境中。人在 30 岁时，通常安顿了下来，稳固地站住了脚跟，对物质的兴趣替代了理想，工作晋升或家庭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人到了 40 岁时，对自己充满信心，确认了方向和自己努力的价值。这代人的一部分主管着社会。青少年的困惑和茫然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过去，而烦扰着那些开始成家立业的青年男女的疑虑也早已不存在了，以后生活的那些缺陷也只是他们面临的小片阴云。

人到 50 岁时——就我们的老年童话故事而言，这是个很重要

^① T 维明：《孔子论成人》见埃·埃里克森编《论成人》（诺顿，1978 年 纽约）第 121 页。

的部分——存在着变化。人会求助于孔夫子视为神的召唤的“天命”，召唤着人们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成熟期的成人理想地超越个人和世俗的活动。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加深对于“天命”的理解。人至 60 岁时，孔夫子认为开始接受神的支配，到 70 岁时就成了有着“天命”的一员，不再将个人的抱负与上天的召唤分隔开来。人已超越了自我。

孔夫子不是使宗教的超越作为人的后半生任务的唯一人物。在古代印度，大贤人摩奴提出了一个关于生活周期的类似见解。他将人类生活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①。第一阶段包括童年期和成年早期，称作“学生”和“学徒”阶段。这一时期的任务包含着认识世界，特别是了解社会职责，精通社会职责及连同“魔巾”一起讨论过的相关的“面具”是这一时期的任务。第二阶段是“家长”阶段，其主要责任包括挣钱谋生，做生意及养家。立足于社会并寻求个人的发展是这一阶段的目标——这一阶段自青壮年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年期。

照摩奴的看法，第三阶段从见到了孙辈人开始，家长于是远离开家和工作岗位，作为隐士到森林里去生活。通过静坐沉思和瑜伽的功夫，老人理想地超越自我并掌握了神秘的宇宙的统一。在心灵顿悟的启迪下，老人步入了生命的第四即最后的阶段，漫游四方，摆脱了一切欲望和苦痛。

孔夫子和摩奴传统的见解帮助解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自我超越是人的后半生而不是前半生的任务。青年人艰巨的任

^① S. 卡卡：《安排阶段：印度传统观点和埃里克·H·埃里克森的心理学区分》，见 S. 卡卡：《身份与成人》（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 年，德里），第 2—33 页；S. 雷达克里斯南、C.A. 穆尔：《印度哲学原始资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 年，普林斯顿），第 175—184 页。

务是树立起自我意识并且了解世道常情。只有在发展了自我之后,自我超越才成为可能^①,也只有经历了物质的满足之后才能够真正地将其舍弃。

帕西发尔的故事,有关亚瑟王的部分传奇故事,非常好地表达了这些见识^②。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反映了西方人的观点,还独立地重复着孔夫子和摩奴的教诲。青年帕西发尔偶然遇到圣杯城堡并且亲眼看到了圣杯。但是他在那里不知所措(他需要提出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因而立即被逐出了城堡。然而这一经历却激励了他想当一名骑士,并且成了亚瑟王圆桌骑士的一员。帕西发尔与圣杯城堡的早期相遇象征着鼓舞青少年的幻觉与梦想——对于真理、正义和上帝的理想——但是对这些理想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把握。确实,青年人的任务可以被看做是将崇高的理想转变为实际的追求^③ 将灵感转化为奉献。

很多年以后,在他大名鼎鼎之时,帕西发尔又被传唤去寻找那圣杯。他放弃了权力和在亚瑟王宫里的威望,艰难地行进,途经了许多国家,进行着复兴宗教的探险。帕西发尔终于找到了圣杯城堡,又看到了圣杯。这一次他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挽救了自己和他的国家。成熟了的帕西发尔能够理解青年时困惑他的神示并从中受益匪浅。

在现代成人的生活中可以见到同样的模式。各种各样的研究

① K. 威尔伯:《前错觉与超错觉》修订本第 5 版(1980 年)第 57-71 页。

② R. 约翰逊:《他 理解男性心理学》(长年图书馆,1976 年 纽约);E. 荣格和 M.L. 冯·弗朗兹:《圣杯传说》(西格,1986 年 波士顿)

③ D. 拉文森、C.N. 达罗、E.B. 科雷恩、M.H. 莱文森及 B. 麦基:《人生的季节》(巴兰廷,1978 年 纽约)第 91-97 页。还可参阅 R·约翰逊的《他》第 49-54 页,和 A·万·卡姆:《超验的自性 生命的早期、中期及晚年精神的形成》(维度丛书,1979 年 登维尔 第 24-25 页)。

表明,男人和妇女在中年时变得现实而又老于世故,结果却改变了他们以后的生活,使他们重又回到人道主义、道德和宗教的问题上来^①。而且,对宗教兴趣的再生不单单是由于常提到的对疾病和对死亡的恐惧——当其他应付手法都无效时,对宗教的一种极度渴望的转向,而恰恰相反。例如:在近期对 836 位年龄从 55 岁至 94 岁的男女的调查表明,对精神事务的更多兴趣与较好的道德和心理的平衡是密切相关的,而这种关联对于年长的成人来说要更加紧密^②。对宗教的信念在人的后半生常常采取新的、更个别的形式:例如,在家中的个人的反省而不是参加教堂或犹太教堂的公众活动^③。

对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越来越多的关注显示在纵深的研究中,像乔治·维伦特《适应生活》(利特尔·布朗,1977 年 波士顿 第 330-331、345-346 页以及 N·汉恩《个性的一般特点从青少年早期到中年》多罗西·艾科恩、约翰·克劳森、诺马·哈恩、马乔里·霍奇克和保罗·马森编《中年生活的今昔》(学术出版社,1981 年 纽约 第 133 页。在典型实例研究中也会找到同样的结果,如 M. 特恩赫《在价值定位上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M.F. 洛温撒尔、M. 特恩赫和 D. 克里博根《生命的四个阶段》(乔西·巴斯,1975 年 旧金山 第 180 页 以及 R·库林恩《成人期动机的发展变化》伯尼斯·纽格顿《中年与老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 年 芝加哥 第 136 页。

在涉及老年人对宗教兴趣的增长方面出现许多争议作品。参见 A·文森《老年时期宗教的作用》,J.A. 索尔森和 T.C. 库克《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查尔斯·C·托马斯,1978 年 斯普林菲尔德 第 127-136 页;W.M. 斯文森《老年人对待死亡的态度》,《老年医学杂志》第 16 期(1961 年),第 49-52 页。

② H. 凯尼格 J. 克维尔、C 费雷尔:《老年宗教和健康》,《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28 期(1988 年)第 18-28 页;有关该题目的其他研究成果参见 H. 凯尼格、L. 乔治和 I. 西格勒的作品《对老年宗教和其他情感调理法的使用》,《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28 期(1988 年)第 303-310 页。

③ C. 明德尔和 C. 沃恩:《对笃信宗教和分离的多方面探究》,《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33 期(1978 年)第 103-108 页。

D. 莫伯格:《老年的虔诚》,《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5 期(1965 年)第 78-87 页。

G. 杨和 W. 道林:《老年的虔诚特点 解释参与者的各种类型》,《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42 期(1987 年)第 376-380 页。

大科学家和思想家的一生所表现出的在后半生对于精神信念的追求最富戏剧色彩。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恩·怀特海就是个极好的例子^①。像其他青少年一样，怀特海在青春时期对宗教问题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之奋斗了许多年。然而，在上大学时，他放弃了对宗教的追求并且成了一名数学家。他的数学研究的顶点是与伯特兰·罗素合写《数学原理》这部书中他们从几个基本的逻辑原理导出全部算术和代数。他们的巨著仍然被看做是严密的、理性的科学思考的典范。

经过漫长而又杰出的生涯，怀特海从他在英国的学术岗位上退休，反而开始了他的几乎有着神秘主义倾向的玄学文章的写作。像帕西发尔一样，怀特海在青年时期没有直接解决那些精神上的问题，但是多年的经验和学识使得他在晚年时能够如愿以偿。确实，怀特海晚年有关神学的研究对于当代思想有着持久的影响——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影响超出了他早期的数学专著的影响。怀特海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例子。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伟大的科学家常常是在晚年热衷于他们在青年时期暂时放在一边的精神追求。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过程。例如托尔斯泰在他的前半生作为一名军官献身于对世俗的追求，之后成了举世公认的著名作家。尽管他获得了很大成功，然而在 50 岁时，他经历

A. 奇南：《成人认知的发展 阿尔弗雷德·诺恩·怀特海之例》，《在正常的活动以外 第 3 卷 研究青少年和成人思想的模式和方法》（普雷格 在印制中 纽约）

通过怀特海的下列作品能够追溯到他思想的发展：《思想、教育和科学的组织》（伦敦 威廉斯和诺格特，1917 年）；《自然知识原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19 年 剑桥）；《自然的概念》（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 年，剑桥）；《科学与现代世界》（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5 年 纽约）；《发展中的宗教》（麦克米兰，1926 年 纽约）；《思维方式》（麦克米兰，1938 年 纽约）。

了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并且陷入了对生活感到毫无意义的绝望之中。后来他献身于对宗教的追求，达到了神秘化的程度^①。在像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②以及像伦勃朗、米开朗基罗、多那太罗、提香以及格列柯这样的艺术家身上同样能够看到类似的发展^③。确实，许多画家后期的生活方式类同，并且被称为“超越”或是受到神灵“最终的启示”。倘若精神的超越是人后半生的任务，那么这种发展形式就能够根据个人的不同生活背景和性情而有相当大的变化。

故事中还需提及的最后一点是，《一位老母亲的忧伤》围绕着死亡的主题，令人惊讶的是这一主旨是老年童话故事中所罕见的。事实上，这一主题更多地出现于青年童话故事中。例如在意大利故事《永生的国土》及日本故事《不想死的人》中^④，主人公显然都是30岁左右的人。而且，那些寻求长生不老的主人公一般都是青壮年。反常的是，在童话故事中，青年人比老年人对死亡更感忧虑。

拉布雷耶写的法国童话故事《生命城堡》^⑤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故事中，一位老祖母把三位仙女从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她们应允她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并且告诉她可以要自己想要的

埃尔斯·弗伦科尔：《传记心理学研究》，《人物和个性》第5卷（1936年），第17页。

② J. 芬克：《贝多芬超个人分析》修订第5版（1982年）第29-41页。

雨果·芒斯特伯格：《生命的花冠：老年的艺术创造》（哈考特·布雷斯特·乔力诺维奇，1983年），第7-8、21、24-25、29、32页。

④ 《永生的国土》见 I. 卡尔文诺《意大利民间故事》，G. 马丁译（万神殿，1978年，纽约）；《不想死的人》出自 Y.T. 小琦《日本童话》（查尔斯·塔特尔，1970年，东京）。

⑤ 《生命城堡》选自 E. 拉布雷耶：《拉布雷耶童话故事集 世界各国童话故事》（科尔，1976年，格雷特耐克）。

任何一样东西。老祖母想到了永葆青春，但是她选定了她想要看到这世上她希望看到的東西。于是她將这一愿望给了她的孙子（注意她的生成）她的孙子立即表达了希望她长生不老的愿望，因为他需要她（注意他的追逐私利）。青年惧怕老妇人的死超过了老妇人对自己的担心。

老年童话故事绝对地排斥死亡的现实吗？回答是“不”。老年童话故事不以不朽和永葆青春作为故事的结局，而是把主人公的死作为简单的事实去描述，作为童话故事描述的一种方式——“第三天时，他死了”。事实上“他过着安逸的生活直到去世”或“她死得很安详”，都是老年童话故事一般的结局。这些故事将死亡认作是部分的自然生活史，他们的主人公“从此以后”而不是“永远”生活。《一位老母亲的忧伤》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平静的认可。这是自我超越的结果。死亡仅对那些坚持自我主义观点、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来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对于中老年人的调查证明了这些童话故事见解的真实性：对死亡的恐惧随着人的成熟而削弱，而对死亡的坦然处之与心理健康是密切相关的^①。死亡对于成熟了的成人来说不过是另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

倘若在过去，自我超越的宗教形式支配着社会，那么现在则不然。现代文化更多地受着技术而不是神学的影响和支配。尽管以

^① G.T. 雷克、E.J. 皮科克和 T.P. 旺：《生命和健康的意义和目的：人的寿命观》，《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42 期（1987 年），第 43—49 页。

N. 伍兹与 K. 维特：《老人对生活的满足、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同一性》，《普通心理学社会公报》第 18 期，第 165—168 页。

D·古特曼：《成为父母之后的岁月：临床问题和发展可能》，威廉·诺尔曼和托马斯·斯卡罗米勒编《中年：发展和临床问题》（布伦那/梅泽尔，1980 年，纽约），第 38—52 页。

往精神上的教诲丰富而深刻，却往往很难适应今日世俗的世界。然而，这种挑战既不是难以克服的又不是什么更新鲜的。每个时代必须给它的传统以新的解释，以适应正在变化中的现实，而老人童话故事通过对现世超越形式的描述，有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正如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故事中看到的。

9 海 龙 王

(一个朝鲜故事)

从前，有个贫穷的老渔夫和他的老伴儿一同住在大海边。一天，他出海去捕鱼，捕了又捕，怎么也捕不上来一条鱼。正当他绝望地想要离开时，突然决定还是要再试一次。让他吃惊的是，他捕到了一条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大鱼。鱼儿用一双酷似人样的眼睛看着老头儿，老渔夫实在不忍心杀了它，于是把它放回了大海。

第二天，老渔夫正在捕鱼时，从海里走出了一个男孩。他邀请感到惊讶的老渔夫到海里的龙王宫去做客。男孩向渔夫解释说，龙王要感谢他昨天对他儿子的宽容。说完之后，浪涛分开来，展现出一条通向海里的路，老人跟在了男孩身后走去。

没多久的工夫，渔夫来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那里龙王和他的儿子一起热情地迎接着老人。仆人们出来为老人安排了盛大的宴席，宴席间还有歌舞和魔术。渔夫玩得很快乐，几乎忘掉了时间，但是他突然想起了他的老伴儿，因而他起身请求让他回家。就在这时，王子偷偷地走到渔夫跟前说：“我父亲将要送给你喜欢的任何东西作为礼物。你千万要那个在他宝座旁的量杯。那是个魔杯，它会给你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果然，为了表示感谢，海龙王愿意给渔夫想要的任何一件东西。老人提出他想要魔杯，龙王有些犹豫不决，于是王子向他说

道：“亲爱的父亲，哪一个对你更珍贵，是魔杯还是我的性命？”于是龙王将魔杯送给了渔夫。

老人回到了家中，他对妻子讲述了他的历险故事。他们对魔杯感到好奇，决定试一试它的魔力。于是他们默默地祈祷着有套新房子。刹那间，在他们的旧棚屋处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从那以后，老人和他的妻子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不管他们取出多少，他们那魔杯里的米总是满满的。

一天，一个邪恶的女人找上门来。她听到了有关这个总是盛满大米的魔杯的传言，想要发现老两口把魔杯藏在什么地方，以便把它偷出来。巫婆拿出一些珠宝给渔夫的妻子看，并提出用它们来换取大米。于是老妇人把魔杯拿了出来，并且盛了一杯米。这个邪恶的女人非常仔细地注意到老妇人放魔杯的地方。那天晚上，老妇人的房子里闯进了个贼，把魔杯偷走了。失去了魔杯，老两口重又过上了穷日子。

再说老两口还养着一条狗和一只猫。这两个宠物很为他们的男女主人难过，于是他们决定去寻找魔杯。他们怀疑是邪恶的女人偷了这杯子。一天夜晚，当她出去干事时，他们尾随着她。天黑时，邪恶的女人离开了村子，游过了河，朝着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小屋走了过去。这是一个不知名的盗贼的家，狗和猫判断出就是他偷了魔杯。女人和贼一起很快离开了房子，于是猫和狗在房子周围徘徊着，并找到了一个上了锁的贮藏室。

“杯子一定是在那里边！”狗叫喊道，他们想破门而入，但是没能成功。后来，他们看到一只老鼠跑了过去，猫抓到了这只老鼠，并威胁它说除非老鼠大王出面才可免它一死。老鼠大王很快地露了面。于是猫强迫他答应设法闯入贮藏室，老鼠大王召集了他的所有臣民。他们很快地在墙上啃出了一个洞，洞大得足以让狗和猫能钻过去。在贮藏室中，狗和猫发现了一个锁得很牢固的石头

箱子。于是他们叫老鼠把它打开。老鼠们扑上了箱子很快地啃出了一个洞。箱子里放着的就是那个魔杯！狗和猫叼着它急急忙忙地跑出了房子。

他们来到了河边，狗背着叼着魔杯的猫游过河去。游到河中间时，狗不安地问道：“那杯子还在吗？”猫因为嘴里叼着杯子没有办法回答，于是狗问了又问。猫终于按捺不住开口说道：“在我叼着呢！”但是，当猫一张开口时，那杯子立即掉了出来，沉入了水中。

两只小动物都感到很羞愧，狗绝望地跑回了家。那当儿，猫还在河岸边寻找着，指望着魔杯可能会被浪涛冲上岸边。他只找到了一条死鱼，但是还是叼着这条鱼回去给了老妇人。他想至少她可以用这条鱼烧菜。但是当老妇人切开鱼清洗时，那魔杯从鱼肚子里滚了出来！原来，当杯子落入河中时，这条鱼吞掉了杯子。

老头儿和老太太又过上了好日子，他们犒劳了猫和狗，但是这一次，他们可小心翼翼地把那魔杯藏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超越与内在的自我

这个故事由于有着许多奇特的细节，在开始时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但是故事自始至终描绘了一个重要的新的主题——非宗教形式的自我超越。

故事从叙述一位十分贫困的老人开始，表现了一般的丧失的主题。故事还明确地说明了老人是位渔夫。打鱼这一职业频繁地出现在老人故事中，暗示人们它象征着有关老年心理学的一些问题。我们首先在《魔林》中看到这一主题，在那篇故事中，老妇人到湖中去捞鱼。让我们首先考虑大海的象征意义，黑色的、不可知

的、充满了神秘的生物，它常常作为无意识的象征，以与森林完全一样的方式出现在梦中^①。由于渔夫从海中捕捞东西，它们象征着从无意识中找回物质的过程。而这也是故事的中心焦点。

渔夫在经历了特别不走运的一天之后，终于捕捞到了一条鱼，但是当看到这条鱼的酷似人样的一双悲哀的眼睛时，渔夫出于怜悯把它放回了大海。这一事件引出了故事的整个剧情，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首先，放鱼回归大海，意味着渔夫破除了他以往的惯例。渔夫长年累月地从事捕鱼杀鱼的工作，因而这一突然的行为变化是令人惊讶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命运与伐木人》故事中，在那篇故事中，老伐木工突然地、一向难得地放弃了工作。这一题目同样出现在其他老年童话故事中，表明了这一主题的重要性。

对这一主题所作的一种解释来自心理学家罗伯特·佩克^②。他研究了后半生的男人和女人，并且试图找出那些在老年时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之处。他注意到大多数成年人靠他们的社会职责来鉴别自己——他们干什么工作或是与什么人相联系。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位教师”或者“我是乔的丈夫”。佩克发现那些灵活得足以挣脱如此传统的社会身份的人在后半生中有较好的发

卡·古·荣格：《母亲和再生的象征》（1952年），《荣格文集》第5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普林斯顿第320段。参见玛利-路易斯·冯·弗朗兹：《童话故事中救赎主题的心理学意义》（市中心丛书，1980年多伦多第24、28页）；B.贝特尔海姆：《童话的作用》（诺夫1976年纽约第94页）。

② R. 佩克：《人后半生的心理发展》见 B. 纽加顿编《中年与老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芝加哥）；R. 佩克与 H. 伯克维兹：《中年人个性与调节》见 B.L. 纽加顿：《中老年人个性经验性研究》（艾瑟顿，1964年纽约）第15-43页。

展。其他研究者也独立地进行了类似的观察^①。心理发展成熟的人区分开社会职责和内在的自我，因而更能承担不同的作用，适应变化的环境。故事通过老人将鱼放回大海，象征着这一过程。他破除了作为渔夫的传统身份，从而为自己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同样的方式，《命运与伐木人》中的老人放弃了作为伐木人的角色，因而为幸运之神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故事着重提到了老人是因为同情和怜悯而释放了这条可怜的小鱼。由于老人一生靠捕鱼为生，这一行为是令人惊讶的。他以前也有可能对鱼有过怜悯之心，但是并没能付诸实践。而现在，他这样做了，并且专心致力于他本性的新的一面——和善的、富有同情心的一面，而这一面在以前是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同一题目出现在其他老年童话故事里，像日本故事《八面恶魔》或是爱沙尼亚故事《善良的伐木人》^②中，因而这一主题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荣格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解释。他观察到在青年时期，人被迫抑制或忽略他们个性的某些方面。例如：男孩子通常被劝告不要心肠太软，并且会很快地学会抑制他们富于同情心的一面，这一面于是形成了无意识状态。相反，女孩子如果太过于自信或独立意识太强，会受到指责，并会很快地学会适应社会的准则。在人的后

运用断面或纵观的方法独立地强调中年后心理灵活重要性的三种不同的研究。参阅 D. 斯彭斯和 E. 卢里《生活方式》见 M.F. 洛温撒尔、M. 特恩赫和 D. 克里博根《生命的四个阶段》（乔西·巴斯，1975 年，旧金山）第 10 页；J. 斯特劳德：《妇女生涯、工作、家庭和个性》见 D. 艾科恩、J. 克劳森、N. 哈恩、M. 霍奇克和 P. 马森：《中年生活的今昔》（学术出版社，1981 年，纽约）第 379 页，以及 G. 维伦特《适应生活》（利特尔·布朗，1977 年，波士顿）第 220-222 页。

② 《八面恶魔》见 R. 多尔森《日本民间传说》（塔特尔，1962 年，东京），《善良的伐木人》见 I. 泽利兹诺娃：《琥珀海的故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民族童话故事》（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4 年）。

半生，这些被忽视了的个性的一些方面大声疾呼着要在意识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荣格认为，成熟期的挑战是开拓这些被遗忘的方面。倘若一个人成功了，其结果就是心理上的平衡和内在的完整^①。

荣格观察到，通常男人从中年时期开始关注他们的温柔、抚爱的情感，较少时间用于办公室赚钱，而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与家人一起度过。相反地，女人则开拓她们的自信和意志自由，或许在养育儿女之后开始了职业生涯^②。其他人以更加系统的研究确认了荣格的观察。的确，在美国不同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各阶级中^③以

卡·古·荣格：《人生的诸阶段》（1931年）参见《荣格文集》第8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 普林斯顿 第773段；《作为心理学关系的婚姻》（1925年），《荣格文集》第1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 普林斯顿 第338段；《无意识心理学》（1916年），《荣格文集》第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普林斯顿）第114—116段。

这种角色的颠倒可以解释在老人故事中为什么会有更多的老妇人被描绘得令人厌恶不堪——妇女表现出了她们进取的一面，而男人则变得更加驯服，因而妇女明显地显得更坏些。然而，不管男人女人都面对着自我分析和自我改造的任务。

③ 对美国人口系统的研究包括：B. 纽格顿与 D. 古特曼：《中年年龄——性别角色和个性专题性的理解研究》，《心理学专题论文集 普通的与应用的》第17期（1958年）第2—34页 D. 奇瑞伯格和 M. 瑟恩舍：《自性概念》见 M.F. 洛温撒尔、M. 特恩赫和 D. 克里博根编《生命的四个阶段》第64、71、74页 更近些时的研究有 R. 赫夫纳、M. 里贝卡和 B. 奥力沙斯基的《性别角色超越的发展》，《人类发展》第18期（1975年）第142—158页。吉勒拉在她的《妇女的工作及家庭作用》中指出了性交叉的社会历史背景，参见 J.Z. 吉勒拉编《中年妇女 现代知识及研究和政策指南》（约翰·维利，1982年 纽约 第128页）。

临床研究包括：R. 古尔德：《转变》（西蒙和舒斯特 1978年 纽约），第234—235、246—251页；R. 路易斯和 C. 罗伯特：《苦恼中的父亲家长们》 肯尼恩·所罗门和诺尔曼·里威合编《转变期的男人们：理论和治疗法》（普利诺姆，1982年 纽约 第199—204页；B. 特纳和 L. 特罗尔：《老人心理治疗的性别差异》，《心理治疗理论研究和实践》第19期（1982年）第419—428页。

及从印地安部落到波利尼西亚各阶层以及非洲社区等不同的文化中 都能见到这一模式^①。这些角色的颠倒还超出了性的陈规老套。那些在青年时代消极、缺少自信的男人在后半生中常常变得十分进取,而那些一直活跃有为的——例如成功的妇女行政管理者——却在开拓她们的养育和姻亲联系方面^②。在这里,中心的过程是平衡的过程,是并入个性中被遗忘的方面及达到更加完整的过程。

故事中,从大海里走出一位男孩招呼着老人。假设这个男孩象征着心理的活动,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代表了成人的“童心”——就是荣格所称的幼稚的或原型的青年^③。童心以各种方式表现于成人的生活中,有时候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发脾气

D 雷贝克:《缩减了的二分法 吉兰丹州的马来人和中国传统观念》见 J.K. 布朗和 V·科恩斯编《在她盛年时》(伯根和加维,1985年 南哈德利 马萨诸塞州 第 155—170 页;K.P. 辛克莱:《傲慢与偏见的研究:中年时的毛利妇女》,见 J.K. 布朗和 V·科恩斯编《在她盛年时》第 117—134 页;C. 休斯:《中年时期时间的概念和使用 圣·劳伦斯岛爱斯基摩人》;罗伯特·克里梅尔:《老年与休闲》(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 纽约)第 94 页,H.S. 夏普:《奇佩维安人中的老年人》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 帕洛奥托 加利福尼亚 第 101 页。

在基督教科学的缔造者玛利·贝克·艾娣的一生中可以找到特别戏剧性的范例 参见杰·西伯格《哀痛与转变 玛利·贝克·艾娣如何在中年时为自己找到了新生活之路》,《老年医学精神病学杂志》第 12 期(1979年)第 9—26 页。

② R. 古尔德:《转变》第 260—262、265 页;F. 里维森:《中年期心理健康之路 性别差》见 D. 艾科恩等《中年生活的今昔》第 207—208、214—215 页 埃尔斯·弗伦凯尔在《传记作家心理学研究》(《人物与个性》第 5 卷,1936年 第 18 页)中列举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例子。D. 马拉蒂斯塔与 L. 卡尔弗《成年妇女生活中主题与情感内容 方式的改变和持续性》见 C. 马拉蒂斯塔与 L. 伊泽德编《成人发展中的情感》(塞奇出版社,1984年 贝弗利山 加利福尼亚 第 186—187 页。

③ 卡·古·荣格:《儿童原型心理学》(1951年),《荣格文集》第 9 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 普林斯顿)第 268 段。

或哼哼唧唧地诉说——而有时候又以肯定的方式表现——天真、嬉戏和富于创造性。因为成人被期望遵守社会的准则，童心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中就保持着无意识状态。故事通过对一个小男孩步出大海的描绘暗示了开拓童心对成年人来说是项重要的任务。确实，这就是莱文森对中年过渡时期的研究发现所在，中年过渡期是人在与青年同老年之间的尖锐对立搏斗的时期，努力平衡着前者的天真自然与后者的冷静和精明。

开拓青年人的精神是频繁地出现在老人童话故事里的主题。例如在故事《魔林》中，小矮人们从神奇的柴火中跳出来，举止行动像天真无邪、嬉戏的儿童。他们象征着朝气蓬勃精神的回归。他们甚至还有着孩子般的名字——例如威·廷蒂林凯。再者，矮人们将老妇人带回到她童年的记忆中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类似的情节也将出现在其他老年故事中。

在这篇故事中，小男孩带着老人走进大海的深处去拜访龙王。这是故事的关键，龙王显然是位重要的象征性人物。首先，在东亚的神话中，龙是最慈善的动物之一，黄道带的统治者以及创造精神的象征。（这一看法与西方传统把龙描绘为邪恶的怪物有着绝然的不同，但是东方的神学保留着龙的令人敬畏的、可怕的样子。）海龙王显然极其富有，并能以他的魔杯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因为在童话故事中具体事实常常象征着心理状态，把龙王的物质财富解释为精神财富的象征是通情达理的。龙王于是能够被视为心理整合的象征、是人类本性所有方面的开拓和结合。这显然是完美的典范，因为没有人能达到如此完美的整合。因而，龙王象征着人类隐藏在无意识之中的最高的潜能。（在传统的中国，龙是轮流代

① D.J. 拉文森、C.N. 达罗、E.B. 科雷恩、M.H. 莱文森和 B. 麦基：《人生的季节》（巴兰廷，1978 年 纽约）第 209—213 页。

表着人类最高理想的帝王的象征。))

心理分析学家荣格和阿赛克奥利^①称这种心理完整性的意象为“内在的自我”(the inner Self, 内在的自性)或“高尚的自我”(the higher Self 高尚的自性)用大写的 S 把其与我们通常意识感觉的“自我”(Self 区分开来。后者是当我们讲“我是个教师”或“我累了”时我们所指的“自我”——意识思想中的“我”通常被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ego)。在传统的宗教表达中,较高尚的自性总是与灵魂和精神密切相联的、每个人最深处的完整核心。

荣格认为对自性(the Self)的研究是人的后半生的主要任务^②。这种努力看来有些自我陶醉——全神贯注于自性实现——但是表现却恰恰相反。当某个人与高尚的自性相遇时,由于他看到了人类最高尚的潜力,这种体验是谦逊的,他于是被迫认识到他个人意识自我的局限——与人类能够达到的高尚境界相比,他是多么的渺小。确实,对照内在的自我在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超越的体验。首先,它需要个人超越意识的本身,有着小写的“s”的自我由社会惯例及个人信念所限定的“我”。其次这种相遇通常富有超自然的特性:是一种十分动人的、鼓舞人心的体验。

然而“魔杯”没有以这种超越的发展而结束。它是一篇平衡得异乎寻常的好故事,它继续描写了一个贪婪的年纪较轻的女人如何从老两口那里偷走了魔杯。这就提出了我们在故事《聪明的商

卡·古·荣格:《心理类型》(1921年),《荣格文集》第6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普林斯顿)第789—791段;R.阿赛吉奥利:《精神综合治疗 理论和 技术手册》(霍布斯多曼,1965年,纽约)第86—89页。

卡·古·荣格:《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1928年),《荣格文集》第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普林斯顿)第404段;《心理疗法的一般问题》(1935年),《荣格文集》第16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普林斯顿)第110段;《无意识心理学》(1916年),《荣格文集》第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普林斯顿)第114—116段。

人》中所见到的两代人之间冲突的主题。尽管与老商人不同的是老两口缺少保护自己的聪明智慧。于是，狗和猫再加上耗子出来援救了他们。这些普通的动物与超群出众的龙王的形象戏剧性地形成了对比，极富象征意义。与内在自性的接触是鼓舞人心和极其动人的，但体验应是以实际的人类扰攘不安的现实为基础的。要是没有猫、狗特别是耗子的实际本事，老两口将会永远地失去龙王送给的宝物。故事于是强调了后半生人的智慧的重要，因为它为超越的经历提供了实际的基础。杯子本身就是实际智慧的很好象征。这是只量杯，就其本身而论，就内含着规定限度、平衡和辨别的能力。

或许，这个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见解的确认来自现实生活的例子。瑞先生在他 50 岁出头时找我咨询有关他的抑郁症，而治疗的过程正包括与龙王故事密切关联着的走向内在自性的旅程。最初，瑞先生在决定是继续他的相当成功的生意还是改变他的职业上进行着思想斗争。他被一种模糊的对中年生活不满的感觉所折磨，决定放弃他在商业上的努力，开始做有苦恼的青年人的工作。在这一根本的转变期间，他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在梦中他沿着一条路走去与他认识多年的女人相会。当他走到那女人的住处时，他发现一座奇异的宫殿取代了她的家。这座宫殿是玻璃和水晶建成的，在日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瑞先生的朋友在门口迎接了他，请他进去，并带着他参观了这座宫殿。每间屋都摆满了鲜花和贵重的古董。然后，那女人给了瑞先生一把大金钥匙，并且告诉他这就是宫殿的钥匙。就在这工夫瑞先生醒了，深深地被这个梦所激励。

瑞先生在中年变化时期的梦反映了“海龙王”的故事。由于他改变了职业，不去经商而为失足青年提供咨询服务，他开始开拓自己在努力经商时被压抑了的关心和抚育人的情感，正如故事中的老渔夫涌起了同情之心一样。瑞先生的梦通过他对一位女友的拜

访，象征了他的发展，这位女友让他表现出女性的一面。而故事同样地描绘了渔夫如何饶了鱼一条命，在瑞先生的梦中，他后来来到了一处像宫殿一样宏伟、装满了宝物的住所。这所房子使人们想到了龙王的寓所。更确切地说，这两处都象征着内在的自性——无意识深处的和谐和统一的理想，蕴藏着人的无限潜能。瑞先生的朋友于是给了他一把金钥匙，正像龙王给了渔夫魔杯一样。这两件东西象征着新的、充满生机的超越的理想王国。

瑞先生的梦醒了，然而他的戏剧人生并未结束，怀着极大的热情和灵感，他接受了几个失足青少年并把他们领到家中，努力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他们中的几个偷了东西后便不见了。瑞先生就像故事中的老人和他的妻子一样失窃了。他被内在的灵感所启发，很快意识到他对这个世界的常规太不经心了，忘掉了他从经商多年中所学到的，与那些反复无常的青年的最初经历使瑞先生清醒过来。他变得更加谨慎——更加成功。他将利他主义的新的灵感同实际的智慧结合到一起，如同老两口在猫、狗及耗子的实际帮助下学会了保护龙王的神奇礼物一样。

老渔夫的故事和瑞先生的故事描绘了自我超越的特别形式。老人放弃了惯常的作为渔夫的身份，超越了社会的常规和各人的信念。他于是与内在的超验的整体性的原型——高尚的自性相遇。这一自我超越的过程与在《魔林》以及《一位老母亲的忧伤》中所描绘的自我超越的过程截然不同。我们从而可以比较这三种自我超越形式的体验。

在《魔林》中，那寡妇为了儿子将自己的痛苦置之度外，而她的利他主义最终把社会从魔法中解放了出来。在《一位老母亲的忧伤中》，老妇人摆脱了她个人的痛苦，为宗教的幻觉所鼓舞。在这一幻觉中，她看到了自己在上帝的安排中的角色。这里的自我超越是反省的和虔诚的。在这篇故事中，老人抛弃了她与意识心理的

认同，而看到人性的全部潜能。她的自我超越的体验是反省的和心理上的。依据每个人不同的倾向和背景，自我超越包括上帝、社会或是自性^①。

多种形式的自我超越开创了一种被称做“超个人发展”的特别的发展^②。这一称呼十分确切地适用于超越或超出我们所熟悉的意识人格。尽管这个短语在最初听起来似乎有些别扭，甚至有些夸张，但是它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强调了宗教和非宗教传统共同所拥有的对有限的自我以外的追求，不管这种追求是上帝、社会还是自性。“超个人发展”在使我们想到常常被单纯的非宗教的探讨所忽视的人类的深刻体验时，为我们现时代提出了一个中性的惯用语，从而使我们避免了宗教语言有时在现世社会中所造成的障碍。

承认超个人发展的方面为人生经历开辟了新的领域，并为指导人的后半生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文学、哲学、艺术和神学。这些都是深入了解人生经验并且摸索超越悟性的学科。当英雄主义理想和崇高的幻想帮助青年男女确定了生活的目标和价值时，这些学科在人的青春期时最先变得重要。人到中年时，这些理想又恢复了它们的意义，但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他们帮助成年人超越自我，而不是去寻求自我。成年人不像青年男女一样寻求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是去寻求社会在人类史上的地位以及人类史在宇宙中的地位。

梅特兰德·范·凯姆、布朗和文森（见参考书目）用传统的宗教术语论述了超越和年纪，而同时布勒和代尔用纯心理学术语使过程重新概念化。埃丁杰和亨德森就心理学近来如何作为自我超越的手段替代了宗教作了他们独立的评论。

艾·伦·奇南：《童话故事与后半生超个人的发展》，《超个人心理学杂志》第17期（1985年）第99-122页。一般论述参见肯·维尔伯《无界：东方与西方个人发展研究》（沙姆伯哈拉，1981年，波士顿）。

10 失去瘤子的老人

(日本童话故事)

从前，在很远的地方，有个老人和他的妻子住在森林的附近。老人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上了年纪后，他的脸上长出了个难看的瘤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瘤子越长越大。多少年来，他寻医问药，想尽了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他索性不再去管它，有时甚至拿它取笑。

一天，老人需要用些柴火，于是他徒步到山上去砍柴。那是一个凉爽的秋日，老人过得十分的快活，而没有注意到天空已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直到最初的雨点淋到他时，他才匆忙地去寻找避雨的地方。就在暴风雨来临时，他找到了一棵空心的大树，并且爬了进去。雷声震撼着群山，闪电在他的周围闪现，但是他都安然无恙。几个钟头之后，暴风雨停了，老人从避难所里出来了。他听到远处有呼喊的声音，以为是邻居来这里找他。他望了望，害怕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一群恶魔和妖怪向这边走了过来。

老人急忙躲进了大树里，吓得浑身发抖。恶魔们来到了这里，他们当中一位面貌最狰狞的、显然是首领的妖怪向他的随从招手说：“就在这儿举行盛宴吧！”于是恶魔大王恰好在空心树前的位置坐下了，背对着老人。可怜的老人吓得差一点昏了过去。

恶魔们很快摆好了野餐，开始唱歌，老人惊愕地盯着他们看，

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但是，当恶魔们跳起舞时，老人却禁不住笑了起来。他们笨手笨脚地、欢快地腾跃起来又落下去，看上去全都很可笑。最后恶魔大王挥手让他们停了下来。“太难看了，”大王抱怨道，“有谁知道怎么能跳得体面些？”

平时老人喜欢跳舞，又跳得很好。他心里想，“我能教他们两手。”但是不敢露面，害怕妖怪们会杀了他。恶魔大王又一次问哪一位会跳舞，老人徘徊于对舞蹈的喜爱和对妖怪的恐惧之中，心乱如麻。待妖怪大王第三次发问时，老人孤注一掷了。

他从大树里走了出来，对着恶魔大王鞠了一躬。“我会跳舞，大人。”老人说着，并且开始跳了起来。妖怪们为他们中间出现了个人感到震惊，但是很快就对老人的舞姿表示赞赏。他们开始合着音乐的拍子踢踏着，有些妖怪甚至同老人一同跳了起来。而老人呢，也意识到自己能否保命就看能否把舞跳好了，于是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每个动作，跳得欢快无比。当他停下来时，妖怪大王鼓起掌来，并且请他坐到自己身边，为他斟了一杯酒。

“你明天一定要来为我们跳舞。”恶魔大王说道。

“我愿意效劳。”老人回答道。

大王的一名顾问说：“您切不可相信人类，我们必须扣押件东西才能保证他会回来。”遗憾的是，老人身边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嗯，好吧，”恶魔大王说道，“我把这个取下来留作抵押。”说着，他伸出了手抓住老人脸上的瘤子，像摘掉熟透的桃子一样把它摘了下来。“明天你一定要回来。”恶魔大王说着，所有的妖怪便都无影无踪了。

老人几乎不能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举起手摸了摸脸，感到脸颊是那么的光滑——两颊是那么的匀称！老人真是高兴，他一路上蹦蹦跳跳的，唱着、跳着跑回了家。他的妻子看到他脸上的瘤子没了，欣喜若狂，他们一起庆贺他的好运。

老人有一个邪恶、自负的邻居，他也长着一颗瘤子，并且从来没有放弃寻求医治的办法。他听到了欢声笑语，就迫不及待地过来打听，并且惊讶地发现老人的瘤子不见了。这个自负的人马上问老人是怎么回事，老人给他讲了妖怪的故事。邻居于是坚持要第二天代老人去妖怪那里。

第二天一早，这个自负的邻居就进了大山，并找到了老人为他描述的那棵空心树。果然如此，在太阳落山时，一群恶魔出现了。

“那个为我们跳舞的老人在哪儿？”恶魔王问道。坏邻居爬出了大树，吓得浑身发抖。“我在这儿！”他答道，并跳起了舞。然而，他从来没有学过怎么跳舞，又感到跳舞有失体面，于是只是单足在周围跳跃着，挥动着手臂。他以为恶魔们看不出破绽，然而恶魔大王却发怒了。

“太糟了！”恶魔大王呼喊道，“你跳得和昨天一点儿都不一样！”妖怪王并没有意识到他在与另一个人打交道，因为对他来说，人长得模样都一样。“我没法忍耐了！”恶魔大王终于叫喊道。他把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那个瘤子。“这是我还给你的抵押。”说完这句话，魔王将瘤子朝那坏邻人扔去，那瘤子贴到了他的脸上。之后，恶魔们都消失了。在恐惧中，那坏邻人摸了摸他的两颊，果然如此，他有了两个瘤子，一边一个！那天晚上他很晚才溜回了家，从那以后，没有人再看到过他的脸，因为他戴上了顶大帽子遮住了面容。

而失去了瘤子的那位老人，他活了很久，每当他高兴时就跳起了舞。他确实常常是这样的。

返璞归真

在这篇故事中，瘤子最富戏剧性的象征，像结子一样将几个主题结合在一起，成为故事的关键。故事告诉我们，老人面部的缺陷不是生来就有的，在他成年时才出现了这个令人苦恼的东西，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大。那么，一种很自然的解释是，瘤子代表了老年的瑕疵——皱纹、黄褐斑等等。但是这里还有着更深的含义，我们可以从戏剧家乔治·肖伯纳的评论中找到提示：“人过四十面容会呈现老态。”不仅是年龄改变了人们的容貌，惯常的情绪更会使容貌受到更为明显的影响，持续不断的忧虑会增添额头的皱纹，无休止的怒气也会使人显露出一副苦相。人到中年时，面部就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中，人的心情是好是坏，全有写照^①。这就使人联想到了瘤子——外貌上一种丑陋的东西——象征着内心的丑恶。我们在故事《魔巾》中刚好看到这一主题，故事中那位讨厌的老太婆的脸变得极为丑陋，揭示了她心灵的邪恶。确实，在大多数青年故事中，外表的丑陋反映了内在的邪恶^②。

然而，这篇故事是篇老年童话故事，故事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老人并不邪恶。为了强调这一点，故事中插进了一个真正的恶棍——自负的邻人。因而，这个瘤子究竟表示什么？

因为老人只是在成年以后才受到瘤子的折磨，因而瘤子一定

① C. 马拉蒂斯塔：《生活周期的情感发展 退化还是发展？》，《梅里尔 - 帕尔默季刊》第 27 期（1981 年）：第 149 页。

② M. 卢塞：《作为艺术形式和人的肖像的童话故事》，J. 埃里克森译（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84 年 布鲁明顿）第 29 页。

是指与成年期而不是青春时期和孩童时期相关的某些丑陋的东西，这就提出了老年人的主题——对孩子的天真无邪、不会撒谎、骗人或是掩饰自己的情感的信念。成年以后多数人已经在堕落，像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一样，瘤子象征着成年人生活中难免的丑陋：扯些小谎、勃然大怒或是屈辱妥协。故事也告诉我们，老人经过多少年试图摆脱瘤子折磨的徒劳努力之后，已安于他外表的现状。他欣然地接受了外貌上的瑕疵。这就提出了老人故事中另一个熟悉的主题——自我超越和自我改造的主题。老人开始安于外貌丑陋的事实，这样我们可以推断出，老人也忍受住了他的虚荣心和内心丑恶的折磨。为了强调这一点，故事用他和他的邻人做了对比，这个邻人不能超越他的虚荣心或接受外貌有缺陷的现实，因而被称做“恶人”。

故事发生在高山上，重现了两个老人童话故事普通的要素，樵夫和走进森林的旅程，这二者都象征着进入了无意识状态的过程。妖怪的相貌证实了这一象征，由于妖怪是阴间的动物，在神学的解释中，阴间通常与无意识等同^①。老人最初惧怕妖怪并且躲着他们。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惊讶并且决定性的：他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并与妖怪们共舞。他的行为象征着什么？

故事的线索展现于老人跳完舞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妖怪王为老人取下了瘤子，老人于是又恢复了他的原来的无瑕疵的面容——那张孩童时代的面孔。我认为，这件事象征着老人对孩童期天真无邪的开拓。确实，老人全神贯注跳着舞，沉浸于无限的欢乐之中如同孩子嬉戏一般——热情、自然、快乐和天真无邪。

这种解释如果只是以这篇故事为根据，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M.L. 冯·弗朗兹：《童话故事中的个体化》（春天出版社，1977年，达拉斯）第35-37页。

但是我们已经在《海龙王》故事中看到了开拓孩童般天真无邪的主题。在那篇故事中，一个小男孩从海中浮现出，象征着来自无意识的童心的容貌。在《魔林》中的精灵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其他的故事以更富创造性的形式重复了这一主题。总起来看，老人童话故事提出了恢复天真无邪是人后半生的主要任务。

这篇故事强调了有关开拓过程中的两个特点。首先，在与妖怪共舞时，老人不顾一切地将人们把妖怪视做危险的传统观念以及成人通常很在乎的失态置之度外。换句话说，他摆脱了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理性的思考。确实，妖怪可以被解释为违反文明社会各种惯例的象征。他们是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人物，代表了大自然自然生成的、无拘无束的力量。妖怪出现前的暴风雨也有类似的涵义。这篇故事，如梦一般以不同的象征形式反复不断地说明着它的寓意。

如果说老人抛弃了社会常规，他并没有牺牲理智。正像在《聪明的商人》故事中的那位聪明商人一样，这位老人并不天真幼稚。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他明白，如果冒犯或厌烦他们，他们会把他撕成碎块。因而他小心谨慎地行事，运用多年来在实践中掌握的技巧来对付妖怪。这是老人自然举止的第二个特点：在摆脱社会习俗的束缚时，老人没有消除成年人的理智。他把自然和天真无邪添加到成人的判断力和处世技巧上。

天真无邪加上判断力，自发性加上技巧，这就是老人态度的反论。我们可以把这种精神称为“返璞归真”，它的发展是人的后半生的任务。这一任务无疑地为许多文化群体所认可。例如，在这篇故事的发生地日本，童年和老年是一个人免除严格的社会惯例的两个时期。人到 60 岁时，家人和朋友们为他举行生日庆典，60 岁的人要穿上特制的红袍。红袍表示着老人从社会习俗中解放出

来，重新获得童年时代的自由^①。同时，人们也企盼着老人聪明起来，并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巴厘岛人以类似的方式说孩子和老人最接近神灵，因为孩子只是刚刚脱掉了稚气和上天的魔力，而老人不久将返回到那里去^②。

在世界的另一边，类似的发展出现在非洲部落人中间。很多成年人在后半生开始热情地跳舞、玩乐，摆脱了社会的义务和习俗^③。在一个部落里，一位人类学家注意到一位 60 多岁的妇女快乐地一群女孩子跳绳。另一位年老的昆人以擅长欢快和自然的舞蹈而知名于部落。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也能看到返璞归真，尽管在社会舆论上较少受到明确的鼓励。正如一位 72 岁的老妇人所说：“看我这把年纪，能干我想干的事，说我想要说的话！我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已习惯了这样。最好是不管怎样人们能接受我！”她的感想引起许多在更系统的研究调查中出现的老人情感上的共鸣。老龄给了人们无视社会常规而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原谅”。而这种自由在许多文化中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最重要的权益^④。

① E.B. 帕尔莫尔和 D. 梅达：《重访受尊敬的老人》（杜克大学出版社，1986 年 德拉姆）第 95-96 页；R.J. 史密斯：《日本 晚年岁月》见罗伯特·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年 纽约）第 97 页。

② K. 索迪：《中年人》（利平科特，1967 年 费城）第 10 页；C. 鲁斯托姆：《晚年》见罗伯特·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第 103 页。

M. 比塞利与 N. 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加利福尼亚，帕洛马·艾尔托）第 92 页；R.B. 李：《昆人妇女的工作、性行为和老年》见 J.K. 布朗和 V. 科恩斯编《在她盛年时》（伯根和加维，1985 年 南哈德利 马萨诸塞州）第 30-31 页。

④ M. 布洛克、J. 戴维森和 J. 格兰斯：《40 岁后的妇女：幻想与现实》（斯普林格，1981 年 纽约）第 15 页；D.A. 康茨：《坦帕龙迦·卡利艾人的“大女人”》，见 J.K. 布朗和 V. 科恩斯编《在她盛年时》第 51、61 页；S. 德·比维尔：《老年的到来》，P. 奥布赖恩译（G.P. 普特南之子，1972 年 纽约）第 488-489 页。

这里的告诫是很重要的。社会常规有着一定的目的：它们强迫每个人要相互尊重以便于减少冲突。倘若一个人抛弃了这些常规，完全干他想干的事，他就很容易变为自私自利、固执己见和粗鲁不堪。返璞归真意味着人首先克服了他本身的自私自利。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划清了孩子般的天真无邪和愚蠢、简单的区别。故事用已经提及的详尽的细节强调了这一点：老人接受了他面部的瑕疵，他超越了个人的虚荣心。返璞归真不单单是可以做一个人想做的事——它是对超越个人的欲望和社会常规的挑战。

卡尔·荣格的一生就是返璞归真的戏剧性的例证。经过许多年与弗洛伊德有成果的共事之后，到了中年时，荣格与他多年一起共事的导师弗洛伊德在一场激烈的争执之后分道扬镳了。荣格在不知所向的情况下放任自流了一些时候，在这段时间，他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无定向的到湖岸^①花几个小时去玩小石头子、用沙土筑小城堡和房子的强烈欲望，正像他小时候那样。就在这时，荣格开始详尽阐述了他自己有关人性的理论，并且开始了一段特别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时期，从而使自己摆脱了盛行的社会与宗教传统的束缚。孩子般的天真、自由的玩耍以及得以从确立起的习俗中解放，聚合于他的返璞归真的体验之中。

在阐述这一发展时，荣格并不是唯一的例子。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庚提供了又一个例证。股票经纪人高庚在中年时由于股票行情暴跌，受着生意逆转的折磨。他于是决定置一切实用主义的考虑于不顾，追求他的绘画，而不去考虑如何谋生和养家糊口。结果他失去了名声和家庭。他的妻子同他离了婚，而他昔日的同事也远离开他。然而他始终坚持着，并且创造着自己的独特的绘画艺术。他排斥他那个时期的高雅艺术——印象主义——

而转向以“原始”艺术取而代之。他在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中间生活了许多年，醉心于他所体会到的他们那种天真、单纯。高庚不久在他的绘画中表现出这一活力。他的艺术作品像孩子般的天真，他用全部思想和精力去创作他的作品，并且使它们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他的绘画作品的天真烂漫的艺术风格是技巧成熟的产物。像那位与妖怪共舞的老人一样，高庚通过复杂的艺术方式开拓了他的孩子般的天真无邪。

对返璞归真更加系统的调查来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他对中年人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尽管他没有对老年人心理学进行具体的研究，他却发现达到心理健康超标准的人都是年过 50 岁的人。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所共同具有的特点。他们就是马斯洛所称做的“自我实现”——实现了他们个人的全部潜能。这些男人和女人通常打破了文化常规去追求他们自己有创造性的见识，摆脱了社会常规和一般“理性”的束缚。但是他们也超越了个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例如：他们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忙于事业，不考虑公众对他们努力的酬劳。创造性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较之对本人的认可更为重要。这些自我实现者举止自然、富于表情，使人联想到孩子的天真无邪、精力充沛。马斯洛强调了这种天真的悖论，因为它把天真幼稚和成年人的判断力结合到了一起。马斯洛写道：“如果说孩子是‘天真幼稚’的，那么我的这些对象已经获得了如桑塔耶那所称的‘第二回的天真幼稚’”。他们将天真的观念和经历与富有经验的头脑结合到了一起^①。其他一些

A. 马斯洛：《关于存在心理学》（范·诺斯特兰西德，1962 年 普林斯顿）第

人已确证了马斯洛的调查结果，强调了返璞归真作为成年人任务的重要性。

带着瘤子的老人的故事，尽管很神奇，却不仅仅是篇神话故事。它反映了在全世界不同文化群体中都可以找到的崇高的人类发展潜能——中老年人所追求的美景以及对衰老将至的恐惧心理的解决办法。

① C. 比勒：《人类生活史的一般结构》见 C. 比勒和 F. 马萨瑞克编《人类生活过程》（斯普林格，1968年 纽约 第25页）；D. 希恩：《成熟的人》见 R. 沃尔什和 D. 夏皮罗编《超越健康与正常状态：对特殊健康的探究》（范·诺斯特兰西德·莱茵霍尔德，1983年 纽约 第187-189页）；P. 牛顿：《塞缪尔·约翰逊在中年的衰弱及复原》，《心理分析世界周报》第11期（1984年），第114页；P. 普鲁塞尔：《老年 向上 向下还是向前》，《田园心理学杂志》第24期（1975年），第114、116页；A. 文森：《宗教在老年人中的作用》见 J.A. 索尔森与 T.C. 库克编《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查尔斯·C·托马斯，1978年 斯普林菲尔德 第131页）。

11 纯朴的割草人

(印度童话故事)

从前，在很远的地方，有个老人独个儿住在森林边上。老人靠割草做饲料为生，他省吃俭用地把攒下的几个钱都存到了一个罐子里。一天夜晚，他盘算着这么多年他到底积攒了多少钱币，于是打开了罐子朝里面看了看。他惊异地发现罐子里的钱币数量已有不少。他搔了搔头，想着如何用掉自己这笔小小的财富。他并没有过多的奢望，也不想看到这些钱币无所用场，于是乎，他想出了个主意。

第二天，老人到了珠宝商那里，买了一只漂亮的金手镯，然后去拜访了他的一个做商人的朋友，老人问道：“谁是世界上品貌双全的女人？”

商人立即回答道：“东方公主！”

“把这只手镯拿去给她，”割草老人说，“只对她说这是钦佩品貌双全的人送给她的礼物。”

商人于是又一次出海远行，并且很快来到了公主下榻的王宫。他把手镯交给了她，并向她转述了老人的口讯。公主看到这件漂亮的礼物欣喜不已，但对赠送人的匿名却感到迷惑不解。但无论怎样，她回赠了件礼物——几匹贵重的衣料。商人回到了割草人的身边，交给了他几卷丝绸衣料。

老人不知用这些贵重的衣料做些什么好，他也无意将它们留在身边。于是 他向朋友问道：“世界上最英俊的、最有德性的男人是谁 毫无疑问 他比我更适合用这些衣料。”

“那肯定是西方的王子了。”商人回答道。在老人的要求下 他把这些贵重的衣料拿去交给了那位高贵的年轻人。王子对这份赠送者不具名的礼物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他给了商人十二匹纯种马作为回报。

“我用这些匹马做何用呢！”老人在他的朋友呈现给他这么多匹马之后惊叫道。然后，他想出了个法子。“我的朋友，你自己留下两匹马，把其余的交给东方公主。她会比我更好地照料它们。”

商人大笑着远行去了东方，将马匹交给了公主。公主对这份新的、更慷慨的礼物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去请教她的父亲她该怎么办才好。“还他一件更华贵的礼物”他说，“你的崇拜者就会难为情地不会再送什么了！这件事也就了结了。”于是公主委托给商人 20 头骡子，每一头都载满了银子。

“二十头装满银子的骡子！”老人看到他的朋友回来后惊叫道，“我用它们做什么用呢？因而 老人让他的朋友留下六头装满银子的骡子，而将其余的送交给西方王子。

当王子看到如此奢华的礼物时，感到很惊讶。王子回送了二十头骆驼和二十头大象，每头都满载着贵重的礼物，可说是略胜一筹。当他的朋友带着商队回来时，割草人惊叫道：“只有一件事要做了！”于是老人要商人留下两头骆驼、两头象而将其余的带到东方公主那里去。

商人来到了公主下榻的宫殿，她的父母对这一奢华的礼物感到震惊。“这只说明了一件事，”国王和王后对女儿说，“这个人盼望娶你！”于是他们请求商人引见女儿神秘的求婚者。商人听了之后吓了一跳。要是国王和王后发现了这全部事儿都是由一个穷老

头儿引起的，将会勃然大怒！但是商人无法拒绝国王的请求，于是闷闷不乐地率领着皇家的一行人走上了回去的路程。

商人提前一天抢在前头赶到老人住的村子去警告他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办？”商人哀诉道。然后他同割草人一道悲叹他们的命运，担心会激起国王的勃然大怒。那个夜晚，商人很沮丧地回到了皇家队伍，而割草老人一个人往悬崖走去。那时，天色很黑，他想要跳下悬崖。“最好今晚死了，也不愿明早受到羞辱！”他心里想。他想试试，但是吓得不敢跳。在极度的羞愧中，他倒在了地上。

这时，悬崖下闪现出一丝光亮，出现了两个天使。“你为何这么绝望？”他们向老人问道，老人向他们述说了他的处境。闪闪发亮的天使微笑着，其中一个触摸了老人一下，而另一个朝着老人的茅舍挥了挥手。刹那间，老人的破旧衣服变成了华丽的礼服，那简陋的棚屋被突然出现的富丽堂皇的宫殿所取代。天使们于是消失了。

老人惊得发了呆，在宫殿周围徘徊，感到不知所措。仆人们立即蜂拥上前，把他带进宫中，让他躺在柔软的床垫上。第二天早上，他们叫醒了他，为他着装，正当吹鼓手们从宫殿的筑垒那边吹响礼号时，东方国王和王后与他们的女儿一道光临了！率领他们走在最前面的是大惑不解的商人，他在困惑中瞪大了眼睛凝视着这座新宫殿。割草人出面迎接了这支皇家队伍，他的仆人同时摆设好了丰盛的宴席。然后国王凑近老人，问道：

“我知道你想要娶我的女儿，对吗？如果是这样，我完全赞同。”

老人感到很惊讶，但是他谢绝了。“我太老了，配不上她。”他说。然后他想出个主意。“但是我知道谁是她最合适的丈夫！”他高叫道，于是他请求商人去邀请西方王子来这里做客。王子于是

来到这里并爱上了公主。在老人的宫中，他们举行了婚礼。大家都参加了连续数日的庆祝典礼。最后，国王和王后起程离开了，王子和公主也起程离开了。但是他们在骑马前行时停了下来向老人致敬。国王的士兵吹响了一百支号角，挥舞着上千面旗帜。老人微笑着，站在他的新家外面。他向他们深情地告别，挥舞着那天一早他所采摘的最新鲜、最芳香的草叶子。

自我整合与天真

在故事令人陶醉的漫长过程中，扼要重述了前面故事中曾经出现过的许多主题。这种重复从两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首先，它强调了老人故事主题的多文化特点。其次它强调了主题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且表现在许多不同故事中的事实。这种普遍的连续使我们想到故事的主题描写了成人期连续不断的发展任务：自我改造、自我超越以及返璞归真。但是返璞归真也反过来引出我们这篇故事所要介绍的新的任务。

故事开始讲述了一个孤寡老人，从而立刻出现了丧失的主题和老年贫困潦倒的可怕景象。老人住在大森林的边上并以割草维持生活。像伐木和捕鱼一样，在荒野中割草也象征着与无意识交往的过程，这是人的后半生的首要任务。

老人掘出了他的日常积蓄，买了一只金手镯，请他的朋友把它送给世界上最出众的品貌双全的公主。这里透露出两个主题。首先，老人告诉他的朋友要隐姓埋名地赠送礼物。割草人也不想要什么礼物作为回报或为自己寻求报偿。他只是想要奖赏公主的善良、聪明和美貌。老人的态度是无私的，反映了他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的能力。如果我们比较老人同青年童话故事中的礼品赠

送，老人的自我超越要更加显著。一般来说，青年主人公总是在送给公主的礼物上放上显示自己身份的标记，以便使她以后能够识别出他就是施主。倘若公主对他无意，他至少也能收回那份礼物！年轻人的礼物既是贿赂又是名片。而老人的礼物却二者都不是——它是生成的。而这种利他主义的发展是老人故事中用象征手法表现的成人的第二项任务。

实际上，老人的行为看起来是愚蠢的。他把自己的积蓄给了公主，而公主几乎不需要那份礼物。谨慎和深谋远虑会支配他为自己积蓄些钱，特别是为将来他没有能力工作时着想。但是老人可不是个傻瓜。他最初毕竟积攒下了一些铜板，而只有有头脑、受过训练的人才能这样做。因而割草人的行为使我们想起了那位失去瘤子的老人的行为。两个人都是不顾一切，鲁莽行事。一个人与妖怪共舞，另一个则抛掉他生活的所有积蓄。他们的举止天真、自然，并且看起来十分地荒谬可笑。而这自然是返璞归真的精神所在，也是这篇来自印度而不是日本的故事所要详尽阐述的。它标志着人后半生的第三项任务——超越实际的理性和社会常规。

公主赠给老人贵重的礼物以回报老人。运气就这样意想不到地落到了老人手中，正像降临到故事《命运与伐木人》中的伐木工身上一样。但是这个故事继续告诉我们接下去所要发生的事情，它象征着一项新的发展任务。

老人将他所接受的公主的礼物给了远方的王子，于是开始了一个礼物赠送的欢腾的大循环。令人关注的是剧情如何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老人在公主和王子的幻觉中是一位传奇式的富有的君主，尽管他无意做假，在事情发生时也未曾注意到这一点。公主和王子想象不出他们的施主竟然是个住在森林边上一间小棚屋内靠割草为生的人！因而，我们就有了与世故密切相关的幻想的主题。而对待所有礼物馈赠的关键在于老人对待那些回赠礼

的态度。老人由于某种非常特殊的原因，拒绝接受所有的礼物，而正是这种原因使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首先，老人出于无私谢绝了礼物，倘若我们需要进一步证实老人已经超越了自私自利和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老人将意外的财富赠送出去，未曾想据为己有。为了强调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老人的大度同青年王子和公主的态度作一对比。当他们收到礼物时，他们回赠了礼物，但那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为了维护他们的荣誉和名声。王子和公主的行为是出于傲慢、权势和礼仪，而不是利他主义。确实如此，如果两个人彼此直接交往的话，这种礼物的馈赠会毫无疑问地很快结束，而他们将永远不可能相会。是老人的生成使他们结合到了一起。

然而，老人对财富的摒弃还有着更深的含义。他选择了他一贯的生活方式——简朴的生活。他希望自己仍旧是那位纯朴的割草人。用这些馈赠的礼品，老人可以为自己盖起一座宫殿，雇上一群仆人，像王公一样地生活。然而他没有那样去做。在这里老人的态度具有深刻的意义。他接受了他平常所过的生活。但是他的态度并不是对事情的好转不抱任何希望的那种自暴自弃。他也不是出于苦恼和内疚，感到它们在他的生活中来得太迟使他无法享受或是他不应被报答而谢绝礼物。老人谢绝这些礼物是因为他深深了解自己，有很强的自我辨识力。他确认他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没有改变自己成为其他人的欲望。老人的态度是自我认同的特别戏剧性的形式，但是童话故事总是夸张地表明这一点。那么，其中的寓意又是什么呢？

埃里克·埃里克森做了解释。正如我们在前面见到的那样，埃里克森略述了成人在后半生必须掌握的几项心理方面的任务。生成是其中主要的一项，这篇故事对生成作了很好的描绘。但是，继生成之后，还有一项与生成同样重要的任务——埃里克森所称的

“整合”的发展任务 还可以称为“自我整合”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的一种态度。埃里克森主张，每个成熟的成人不管生活得是好是坏，必须学会确认自己的生活。他必须认识到他的生活史，用埃里克森自己的话说即是“必定有的，并且无可避免的”^①。有了这种整合，他（她）就不会渴望与其他看起来更幸运的人相比或者疑惑自己过去失去的机会。他（她）不会去问那些无法答复的问题，“倘若我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我那么做会怎么样？反而会轻轻地，但是用坚定的口气说：“我就是我。我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后来各种系统的研究确认了埃里克森的意见。整合和自我认同随着人的更加成熟而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与增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较好的心理健康相互关联的。^②

在故事《魔林》中出现过一个戏剧性的心理整合的例子。故事中，通过森林之王的魔力，老母亲得到了一个重返她一生中最快乐时光的机会，而她因为牵挂她的儿子，却选择了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故事强调了老妇人选择了痛苦的生活而非世界上所有的欢乐，并且正是这一选择使森林从魔法下得以解脱。故事于是非常微妙地说明了自我整合的任务会是如何的困难。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选择了迷人的记忆世界，置身于过去而不能面对现实。

埃·埃里克森：《性格认同与生活周期》（国际大学出版社，1959年 纽约），第 104 页。比较埃里克森近年来更多的评论。见埃·埃里克森、J.M. 埃里克森和 H.Q. 基沃尼克：《老年时的重要参与》（诺顿，1986 年 纽约）第 70-72 页。

埃里克森、埃里克森和基沃尼克：《重要参与》第 45、74 页；W. 格伦：《成人的人格 对埃里克森的自我发展理论的经验性研究》见 B.L. 纽加顿编《中老年人的格》（艾瑟顿，1964 年 纽约 第 11 页；L. 维尼：《对生活周期发展的社会现象学的探讨》，《人类发展》第 30 期（1987 年），第 125-136 页；N. 伍兹与 K. 维特：《老人对生活的满足、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同一性》，《普通心理学社会公报》第 18 期（1981 年）第 165-168 页。

《纯朴的割草人》详尽阐述了自我整合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整合与返璞归真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毕竟，是老人返璞归真的行为——给了公主他一生的积蓄——使一切开始。老人收到越来越多的回赠礼物，他们给老人提供了一个改变贫困生活的机会。只有靠这样的机会他才能真的确认或是放弃他的生活。于是他的返璞归真的行为为整合创造了条件。确实，自我整合是以返璞归真和特别是无视社会常规的能力为先决条件。尽管老人面前被提供了社会有价值的一切东西——财富和与公主通婚——老人谢绝了这些 选择了原原本本的自己（在故事《魔林》中我们能看到整合和返璞归真之间的类似的联系。精灵来到老妇人处与她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唱歌、跳舞。老妇人被他们的魔法所解脱，能够片刻间摆脱自己的烦恼。只有这样她才有真正的选择，也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地确认自己的生活就是这个样。传统理性也告诉她忘记她的儿子 特别是在儿子将她逐出家门后 但是老妇人都拒绝了。）

故事继续从心理学角度敏锐地补充了一个有关自我整合的寓意，这一寓意往往没有被领会到。故事中，公主、国王和王后决定拜访割草人。如果说老人不在乎财富，他却仍为自己是位诚实的人而自豪，而自豪在这里是个关键的字眼。在公主面前丢脸对他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事。老人可以容易地放弃财富和奢侈享受，因为那些对他无关紧要。没有那些，他也活了大半辈子，并且能够继续这样地生活下去。但是要他丢掉个人的尊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自尊心代表着最后的——或许是老人愿望中最隐秘、最个人的东西。因而，故事在这里将自我整合与自尊区分开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二者容易混淆。

当人在晚年回想个人走过的路时，有时很难使自己不陷于悔恨之中，悲叹着没有走对路或是放弃了友谊。确实，埃里克森明确地主张如果中老年人不能获得自我整合的感觉，就会陷于绝望。

另一方面，在回忆时，又很容易为过去沾沾自喜。多数成人经过数十年后都取得了引以为自豪的成就，不管他们是成功地养育家庭，还是建立新的企业。在回顾过去时，宽恕以往的错误，夸大取得的成功都是容易的。倘若走入极端，就会导向自满。个人要确认自己的生活是有道德的、英勇的、慷慨和美好的。确实，哈佛和伯克利的纵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神话创作的过程。个人可以回想婚姻“总是”如何美好 尽管 20 年前的记载中就已揭示出婚姻极大的不和；或者一个人可以将他的职业描述成他或她从未质疑过的个人的职业，尽管许多年以前的访谈中就已揭示出了经常性的对职业产生的质疑^①。

自我整合或者绝望不是人的后半生仅有的结局。个人主义的自尊与自负也会同样存在，并且与绝望同样可怕。因而自我整合需要中间路线，一方面与自我超越相结合，而另一方面与自我确认相结合。这一故事生动地描绘了自尊的危险。老人由于害怕在公主面前丢脸，于是决定自杀。他没能如愿，在绝望中躺倒在了地上，有效地放弃了他的自尊。像《麻雀的礼物》中老妇人遇到妖怪那样，老人需要有一个黑暗和悲惨的危机来根除他的傲慢。

在关键时刻，天使们出现了。然而，我们注意到天使们是在老人的自尊心崩溃之后出现的。因而天使们实际上是救助老人的后果而不是原因。老人故事于是与青年故事形成了对照，在青年故事中，施魔法的人提供了逃脱的办法，而不是行动的结果或是奖赏。

天使们授予了老人意想不到的财富。到现在我们了解到物质财富意味着精神的财富。因而这个故事表明真正的自我整合、自

^① 《重要参与》第 108-112 页；V. 里维尔和 S. 托宾：《神话与现实 老人与昔日的关系》，《老人与人类发展世界杂志》第 12 期（1980 年），第 15-26 页。

负的清除包含着精神财富——人生中内在的自我整合的新水平。这里的情况与《海龙王》故事里的情况类似，海龙王的富裕的宫殿象征着内在的完美与和谐。故事向我们表明，自我整合是这样的一个王国，而所创造的财富是给予它自己的奖赏。

故事中，老人的财富是天使们给与的，因而我们可能猜想到在老人的财富与神圣的或精神的东西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确实，宫殿和宫中的花园是这样的奇妙，让人回想到天国以及伊甸园的形象，那是最终完美的地方。故事在这里似乎暗示着老人对《圣经》时代衰落前亚当和夏娃神圣天真回归的呼唤。返璞归真和自我整合无论如何是与精神上的完美相联系的。这种含义的确切内容尚不很明了，但是在下一个故事中将会得到较完整的解释。

12 六尊雕像

(日本童话故事)

从前，有一对好心肠的老人过着穷苦的日子。一个除夕之夜，他们发现连买米饼过节的钱也没有了。这时他们想起了老头儿从前编过的七顶草帽。“我要进村去卖掉它们。”老头儿说道。于是老伴儿把一顶草帽戴到了他的头上，其他的六顶放到了他的肩膀上，老头儿在大雪天就上路了。

老头儿沿街叫卖了整整一天，但是没有人买他的草帽。傍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踏着雪往家走去，陷入了痛苦之中。在路上，他注意到有六尊神像矗立在雪地中。这六尊神像是儿童的守护神，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冷，那么孤独，老人不得不停下了脚步。“我可不能把你们撇在这里 让你们冻得发抖！”他大声说。于是他给了每尊雕像一顶草帽，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系在了神像的头上。然后老头儿回到了家中。

老妇人听到老伴儿说没有带回来米饼时叹了口气。但听他讲着如何把帽子给了六尊神像时，她开心地笑了起来。“想想看他们该有多高兴！”她大声地说道。那天夜晚，老头儿和他的老伴儿吃了一顿贫乏的除夕晚餐后就睡觉了。

半夜里，他们被房子外面奇怪的声响惊醒了，“那会是什么人呢？”老头儿惊叫道。他们用心听着 听出了是人唱歌的声音。

那时光，门蓦地打开，小棚屋的中间落下了一个袋子。袋子落下时是敞开着的，露出了老两口从未见过的制作得最精美的米饼，散发着香甜的气味。当他们向门外望去时，他们看到了六尊雕像，每尊雕像戴着一顶草帽，向他们鞠着躬致以新年的问候！

奇迹的重现

这篇故事是短小、轻松欢快和（我们也可能认为）简单的。但是这种简单明了只是一种假象。故事以一种顽皮的形式详尽阐述了返璞归真的特点。

让我们首先注意一下老人在把草帽给了六尊雕像时的样子。他并不是像一个人将桌上的残余剩饭扔给狗吃，或是将穿旧的衣服施舍给穷人那样，仅仅是将帽子扔给神像。恰恰相反，老人恭敬地将帽子系在雕像上并且与他们交谈着。他的举止行为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并且看起来是缺少理性的。不管怎么说，如果他首先想到把帽子卖掉赚些钱的话，他会把帽子留下来以后再卖。除此之外，人们看到他在与雕像谈话时将会怎么想？老头看起来似乎像失去了理智一样——就像是与妖怪共舞的老人和给了公主全部积蓄的割草人一样。无视实用主义者的关注，摒弃社会陈规，崇尚天真而率直的内心情感，这些就是返璞归真所具有的特点。

故事强调了构成返璞归真的孩童般的天真自然与成人的讲究实际的独特的结合。例如，老人将草帽给了雕像是在他想把草帽卖出去之后，而不是在这一行动之前。老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傻瓜。确实，老人的进村、出村是他进入然后走出现实人类社会旅程的隐喻。在这一方面，老人与青年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有着显著的区别。年轻的主人公也舍去有价值的所有物，但是以一种天

真的方式，而同时他们仍然不甘示弱。例如，青年可以出于慷慨给饥饿的野兽他的最后一片面包。但是这一高尚的行为是天真而幼稚的。青年人设想所有事情无论如何都会成功，即使一条可怕的龙卧在他面前。他有可能认为没有吃的喝的他也能渡过难关。他的天真稚气是孩童般的，没有步入社会，与其斗争，并从中获得许多艰苦和屈辱的教训。而这篇故事中的老人则是步入了社会，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并且已经这样度过多少岁月。他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了解世界的局限性。因而，我们的故事很清楚地表明了返璞归真是以实用主义的岁月为前提的。

故事补充了一个以强调孩童般天真稚气为主题的顽皮的细节。六尊雕像是十分独特的。他们不是在日本很久以前更能让人祈祷的神像慈悲女神或如来佛。故事具体而顽皮地说明了六尊雕像是儿童的保护神！

那天夜晚，六尊雕像苏醒了过来，并拜访了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带给了他们米饼作为礼物。六尊神为老两口带来了神奇的新年，正如奇迹般的拜访令人感动和喜悦一样。它的象征性意义何在呢？实在地说，这件事象征着返老还童。冰冷的、无生命的雕像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表现了不管生活多么索然无味或是严酷无情，更新的机会仍旧存在。故事的背景强调了这一点——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光秃秃的没有色彩的季节常常与老年相等同。但是故事也很具体地表明了事情发生在除夕之夜。作为一年的最后一天，除夕使人想起衰退和死亡的景象。而新年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也表明了新的开端。

然而，在其他老人童话故事中也都可以找到无生命的东西苏醒过来的主题。其中特别迷人的一篇是哥萨克的《稻草牛》^① 故事

① R.N. 贝恩：《哥萨克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斯托克斯，1895年，纽约）。

中有个穷苦的老妇人做了一个稻草牛，她的丈夫又用焦油为它涂上了一层外衣。老妇人把它带到了田地里，像对待真的牛一样对待它，牛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森林里的各种动物靠近它时，都被焦油粘住。于是老妇人将这些动物带回家中。他的丈夫饶了它们的性命，它们答应要帮助他们老两口干些事作为回报。森林里的动物于是给他们带来了蜂蜜、水果及蔬菜，老两口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种无生命的东西苏醒过来的主题，可见这一主题一定是重要的。像往常一样，解释主题的好的起点是把具体的事情看作是心理过程的象征。

对待石头雕像就好像它们是活人一样，这是泛灵论。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儿童，他们把自己的玩具熊不单单看做是填满好的动物，而是看做真正人格化的动物。泛灵论也是使神话意识有了生气^①并给树木和岩石以与人同样的灵魂的一种态度。古代的猎人在狩猎前向他的狩猎物致以歉意，因为猎人相信动物是像他一样有意识的、有心灵的。原始的伐木工抚摸着被他砍倒的树同它说着话主动提供帮助把它当做人一样地尊重它。在神话意识中自然界充满精灵、树神和仙女。

当孩子长大以后，部分是由于需要，他们失去了这种泛灵论，而物质的、科学的以及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占了优势。自然界被计量和客观化了，能操纵它就更好^②。成人应全神贯注于解决问题，

M. 伯曼：《童话世界的再现》（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 伊萨克）第 83 页；M. 伊利亚德：《萨满教古代迷幻技巧》，W.R. 特拉斯克译（1951年重印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 普林斯顿）第 94 页；卡·古·荣格：《灾难之后》（1945年），《荣格文集》第 10 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 普林斯顿）第 431 段；E. 诺伊曼：《意识的起源与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 普林斯顿）第 266—267 页。

② M. 伯曼在《童话世界的再现》一书中提供了对这一过程的文化和历史范围的富有争议性的评论。

而不是与树木讲话。这篇故事则提出，对泛灵论和神话认识的开拓是人的后半生的任务。

对老龄问题的早期研究者注意到了在人的后期生活中的这种泛灵论。年长的成人把无生命的东西当做是有生命的一样对待要比年轻人经常得多^①。除此之外，他们更频繁地看到了事件中不可思议的特点，要求给予一种超自然的解释，一种运用主题理解测试测量出的研究结果^②。年长成人的这种泛灵论通常被解释为智力的回归，逻辑能力的丧失。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近来对这单一的老年回归模式提出了质疑^③。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许存在着泛灵论及神话意识的成熟形式。这个问题在返璞归真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先例，那就是成年人对孩子般的天真无邪的开拓。

20 世纪的哲学家马丁·布伯提供了一个肯定的，尽管是纯理论性的解答。他所说的“你的态度”是一种泛灵论的成人形式^④。

N.W. 希恩、D.E. 帕普利尔-芬利和 F.H. 胡珀：《跨越生命期的生命概念的特征》，《老年与人类发展世界杂志》第 12 期（1981 年）第 1-13 页及 D.E. 帕普利尔和 D.D. 比尔比：《中老年的认识功能 以皮亚杰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评论》，《人类发展》第 17 期（1974 年）第 424-443 页。

② D. 古特曼：《中老年自我完形的探究》见 B.L. 纽加顿《中老年的性格》（艾瑟顿，1964 年纽约）第 125-130、135-137 页。

理论性的评论可参见 C. 亚当斯、G. 拉布维-维夫、C.J. 霍巴特和 M. 多罗斯《在故事回忆风格上成人年龄组的差异》，评论手稿；G. 拉布维-维夫、J. 哈金-拉森和 M. 迪沃《自我调节的语言 寿命观》，评论手稿。经验主义的研究还有艾伦·奇南、A. 斯皮何沃尔和 D. 法雷尔：《直觉经验》，《心理学展望》第 16 期（1985 年）第 186-209 页；N. 科根：《青年人与老年人归类化和概念化的方式》，《人类发展》第 17 期（1974 年）第 218-230 页；K. 沃德尔和 B. 罗戈夫：《中年和老年妇女空间记忆的背景结构效果》，《心理学发展》第 17 期（1981 年）第 878-885 页。

M. 布伯：《我和你》，W. 考夫曼译（斯克里布纳斯，1970 年，纽约）第 56-57 页。

这种“你的态度”是我们正常地运用于亲密的朋友和所钟爱的人的形式——我们用尊重、喜爱和情感来对待他们。对比之下 我们把布伯所说的“它的态度”用于动物和物品 作为“它们”或是要用的物品来对待。当然 我们有时也把“它的态度”运用在人的身上 像一般的物体一样对待他们，但是通常会遭到谴责。的确，传统的永恒的爱或对人类的爱的理想不过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你的态度。布伯主张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爱扩展到动物和植物身上。我们可以像对家庭和朋友一样地在狗和树上运用“你的态度”形式。我们于是会把动物和物体作为独特的、无法取代的个体去体验。而这种体验的中心成分是惊异——对于神秘的一种欣赏。对于布伯来说，事实上，这种你的态度几乎就是一种神秘的体验。

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成人的惊异和神秘的态度是否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经验性观察的结果是肯定的。看起来近似于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在人的后半生有增无减^①。这种经历能够也必须与退化或是病理的经历区别开来^②。然而，真实人的讲述是对惊

埃 尔 斯·弗伦科尔：《传记心理学研究》，《性格与人格》第 5 期（1936 年）第 8—9 页 埃·埃里克森、J.M. 埃里克森和哈·齐·基沃尼克：《老年时的重要参与》（诺顿，1986 年 纽约）第 225 页 如前所注 伟大艺术家“晚年的风格”常常反映出一种超理解的神秘感——见 H·芒斯特伯格《生命的花冠》（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1983 年 第 7—8、21、24—25、29、32 页）。

这种老年时的神秘体验的出现在其他文化中更戏剧性地被看做是精神上的超俗。参阅 M. 比塞利同南希·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 加利福尼亚 帕洛马 艾尔托）第 91 页。参阅 K. 辛克莱《中年时的毛利妇》（见杰克·布朗和 V. 科恩编《在她盛年时》（伯金和加维，1985 年 南哈德利 麻萨诸塞州 第 128 页）。

这是前个人和超个人体验的区分，前者包含着没有发展好足够的自我机能（如坚实的自我感、调整本能的能力以及将现实与幻想区分开来的本事）的人。“超个人”体验包含着一个有着足够自我机能的人的神秘的、直觉的或变化的意识，这个人从而能够将这些特别的插曲与人类社会的需要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参见 肯·威尔伯《无界 东方和西方人格发展研究》（沙姆伯哈拉，1981 年 波士顿）。

异的成熟形式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一位退休教师在 90 岁时写下了这首诗：

未曾有人知道，
这魅力从何而来，
去吸引人继续尝试。
每个清晨都是一种吸引，
太阳像无畏的孩子般友好，
每件小事都令人喜悦：
鞋跟后露出的鞋拔，
刷牙漱口用的牙刷；
所有美味的小食品：
烧煮的咖啡，
甚至烤焦的面包，
以及人走在街上，
迎面袭来的凉风。
这不是欣欢症，
而只是愉悦的情绪。^①

在她的诗里，流露出神话般喜悦的情绪。她庆祝现在这一非常普通的瞬间，理解其中的神性和神秘。奇迹重现了——小孩在初次见到牙膏或咖啡时可能感到的惊异。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喜悦重现在大约一万年的时候。

这种神话般经历的重现在性质上常常采取喜悦的形式。例如，一位 60 岁的妇女就她丈夫患了早老性痴呆病向我请教。尽管

^① F 阿恩斯坦：《太古时代》（克拉哥蒙特，1986年，旧金山）。

照顾他的压力很重，她仍然能够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正如她在叙述自己的体验时所说：“每天早晨我去散步，不管下雨还是晴天，我都喜欢。世界看起来是这样的新鲜。世上的万物都充满了生机——树啊、鸟啊以及湖水中的鱼儿啊！”对另一些人来说，奇迹的重现表现在成为祖父母时。正如一位老妇人在描述她第一次看到孙子辈时的反映：“这是个奇迹，神秘不可测，还有些其他的东西——大自然的奇迹。这种体验也是一种精神和宗教的体验。你知道，就如同你坐在那里，长久地望着花儿——那种感觉，是一种宗教的、虔诚的感觉。”^①

许多人，特别是男人们，摆脱了对成就和前途的专注而去享受现在的时光。一种新的感觉油然而生，那是一种常常使得那些许多年献身于实用主义追求的人们感到惊奇的唯美主义。^②

哲学家罗马诺·伽迪尼在他 70 岁时写下了他对这种体验的描述：

我们可以说，存在此时呈现出法国画家塞尚印象派作品中的宁静生活的特色。桌子上是一个盘子。盘子上

① A. 科恩海伯和 K. 伍德沃德：《(外) 祖父母 / (外) 孙子女 重要的关联》(双日, 1981 年 花园城) 第 54 页。

② O.G. 布瑞姆：《中年男子的心理危机》，《心理学咨询》第 6 期(1976 年)，第 2-9 页；E.B. 帕尔莫尔和 D. 梅达：《重访受尊敬的老人》(杜克大学出版社，1986 年 德拉姆) 第 15 页；B.J. 霍勒克生活评论：《田园咨询技巧》见 J.A. 索尔森和 T.C. 库克《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查理斯·C. 托马斯，1978 年 斯普林菲尔德) 第 105 页；P. 普鲁塞尔：《老年 向上、向下还是向前》，《田园心理学杂志》第 24 期(1975 年) 第 102-118 页；M. 特恩赫：《在价值定位上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见 M.F. 洛温撒尔、M. 特恩赫和 D. 克里博根《生命的四个阶段》(乔西·巴斯，1975 年 旧金山) 第 187、192 页；P. 马森和 N. 哈恩：《个性模式和政治思想的纵向研究》，D. 艾科恩：《中年生活的今昔》(学术出版社，1981 年 纽约) 第 403 页。

是几只苹果。没有别的东西。每件东西都摆在那里，清楚而又明白。不需要问及并给出解答。然而，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这些东西所包含的内容要超出我们的肉眼所见到的：多于每件事单一的个性……甚至可以说神秘是存在（情况、事件、发生的每件事以及我们称之为生活的那些事情）的真正本质。^①

这种惊异态度的核心是这个人对于现在所过的生活的肯定。这个人既没有渴望得到已经失去的过去时光，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②。由此我们谈到恢复生活中奇迹的精神与自我整合发展间的密切关联。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整合是对一个人现在所过的生活的肯定，无论这种生活是较好还是较差。因而自我整合是对一个人过去的肯定。奇迹的重现包含着同样的人对现在的生活中的每一件小的、普通的活动的肯定。奇迹的重现是自我整合的延续和深入^③。

从分析心理学家马丁·格罗蒂恩在他一生中最后几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两种态度之间的联系：

我再也不工作了，我再也不走路了。特别奇怪的是，
我对此感觉良好……

我坐在阳光下，注视着落叶慢慢地漂流到游泳池的

① R. 伽迪尼：《生命阶段和哲学》，《今日哲学》（1957）第 78—79 页。

② R. 卡梅伦、K.G. 德赛、D. 巴哈多和 G. 德梅尔：《短暂的生命期》，《世界老人和人类发展杂志》第 8 期（1977 年），第 229—259 页；W. 克莱门茨：《人类发展中的生命时间观念》，《宗教与健康杂志》第 18 期（1979 年），第 88—92 页。

③ A.B. 奇南：《东方的智慧 西方的老年》老年医学学会论文，圣安东尼奥，1984 年。

那边。我思考、做梦、画画、坐着——我不担忧——几乎完全摆脱了现实世界。

过去 倘若有人对我说 你就这样坐在这里 读一会儿 写一会儿 安静而又适度地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 你会暗暗地感受到一种快乐，我当然不会相信。过去我总是认为 4 小时的步行远远不够，而现在散步到街对面公园的角落里去已使我心满意足：这一切都让我惊异不止。^①

一种宁静的、喜悦的神奇力量使格罗蒂恩的体验充满活力。世界变得这样的宁静，甚至连一些小事都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格罗蒂恩确认了自己简朴而自然的生活。干些值得注意的事或是达到一个长远的目标 像 4 个小时的步行，现在已是无关紧要了。青年人的雄心勃勃已为成年人即时的喜悦所取代。

然而，我们的故事没有以神奇体验的重现作为结尾。这是篇异常深刻的故事，具体地讲这六尊雕像都是神像。因而故事暗示着返璞归真与上帝之间的联系。来到老两口身边的既不是魔术师也不是优雅的教母，而是六位天神。天神给老两口的是米饼，而米饼在日本是礼仪食品，传统地摆在给上帝和祖先的神龛上。因而米饼是与基督教圣餐或犹太人的逾越节日的用餐类似的食物：雕像给了老两口的不仅是食品，而且是精神上的食粮。这其中的魔力不单纯是愿望的实现——一位饿汉对免费食品的梦想而已。返璞归真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同样出现在故事《纯朴的割草人》中，故事中天使出现于故事的结尾，并在一种使人联想到天堂的场面中，

M. 格罗卡恩：《老年之时》，《北美精神病临床学》第 5 期（1982 年），第 234 页。

给了老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

确实，惊异的态度和返璞归真是一种类似许多宗教传统称之为“启蒙”的精神状态。^① 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启蒙的关键要素是对世界的奇异和神秘的理解如同它的实际一样。禅佛教学者的一首诗强调了这种精神启蒙与神秘的后生活体验的相似之处：

花儿寂静无声地开，
花儿寂静无声地落；
然而 现在 就在此时、此地，
所有花儿，
世上的花儿都在开着。
这是花的心声，花的真理。
永恒生活的光辉普照这里。^②

这首禅诗与弗洛拉·阿恩斯坦的诗以及马丁·格罗蒂恩和罗马

对精神启蒙和神秘主义体验的比较性评论可参见 B·沙尔夫斯坦的《神秘的体验》(企鹅丛书, 1974 年, 巴尔的摩), F. 斯塔尔的《探究神秘主义》(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5 年, 伯克利) 约翰·怀特编, 《意识的最高状态》(安克尔, 1972 年, 纽约), 参见第 6、15、16、31 章。

荣格和马斯洛无疑将精神启蒙和人的成熟联系在一起, 例如: 荣格将精神启蒙解释为自我与自性的结合, 这是人的后半生个体化的目标。参见《〈禅宗佛教〉序言》(1939 年), 《荣格文集》第 11 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8 年) 第 884-888、903-904、906 段; 马斯洛研究了自我实现的个人, 并且发现指标符合标准的都是年过五旬的人。参见《关于神的心理学》(范·诺斯特兰德, 1968 年, 纽约), 《动机与人格》(哈珀和罗, 1970 年, 纽约)。

有关精神启蒙和人的发展成熟的明确的评论, 可参见 M. 沃什伯恩的《自我与动力学基础》(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奥本尼) 第 9 章。

^② 2. 希贝亚马:《花儿不讲话》(塔特尔, 1970 年, 东京) 第 205 页。

诺·伽迪尼的评论明显地相似。金德里德解释了精神的启蒙是来自于基督教、犹太教和印度教^①。他们共同提出了精神启蒙和返璞归真的神奇体验的成熟形式。

精神启蒙确实不很普遍，一般来说，发展阶段越高，就越少见^②。细想起精神启蒙和后期生活发展的联系会感到抽象和不实际。但是我的目的是强调在人的后半生会发生的事，而不是照常规发生的事。而这一点确实是老年故事的作用：描绘人类的最大限度，而不是常规限度——努力奋斗的理想，而不是满足于一般。

《失去瘤子的老人》、《纯朴的割草人》以及《六尊雕像》有着独特的寓意。它们提出了人的后半生魔力的回归可以采取神话意识和精神启蒙的形式。启蒙可以成为成年人至高无上的美德。

参见 W.T. 斯特斯《神秘的教学》(门特, 1960 年 纽约 第 40、45 页; W. 杰姆斯《多种多样的宗教体验》(1902 年 重印 门特, 1958 年 纽约 第 174、184、199 页; L. 希克森《回家 神秘传统中的启蒙体验》(安科尔, 1978 年 纽约 第 52、107、127、129、132、137-140、142 页。

在道德、宗教和自我发展领域可以发现逐渐增长的罕见的、较高的发展水平 S.R. 库克:《洛文格的自我发展顺序的第 5、5/6 和第 6 阶段 分析》第二本专题论文集论文 哈佛大学, 1985 年; L. 福勒:《信仰的阶段》(哈泼和罗, 1981 年, 旧金山)第 200 页; L. 科尔伯格和 R. 赖恩卡兹《第 6 阶段的问题》第二本专题论文集论文 哈佛大学, 1985 年; G. 拉布维-维夫、J. 哈金-拉森和 D. 霍巴特:《年龄、自我水平和应付、捍卫生命期的过程》,《心理学和老年》第 2 期(1987 年)第 286-293 页。

13 寡妇与青蛙

(西藏童话故事)

从前，有一位老寡妇独个儿住在一间小棚屋里。一天，她到河边去提水，有一只大青蛙朝她跳过来。青蛙开口向她问道：“亲爱的夫人 你愿意做我的母亲吗？”

寡妇听到青蛙开口讲话 大吃了一惊。“我不能做你的母亲，”她害怕地结结巴巴地说，“你是只青蛙 而我是个人！”说完这句话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心想着这只青蛙实在是个恶魔。

第二天，老妇人正在喝茶时，她觉得像是有人在注视着她。当她从小屋的窗子向外望去时，看到了一只大青蛙在盯着她看。“亲爱的夫人，”青蛙又开口问道，“你愿意做我的母亲吗？”

他的一双大眼透露出悲哀的神情，使老妇人很受感动。“但是我怎么能做你的母亲呢？”老寡妇问道，“你是只青蛙 而我是个人！你睡在哪儿 吃什么？”

“我会睡在壁炉上，”青蛙回答说，“我会吃你所吃的东西 在表皮之下的我们不是完全一样吗？”

老寡妇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心想着这只青蛙在试图迷惑她。第三天，她到河边提水时，又看到那只青蛙坐在那里，看上去非常地悲哀和孤独。“亲爱的夫人，”青蛙又请求她，“你愿意做我的母亲吗？”

老妇人叹了口气。她怎么能拒绝这可怜的生命呢？况且她自己了解孤独是什么滋味。“好吧，”她说道，“我愿意做你的母亲！”青蛙高兴地呱呱地叫着往上蹦。那天，青蛙搬进了老妇人的小屋。晚上就睡在壁炉上。“奇怪，”老妇人冥思苦想着，“我还以为青蛙喜欢凉爽潮湿而不是暖和干燥的地方！”

第四天早晨，老妇人做了些大麦粥。这是她仅有的一些食物，因为她实在太穷了。青蛙说他要去找些奶酪给老妇人。于是他跳着到了市场。青蛙出去了一整天，老妇人开始为他担忧，“他太小了！”她焦虑地想，“他会被什么人踩在脚下的！”那天很晚时，一匹骡子驮满了奶酪走进了院子。骡子的背上坐着这只青蛙。

青蛙解释说 he 去了市场，在那里等了几个钟头的光景。当看到一个奶酪商走过时，青蛙跳到了他的骡子背上，乘着骡子继续绕着市场往前行。看到一只青蛙赶着骡子往前走，大家都感到惊讶，因而四散而逃。于是，青蛙带着奶酪回到了家中。

第五天，青蛙宣布他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娘。“但是您如何能找到一个会说话的青蛙呢？”寡妇问道。

“青蛙？”青蛙大笑起来，“我不需要青蛙。我要进村去找寻我的新娘！”他然后跳着出了门。

那天，晚些时候，青蛙回来了。他宣布说他要娶村子里商人的女儿为妻。老妇人感到很惊讶，因为她知道商人是多么高傲，他的妻子也是一样，因为他们的女儿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少女。于是青蛙解释说如何向商人提出向他的女儿求婚的请求。“当商人拒绝时，”青蛙说道，“我就咳嗽，于是他就改变了主意。”

“你咳嗽了吗？”寡妇惊叫道。

“是的。”青蛙说，并且咳嗽起来。突然起了一阵大风，刮走了寡妇小屋的顶棚。

“我明白，我明白了！”她惊叫着。于是青蛙微笑了。瞬息间，风

停了，屋顶又恢复了原状，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然后我向商人的老婆提出请求，”青蛙继续说，“当她拒绝我时，我就哭。”

“你哭了吗？”寡妇问道，于是青蛙哭了起来。大水淹没了房子并且有冲走所有东西的危险。

“我明白了，明白了！”寡妇惊叫道。青蛙微笑了，大水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最后，”青蛙说道，“我向他们的女儿求婚，当她拒绝时，我就大笑。”于是青蛙大笑了起来，大火四处燃烧，烧毁了老寡妇的家。

“我明白了，明白了！”寡妇喊叫道。青蛙微微笑了笑，火焰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第六天，青蛙的新娘到了这里。她害怕成为青蛙的妻子，但是，当她看到了老寡妇时，就安心多了。于是她很快就习惯了她的新生活。

几天以后，村子附近举行了赛马比赛，老寡妇、青蛙和他的妻子决定去观看。然而，正当他们动身前往赛马场时，青蛙突然想起他还没有去牲口棚喂牲口。于是他又转了回去，留下老寡妇和年轻的媳妇一起观看比赛。那一天，所有的比赛项目都被没人认识的神秘的青年所赢得。因而，老寡妇和年轻的妻子匆匆忙忙赶回家去与青蛙讲述着这位不知名的冠军。青蛙为没能看到这一令人兴奋的场面感到很遗憾。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去观看第二天的各项活动。

第二天早晨，他们三个动身去比赛场，但是青蛙又想起了他还没有让牲口饮水呢。于是他跳着回了家，两个女人只好独自留下来继续观看比赛。像头一天一样，那位神秘的骑士赢得了所有的比赛项目。直到这时，老寡妇同年轻的妻子开始捉摸起她们的青蛙。

次日，他们又动身去观看比赛，但是青蛙又想起他没有做的家庭杂务事，于是他又转回了家。这一次，寡妇和他妻子偷偷地跟着他。当她们来到家中时，到处找不到青蛙，只见到一张青蛙皮整齐地挂在门的后面。年轻的妻子很快地把它取下来抛进火中。就在那时，一位年轻人走进门来，那不是别人，正是那神秘的比赛冠军。他看到蛙皮着了火，赶忙冲上去想挽回这张蛙皮。“你们在干什么！”他叫喊道，但是蛙皮被火焰吞没了。

“我是个被施了魔法的人。”他后来对他的妻子和母亲解释道。但是从那以后，他保持了他的人形。他的妻子非常高兴，母亲则为他感到自豪，三个人一起过得很幸福。“不管怎样说，以前的青蛙说‘，外皮下的我们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中介与超越

这篇神话故事的情节是以多数读者所熟悉的青蛙王子的故事为基础的。这一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中有位老寡妇，但是这一很小的差别表明了人的后半生的重要的新任务——老年人的社会作用。

首先要注意的是故事自然地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着重描写老寡妇和她遇到青蛙后的反应，后一部分则着重表现青蛙和他的历险。故事以惯常的丧失的主题开始——老妇人是个穷寡妇，然后魔力以会说话的青蛙的形式意想不到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从一开始就不难看出青蛙是主要的象征。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青蛙体现了老妇人个性的某些方面。我们在《海龙王》的故事中见到过这种象征主义的例子，在那篇故事中一个小男孩领着老渔夫走进大海的深处，象征着在人的后半生恢复孩童天真无邪的任务。

在这篇故事中，青蛙无疑地是位男子，而结果证明是位优秀的骑手。因而他是老妇人身上阳性部分的最好象征。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妇女在前半生由于社会的压力而使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受到压抑。而到了中年以后，这些被忽视了的阳性气质从无意识状态中出现了，而成年妇女的任务是把这些气质结合到她们的生活中去。这篇故事以一种迷人的方式象征了这一过程：青蛙从溪流中跳出，靠近寡妇身边。像大洋一样，溪流常常象征着无意识，尽管较少地引人注目。由于西藏是这篇故事的发源地，距离海洋又远，所以故事描绘了溪流。在运用青蛙时，故事也添加了生动的笔法。青蛙初生时是蝌蚪——水生动物——然后发展成为陆地上的动物。他们从水中到陆地的移动象征着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同样是为神话学家和分析心理学家所关注的一种象征^①。

然而青蛙不单单是老妇人被压抑了的阳刚之气的象征，因为他的魔力明显地超乎寻常。在向商人的女儿求婚时，青蛙咳嗽、哭泣并且大笑，他的这些行为产生了骇人的风、可怕的洪水和灾难性的大火。青蛙控制着风、水和火，而这是具有深刻象征性的。在世界上许多神话集中，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是土、气、火与水，而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中也不例外。如果青蛙能支配世界上最基本的成分，他必须是神或是有魔力的，而这一点已经在故事结尾时得到了确认。在接受青蛙进入她的生活时，寡妇不仅恢复了她的阳刚之气，同时也接触到神秘的或是超自然的现实。这就提出了在前面

M. L. 冯·弗朗兹：《童话故事中的救赎主题》（市中心丛书，1980年，多伦多）第70页；D. L. 米勒：《童话故事或神话》《春天》，1976年（春天出版社，1976年，达拉斯）第157-164页。参阅 B. 贝特尔海姆《童话的作用》（诺夫，1976年，纽约）第289页，仅着重于性象征系统 J. 休斯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精神病学研究》（查尔斯·C·托马斯，1974年，斯普林菲尔德，Ⅲ）对性象征系统及变形象征系统都进行了评论。

讨论过的一项重要任务——超越意识的自我去接受上帝、社会以及内在自性的高尚的幻景。

注意寡妇邀请青蛙进入她的生活是出于一种怜悯——她想到青蛙会是多么的孤独，并且为他的幸福而担忧。这是一种生成的精神和自我超越的榜样。如果我们比较这篇故事与格林童话集中的一篇青年故事《青蛙王》，就能看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意义了。在德国的童话故事中，一位年轻的公主不小心将一个金球落入井中。一只青蛙跳了出来，答应为她找回那个球，只要她能让他与她一起在餐桌上共餐。为了能重新得到这个玩具，公主答应了下来。公主与这个有魔法的青蛙交往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不是自我超越。当寡妇把青蛙认做她自己的儿子时，她的行为也是毫无节制的，违背社会常规和理性思维的。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与妖怪共舞的老人，以及那位将草帽给了六尊雕像的老人。故事于是就这样暗示了返璞归真的主题。

迄今为止，故事扼要地重述了老年童话故事中的主要题目，从魔力的丧失到回归，到自我超越和生成，最后谈到返璞归真。但是这只是故事的头半部分！故事很快地继续叙述青蛙如何找到了新娘，与她结了婚，最后终于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依赖老寡妇。故事于是暗示给我们不能把青蛙解释为老寡妇阳刚之气的象征。他也是有自己权利的一个人。确实作为一个有了年轻妻子的年轻丈夫，青蛙足以成为一般青年的象征。因而，我认为寡妇和青蛙的关系象征着老年人对青年人的理想作用。而这也就是故事着重表现的新主题。

这里的其他细节都很重要。尽管有魔力的青蛙有支配水、火和气的本事，但他却明显地控制不了土——童话中的第四种成分。但是泥土却恰好象征着世上的王国、物质的世界、世俗的社会以及实际的现实。而这也就是老寡妇在多年生活中所精通的领域（正如

前面已经谈过的，世俗是成人的领域）。尽管青蛙是有魔力的生物，在人间的事情上，直到寡妇认他做儿子之前，他都无能为力。尽管他的神力很大，他还是需要她的帮助。在其他的老人童话故事中，如阿拉伯故事《着了魔的人》或是日本故事《月光公主》^①中，也出现了同样的主题。在这些故事里，一位有魔力或神力的青年需要老年人的帮助以出人头地。而老年人所提供给他们的是实际的技能和人情世故。

老人童话故事有着心理上的洞察力。青年男女常常着迷于壮丽的美景，崇高的理想及戏剧般的亲昵。他们有能量、有热情以及强烈的感情，而这些是由火、气和水作为象征的。他们所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土地——泥土成分——而这正是年长成人所提供的帮助——原则、知识和耐心，有助于使热情富有成效、狂热的情感得以缓和的讲求实际的美德。在故事《年老的炼金师》中，我们看到这一主题的有关方面，故事中，老父亲运用他的智慧去引导女婿的不切实际的抱负，使年轻人的梦想变为实际的冒险。而这一篇也说明了类似的过程。通过寡妇的中介作用，年轻的青蛙人变成了人，找到了家，找到了妻子，并且最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于是故事为中老年人描绘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为了青年人的利益调解超然的幻想和宇宙现实间的关系。老年人进行这项工作不是把实际需要强加于青年，而是为他们树立了好的榜样。理想的是老年人重新体验青年时候自己超然的理想，然后与他们处世的经验结合到一起，给青年以忠告和榜样。

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可以找到这种老年人起着中介作

^① A. 朗：《棕色的童话书》（朗文 格林，1914年 伦敦）；Y.T. 小崎：《日本童话》（塔特尔，1970年 东京）。

用的例子^①。在狩猎—采集部落群体以及农业社会中，长者是神圣秘诀的保护人。老年男子负责接纳男孩为成年男子，而老年妇女则负责女孩的接纳工作，将有关神圣的文化传统传授给他们。但是，与此同时，长者也教授给他们重要的实践本领——狩猎、编织、天气预报以及其他方面的秘诀。倘若长者为世界以外的事调解，抚慰上帝与逝者的灵魂，他们也是在为这个世界培养青年。用老年社会医学家大卫·古特曼的话来说，老年人是“通往上帝的桥头堡”^②。他们使青年与超验的现实和实际现实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工业化的社会中，老年人的重要性大大地被削弱了，而其原始意象的作用却依旧存在。例如，老年社会医学家约翰·科特在对老年人的深入采访中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叙述了他们如何努力为下一代去表现理想和传统^③。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青年人生活的榜样——而青年男女都作出反应。例如，许多青年人加入了由特丽萨妈妈所创建的宗教教派，不知疲倦地与最可怜的印度穷人一起工作。特丽萨妈妈体现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圣洁的爱的理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她体现出一种奉献精神——灵感与实际工作的结合。通过她的教派，她帮助青年妇女将精神上的灵感转

① 梅干·比塞利和南·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 加利福尼亚 帕洛马·艾尔托 第 89—90 页；A. 霍尔伯格：《安第斯的老年人》见罗伯特·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年 纽约 第 89 页；J. 纳森：《受尊敬的长者或老人：密克罗尼西亚群体中的老人》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第 163 页；C. 拉斯托姆：《缅甸人的老年生活和时间的利用》见 R. 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M.N. 沙赫拉尼：《受尊敬的老年：在阿富汗吉尔吉斯中的老年人》，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编《老年的其他习俗》第 189—190 页。

② D. 古特曼：《老年文化和精神健康的观察报告》见 J. 比勒恩和 R.B. 斯隆《精神健康和老年手册》（普伦蒂斯豪，1983 年 纽约 第 433 页。

③ J. 科特：《超越自我生成和生命的意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4 年 巴尔的摩）第 116 页。

变为有用的实践。

(外)祖父母在同他们的(外)孙子女一起时常常起着倘若不很显著却是类似的作用。这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确实,许多有成就的人物以他们的(外)祖父母而不是父母亲^②作为激励自己的楷模。例如,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怀着无限的深情、敬意和灵感回想起他的(外)祖父。美国人类学先驱玛格丽特·米德也怀念童年时(外)祖父母对她的影响。对孩子来说,(外)祖父母似乎要比生命更重要。他们有勇有谋,却又平易近人——即令人敬畏又使人感到亲切,既神通广大,又通情达理。而这就是将超验的理想与日常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中介作用的本质。

老年人还承担着指导者的作用。理想的做法是,指导者不仅仅是将实际技能传授给徒弟,还向他们传播合乎道德的理想,这种理想给实践以意义、荣誉和原则。例如,年长的内科医生和律师常常指出在学习医学和法律时,仅有技术知识是如何的不充分。年轻的专业人员也一定要发展最终建立在治疗传统或合法性基础上

比塞利与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第 89、96 页;H·夏普:《奇佩维安人中的老人》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编《老年人的其他习俗》第 106-107 页;A. 霍尔伯格:《安第斯的老年人》见罗伯特·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第 89 页;C.C. 休斯:《中年的时间概念和利用》圣·劳伦斯岛爱斯基摩人》见 R. 克里梅尔编《老年与休闲》第 93 页。

在美国文化中可以找到有关(外)祖父母中介作用的世俗变体。S. 卡瑟:《临床短评:(外)祖父母经验》,《老年精神病医学杂志》第 19 期(1986 年)第 57-68 页;M. 克劳福德:《无法脱离的文学和现实中的(外)祖父母对角色满足的经验性研究》,《社会学周报》第 29 期(1981 年)第 499-519 页;P. 戈利茨和 D. 古特曼:《(外)祖父母时期的心理转变》见 J.G. 豪厄尔斯编《中年精神病学的现代观》(布鲁尔·梅泽尔,1981 年,纽约);A. 科恩哈伯和 K. 伍德沃德:《(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重要的关联》(双日,1981 年,花园城)第 130 页。

科恩哈伯和伍德沃德:《(外)祖父母/(外)孙子女》第 110 页。

的道德观念。没有这种理想主义的背景，青年可以滥用新的技术知识而满足自私的欲望^①。超验的理想必须与处事能力相结合。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对中介作用发展意义的最好说明。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J 先生在他 60 岁时来这里治疗他的忧郁症。从那以后不久，他开始产生突然瞬间的灵感，完全脱离了他通常那种冷漠的性格。如听棒球比赛时唱国歌或参加一次政治集会时都会使他感动得流下眼泪。在那些时候，J 先生受到自青年时代以来他不懂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他感觉自己在扮演着美国戏剧中的一个角色。他为自己的感情而非常苦恼，最初他以为那只是一种愚蠢的多愁善感。确实，他抑制住他的反应以使他的妻子看不到他在落泪。然而 J 先生慢慢地开始承认他的灵感是正当的并且很重要。J 先生开始回顾他在青年时怀抱的理想，这一理想在他以后漫长的企业生涯中被他丢开了。部分是作为对这段经历的反应，他放弃了成功的企业生涯，转向咨询和教学工作。他尽了特别的努力去培养较年轻的一代。“只有这样，”他解释说，“我才能为实现美国的梦想尽我的一份力量！”

正如我们故事中的老寡妇经过多少犹豫不决之后才接受了青蛙一样 J 先生也是经过苦恼和踌躇之后，才欣然接受他的重新萌生的理想。并且正如老妇人最后成为了青蛙的母亲一样，J 先生通过成为男女青年的顾问和辅导教师而将他重新萌生的理想主义结合到他的生活中去。他把灵感建立在具体的利他主义的方面，并且避免了由多愁善感所导致的牺牲。实质上，J 先生为了社会

童话故事将这一点表达得十分清楚：在许多故事中，青年男女接受了有魔力的礼物——格林童话故事《渔夫和他的妻子》中的三个意愿以及在故事中“教父”的调停作用。没有一位智叟的忠告，他们就滥用了手中的礼物而为自己带来了灾难。

的利益调停了个人的灵感——他的美国梦的幻想——青年企业家的实际需要。

《寡妇和青蛙》的故事也充满了有关中介作用的深刻见解：这一中介作用不是在每个老人身上都能找得到的，而唯有那些发展成熟而又年迈的老人才具有。确实，世界各国的文化把老人区分为老资格的长者(elder)即那些学会传播超验真理的老人和上了年纪的老人(elderly)，即仅仅由于年纪大而退化了的老人^①。我们的故事在暗指贫困、自我超越以及返璞归真之后引出中介的作用，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这表明了中介作用是一项发展成就，它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上了年纪的结果——它是一种挑战和任务，而不仅仅是岁月的积累。

^① S·德·比维尔：《老年的到来》，R·奥布赖恩译（G.P. 普特南之子，1972年，纽约）第66页；M·比塞利和N·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第92页；J·纳森：《密克罗西亚群体中的老人》第164-165页。

14 渔夫和神怪

(阿拉伯童话故事)

很久以前，在很远的地方，有个渔夫和他的妻子一同住在大海边。每天，老人撒网捕鱼四次，不多一次，也不少一次。老人靠从海里捕捞上来的东西维持生活。一天，坏运气来折磨他了。第一次撒网，他拉上来一头死公驴，第二次撒网，捞上来一个装满沙子的瓮，第三次捞上来些陶器碎片。在绝望中，老人祈求真主保佑他在最后一次撒网时交上好运。果真灵验，当老人收网时，发现了一个缠在网上的小铜瓶。

瓶口是密封住的，瓶塞上写着神圣的经文。老人出于好奇心把瓶子打开了。瓶子内没有发现什么，但是过了一会儿，从瓶子内冒出一股烟雾，一个可怕的神怪显了形。这个怪物向渔夫鞠了一躬，说道：“伟大的所罗门，我向你致敬，感谢你把我从监牢里解救了出来！”

渔夫吓得浑身发抖。“我不是所罗门，”他说，“这位伟大的国王已死去一千年了！”

神怪踌躇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如果是这样，你就等死吧，小人物！”

渔夫很恐惧。“但是我把你从瓶子里放了出来！”他叫喊道，“你就这样感谢我吗？”

“所罗门将我囚禁在这个瓶中是因为我反叛了他，”神怪解释道，“因此我发誓在第一个一百年中谁要是救了我，我会让他富裕得连做梦也想不出来。但是没人来救我。在第二个一百年中我答应向我的救星承诺他的三个心愿。但是仍然没有人来。于是，我发了怒，并且发誓要当场杀死解救我的人。因此，准备去死吧，人！”

渔夫恳求他饶命，但是徒劳无用。他急中生智，终于说道：“那好吧，你可以杀我，你这个没良心的怪物！但是以最威严的阿拉神的名义，至少你该告诉我实情。”神怪听到阿拉神的名字吓得浑身发抖。“像你这么个大神怪怎么会钻进这么个小瓶子里去呢？”渔夫询问道，“你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出来的。”

神怪感到受了污辱。“愚蠢的人，”他吼叫道，“难道你不相信我？我先让你看看我的神力，然后再杀掉你！”说完话之后，神怪就化成一团烟雾，注入到那个小瓶里去。老渔夫即刻将瓶口堵住。

瓶子里传出了极小的声音：“让我出去！”神怪尖叫道。

“甭想！”老渔夫说。

神怪于是用温和的口气承诺道：“要是你能把我放了，我会让你富裕起来作为报答！”

“你是杀人犯，”渔夫回答道，“我要把你这个瓶子掷进大海，并在这里搭个屋，以告诫人们再也不要来这里捕鱼。”

“别这样，别这样！”神怪叫喊道，“我只是在考验考验你，既然我已知道你是个敬畏阿拉神的人，我会报答你！”

“你把我当成了傻瓜。”渔夫大笑道。他点着了烟斗，坐在沙滩上，然后笑了笑。这倒使我想起了《忘恩负义的国王》的故事。老渔夫取笑说。

“我没听说过那个故事，”神怪说，“请讲给我听听，但是在这个瓶子里我听不清楚，所以你一定要先把瓶塞打开。”

“我不会放了你，”渔夫笑道，“但是我会给你讲这个故事。”于是，他开始细述一个国王的故事。国王患了一种比麻风病还要糟糕的可怕的疾病，没有一个医生和巫师能治好他的病，直到有一天一位大夫从那里经过，辨认出了那种疾病，治好了国王。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这位君主给了大夫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使得大臣十分妒忌，于是他悄悄地对国王说这位大夫会如何容易地毒死君主。愚蠢的国王听信了大臣的谎言，将大夫投进了监牢。所有好人的求情都无济于事，国王还是处死了大夫。就在他临死之前，他说起他有一本神奇的书，书中包含着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内容。就这样，国王拿到了死去的大夫的书，并且浏览了一下，发现书卷中并没有写什么字。原来那些书页都是有毒的，不久，国王就死于痛苦之中。“正是那样，”渔夫结束时说，“你要是杀了我，阿拉神就会找我报仇！”

“但是我们的情况与故事中的大不相同，”神怪断言道，“它更像《王子与吃人妖魔》的故事。”

“啊，”渔夫低声说，“我没听说过那个故事，讲给我听。”

“在这个瓶子里我记不起来，”神怪说，“放了我，我肯定会记得好一些。”

“说不定在海底再待上一千年会有助于你的记忆？”渔夫问道。

“不，不会，”神怪说，“我现在想起这个故事来了。”于是他讲起了这个故事，确实也是个奇异的故事。当神怪讲完时，渔夫露出了笑脸。

“那个故事不错，”他说道，“但是不如这个故事那么好……”他们两位就这样讲故事度过了整整一下午的时光，直到渔夫发觉天色已晚。“我得马上走了，朋友。”他对神怪说。

“请把我放了吧！”神怪又恳求道，“我发誓绝不会害你，我答应会帮助你。以最威严的名义，我起誓！”当神怪在瓶里颤抖时，瓶子

也在摇晃。

渔夫停了一会 然后说：“那好吧 我愿意放了你。”

老人把瓶塞打开，神怪又出来显了形。他立刻将瓶子踢进了大海。“别忘了你的誓言！”渔夫结结巴巴地说，双腿开始打着哆嗦。

神怪怒视着他 然后生硬地说：“跟我来。”

神怪带着渔夫走进荒野里，停在一个美丽的湖边，湖的四周被群山环绕着。湖水里游着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鱼。“你可以在这里撒网，神怪告诉老人；但是每天只许撒一次。然后拿着你捕上来的鱼去苏丹王那里。”说完话，神怪往地上跺了一脚，地面张开 神怪消失了。

渔夫向湖中撒网，立刻捕上来四条鱼，颜色都不相同。这是他所看到的最漂亮的东西。渔夫赶忙跑到苏丹王宫，把鱼赠送给了君主。苏丹王看到了鱼的光彩惊讶不已，并且慷慨地奖赏了渔夫。然后苏丹王将鱼给了厨师去煎炸。当厨师把鱼放到火炉上时，厨房的墙突然裂开，走出一个女人。“你们信守契约吗？”她向鱼问道。几条鱼都回答说：“是的。”女人和鱼于是无影无踪了。

厨师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苏丹王，但是他不相信。因而他要渔夫第二天再带给他四条鱼，老人于是照办了。同样的事发生了 正当厨师要煎鱼时 从墙内走出一位女人 同鱼说了几句话，然后同鱼一道不见了。苏丹王决定要亲眼看一看这奇怪的事情，他要渔夫再给他带四条鱼，于是老人又帮他的忙。这一次，当厨师准备煎鱼时，苏丹王留心观察着。他看见墙面突然裂开来，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黑人向鱼问道：“你们信守契约吗？”四条鱼都回答道：“是的。”然后与陌生人一同消失了。

“这里面定有魔法！”苏丹王说道。因而 他把渔夫召到宫里并且问道：“你在哪里捕到的鱼？”老人领着苏丹王来到群山环绕着的

湖边。“我想，”苏丹王沉思着说，“我要亲自探查一下这个地方。”

那天夜晚，苏丹王徒步走进了山里，并且终于见到了一座黑色的城堡。他冒险走入那昏暗的地方，但是不见有人在那活动。然后他听到有人呻吟，随着声音，他来到一个在痛苦地挣扎的年轻人身边，他的腰和腿都已变成了石头！

“阿拉神发发慈悲吧！”苏丹王惊叫道，“你怎么了？”青年在施了魔法的城堡中看到了人的面孔感到很惊讶，但是他很快地向苏丹王倾诉了他的苦恼。他解释说，他原本是西部岛屿王国的王子，娶了一个美貌的女子。但是他的妻子原来是个可怕的女巫，更坏的是，她爱着另一个男人。当王子发现了他们的邪恶时，他拔出了剑刺中了那邪恶的男人。那巫婆为了报复，把王子的半身变成了石头，并且对整个王国施了妖术。王子的岛屿变成了山脉；海变成了沙漠。他的可爱的臣民变成了湖中的鱼——红、黄、蓝、白代表了王国的四种信仰。不幸的王子说，每天夜晚，那巫婆都要来这里并鞭打他。在王宫里的另一处躺着巫婆的不死不活的情夫。“你必须离开这里，”王子最后说，“在巫婆发现你之前。”

“不，”苏丹王回答说，“我要尽可能帮助你。”苏丹王估计了一下形势并且想出了一个计划。他搜索了整座城堡，直到发现巫婆的情夫半躺在一间黑屋中。这个邪恶的人把苏丹王误认做了巫婆并对他说了几分钟悄悄话。苏丹王专心致志地听着，然后杀了这卑鄙的人，把他扔到了一边，而自己爬到了床上，然后，将床幔拉上。几分钟后，巫婆出现了。

苏丹王假装着巫婆情夫的嗓音，“我的心肝，”他对巫婆说，“我刚才躺在这里睡觉时，梦到了我不能复原的原因是每个晚上你都在折磨那年轻人，只有你放了他，我的伤才能痊愈！”

邪恶的女人欣喜若狂地冲到青年人那里解除了咒语。然后她回到情人身边。苏丹王提高嗓门低声地说：“我觉得又有了些气

力，但是还没有完全复原，那些让你变成鱼的人每天夜晚都在呼喊阿拉神。阿拉神在你解除他们的苦痛之前不会解除我的痛苦的！”

巫婆急急忙忙地赶到湖边。她口中念了些咒语，刹那间，群山变成了岛屿，沙漠变成了大海，湖泊变成了城市，那些鱼纷纷变成了王国的所有臣民。巫婆又匆匆忙忙地回到她的情人身边去，苏丹王也杀掉了她。

过了一会儿，昏暗的城堡变成了充满喷泉和鲜花的宫殿，王子和所有的大臣都冲进去感谢苏丹王解救了他们，他们唱着歌赞美着苏丹王的勇敢和智慧。但是苏丹王是个正直和诚实的人，因而他派人请来了老渔夫。“这是我们应该尊敬的人。”他声称。苏丹王没有妻子，当他见到老渔夫的大女儿时，就爱上了她并娶她做了王后。而王子看到渔夫的小女儿也爱上她并同她结了婚。最后，苏丹王赠给了渔夫一套荣誉长袍和一笔巨额的财富。“你以后再也不用不着去捕鱼了。”苏丹王说。于是，老人同他的老伴儿安逸而体面地度过了余生。然而，不管怎样，老人还是常常去渔场——只是念及旧日的情分。

中介与社会的解放

《渔夫和神怪》是一篇特别引人入胜的故事。它向我们介绍了许多至今已涉及到的题目，而且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在整个过程中，故事揭示了老人故事的所有题目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多数故事戏剧性地描述了一二个主题，像马赛克的拼图板一样，每个故事仅是大画面的一个断面。有几篇故事，像这篇一样，描绘了所有的题目，从而揭示了老年故事的基本剧情——人的后半生的英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篇故事告诉了我们，在现代文化中老人故事

既不完整又使人感到陌生的原因。从本质上说，这篇故事讲述的是老人故事的故事。

故事开头讲述了一位十分贫穷的老渔夫。在特别倒霉的一天，不管他怎样拼命地捕捞，渔网里只有一些垃圾物而已。剧情的开始说明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贫穷和丧失，这是老年故事通常的背景。其次，老人住在海边，在陆地与海交界之处。如上所述，这一位置象征着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分界线，暗指人的后半生的主要任务——找回青年时期被忽视和被压抑的东西。而那恰好是故事的开始所要讲述的：在几次令人灰心丧气的倒霉事之后，老人捕捞到一个神秘的瓶子并且打开了它。

从瓶子中突然出现的显了形的神怪恐吓着要杀死渔夫，神怪由于常年被囚禁而怒气很大。这样，神怪就成了被压抑的怒气的戏剧性象征，积怨太深直到突然间勃然大怒。在渔夫面对怪物时，故事提出了老年故事的一般主题——与本身邪恶的相遇。我们还

老人拖出了一连串的东西。这些东西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如：死公驴是头负重的牲畜，因而可以解释为劳动的象征。我们在《命运和伐木人》中看到了同样的主题 在那篇故事中 骡子是使财富落进老人怀中的关键（格林寓言《生命时期》提供了类似的联想。驴、狗和猴子请求上帝将它们正常的生命期缩短几年，因为它们不希望活得太久。上帝给了人 30 年的寿命，而人抱怨说太短了。于是上帝把驴子多余寿命给了人，人还是不满意。于是又把狗的乃至猴子额外的寿命也给了人。就这样，人健康而又幸福地享受了头三十年的时光，然后就像公驴一样地生活着，一个负担接着一个负担地压在他的肩上，直到后来他如同一条嗥叫着的没了牙的老狗，最后，像只愚蠢的猴子一样活着。）如果公驴象征着义务和工作，那么这篇故事中的公驴是死的，这个事实就暗示着老头的心理任务不像故事中年轻的主人公那样包含着奉献和责任。像腐烂的死东西一样，死公驴也是人性阴暗面很好的象征——人想的和干的所有令人厌恶的事情。

老头儿捕捞出的第二件东西是个装满沙子的瓮。瓮是用来贮存东西的（像《纯朴的割草人》中的老人的便士）因而可以解释为积蓄 特别是老年积蓄的象征。然而，这里的瓮装满了沙子，暗示了物质财富不是结局。最后，老渔夫捕捞上来的陶器碎片，意味着死亡和毁灭

记得那位割去麻雀舌头的老妇人，她与恶魔有过类似的相遇。

然而，这篇故事中神怪的象征意义远不止这一点。神怪是在渔夫出现前多少世纪时被所罗门囚禁的。通过对古代和超自然力的涉及，神怪显示了它的超自然的本性。它不仅象征着老人被压抑的怒火，还象征着整个超自然界。这就是一种超验的邂逅的主题，这一主题我们已经在故事《一位老母亲的忧伤》和《海龙王》中领略过了。在这篇故事中，神怪是令人感到可怕的，而绝不是帮助人、鼓舞人的，因而人们自然要问，神怪为什么这么可怕。故事毕竟交代清楚了老渔夫不应受到神怪的惩罚。德国神学家鲁道夫·奥托的著作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他观察到超自然的体验一般使人联想到一种神秘与恐怖混合的魅力^①。那并非是我们所指的对上帝以及对鬼怪畏惧的意外遭遇。神秘和恐怖这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超验的顿悟不仅是美好而神圣的，它们也会是势不可挡的。确实，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后半生能够接受这种精神上的不可思议的体验，而在青年时期却无法忍受的原因：成熟和经验使人坚强得足以经得住超验的启示令人心醉神迷和令人担惊受怕的两个方面。

面对着神怪，老渔夫看来劫数难逃，他想法子哄骗神怪回到瓶中去来解救自己。渔夫的逃脱靠的是他对神怪虚荣心的洞察和了解，他知道神怪是十分自负的。因而，故事提出了与洞察力相结合的骗人的智慧的题目，这一题目我们已经在《年老的炼金师》和《聪明的商人》中领略过了。

在安全地使神怪回到瓶子里去之后，老渔夫又干了些引人注目的事情。他坐下来与神怪交谈起来。他与仅仅片刻之前还在发

罗·奥托：《神圣的思想》（1917 年重印，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 年，伦敦）比较对神秘性的临床心理学研究著作，N·施瓦茨·萨伦特：《自恋和性格的转变》（市中心丛书，1982 年多伦多）第 16 页。

誓要杀了他的神怪平心静气地聊了起来。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奇特的交谈呢？对老人来说，合乎常情的事是将瓶子投入大海。终究，谁又能担保神怪不在瓶中干出什么来呢？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惊得发呆。神怪答应不伤害老渔夫，老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放了神怪。这一做法看起来很愚蠢，即使渔夫本人在神怪又显了原形后也吓得要命。然而老人的决定却是出自于内心，是自发的和反省的，并带给我们返璞归真这一主题。确实，这一故事与《失去瘤子的老人》的故事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两位老人都面对着可怕的恶魔，然后经过适当的考虑后——但是违背一切情理——将他们的性命交给神怪们去支配。

请注意，渔夫和神怪并没有按普通的方式交谈。他们互相讲着故事。故事的细节很容易被人忽视，却是极富有深刻见解的。渔夫和神怪使用着寓言与隐喻互相交谈着。他们借助于意象而不是逻辑方法，通过讲神话而不是说道理来进行。与天真无邪、孩子般的交谈方式完全不同，寓言使交谈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隐喻则投入感情和直觉——如果你愿意，就竭诚全力地投入。确实，大多数传统的宗教都承认隐喻的表现力，并运用“教学故事”来表明他们的看法。除了基督教十戒以外，《圣经》也有许多引人注目的寓意。

由于渔夫是位老人，而神怪的年纪比渔夫还要大得多，我们或许想知道寓言的使用是否在人的后半生会有所发展。近年来对老年人的研究证实了这种看法^①。成年人由于各方面成熟的缘故，

D.A. 博斯韦尔：《老年隐喻的过程》，《人类发展》第 22 期（1979 年），第 373—384 页；C. 亚当、M. 多罗茨、C. 霍姆斯、S. 巴斯、D. 戈斯厄科斯基和 G. 拉伯维-维夫：《故事回忆中定性的年龄差异》未出版手稿；G. 拉伯维-维夫、D.A. 谢尔和 S.E. 韦弗迪克：《老年时对缺陷的回想：一则回忆的寓言》印刷中；G. 拉伯维-维夫、S.O. 坎贝尔、S.E. 韦弗迪克和 M.K. 塔南豪斯：《青年人和老年人对隐喻的处理》出版中；C. 登特：《隐喻能力的发展专题论文集》，《人类发展》第 29 期（1986 年），第 223—244 页。

开始从更复杂的方面来理解隐喻，不论是谚语中的还是寓言中的隐喻。例如对“不要一根蜡烛两头烧”这样一则谚语，一位年轻人可能会说它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干太多的事情”，就此了之。而一位年纪大些的人通常会继续补充道，“但是有时你不得不那样做，譬如，你对家庭和工作都承担着责任时。我记得自己刚成家时是怎样地为之奋斗。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不得不那么干，不管谚语会怎么说！”由于有了更多人生的经验，中老年人领悟到谚语与现实生活之间有着更多的联系，并且理解到更多复杂的心理事实。

同样丰富的解释过程适用于寓言。青年时初次听到的不过是有趣的民间故事，常常在后来的生活中成为意义深刻的隐喻。约翰·科特在为他的研究所采访的人中找出了几个富有戏剧性的实例^①。例如：一位妇女在孩童时候着迷于《蓝胡子》的故事。她尤其为故事的寓意所吸引——抵抗性诱惑的重要。然而到了 55 岁时，她认识到故事的寓意要深刻得多。这篇故事事实上成了她生活的剧本。她在生活中一直受到男人们的“屠宰”他们扮演着蓝胡子的角色。这一晚年的见识加上治疗的帮助使她能够重新开始，改变她的“剧本”。《蓝胡子》不再仅仅是一篇故事而是她全部生活经历的总结。

故事中，神怪领着老人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湖边。湖的四周被群山环绕，湖中游着颜色为四原色的四种鱼，这个湖显然绝不是普通的湖。确实，它有着曼荼罗的特征，一种代表了神话中和梦中神

^① J. 科特；《超越自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4 年，巴尔的摩）第 227、251 页及其后。迪克曼在他的《再次讲述的故事 童话故事的心理作用》（奇里恩出版社，1986 年，威尔特）中，根据他的临床实践对类似的例子给予了评论。

秘的完整性的对称几何图象征。正如荣格详尽论述的那样，曼荼罗常常象征着高尚的或内在的自性。因而神秘莫测的湖相当于前面《海龙王》故事中的宫殿——二者都代表着心理完整性的超俗的王国。

然后，神怪告诉老人去湖中捕鱼并且拿着他捕的鱼去找苏丹王。老人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从而承担了中介人的角色，在以魔湖为象征的神秘的世界和以较年轻的苏丹王为体现的世俗的秩序中调停。故事从而展现了老人故事的另一个主题——同超自然界斡旋。像《寡妇与青蛙》中的老妇人一样在人类与超人之间、在较年轻的主人公和超验的现实之间提供了关键性的联系。

注意渔夫所进行的调停中的巧妙转换。开始时，渔夫与神怪斡旋，讲故事给他听。如果我们把此时的神怪解释为像怒气一样的无意识感情的象征，老人的调停就是个人的反省。当渔夫去找苏丹王时，他的作用改变了：他现在是在世俗社会与神的指示间调停，他的作用再也不单单是心理的，而是社会的和精神上的。同样的转换也发生在《寡妇与青蛙》中。在故事的前半部分，青蛙象征着老妇人身上阳性的一面，而寡妇与青蛙的关系代表了一种反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妇人与她个性中被忽略了的方面取得了和解。但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青蛙更清楚地作为独立的人而出现——一位有着自己妻子的年轻人。他代表了一般的青年，而寡妇与他的关系变成了社会的关系。老妇人在超自然的王国和世俗的秩序之间调解，帮助青蛙完成他的转变。

这里的教训常常被忽略。包括荣格在内的许多老年心理学家

卡·古·荣格：《曼荼罗象征系统》（1944年），《荣格文集》第12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普林斯顿）第316、327-328段。

强调了反省的重要^①。实际上，许多在老人故事中描绘的任务都需要内省——譬如，屈服于自身的邪恶或开拓内在的纯真。然而，如同《寡妇与青蛙》一样，这篇故事强调了反省只是另一项任务的开头——斡旋于世俗社会与超验真理之间，最终地帮助下一代。实际上，人的后半生的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可以说是把内在的探索和社会利益结合到一起。这项任务尽管艰巨，但不是不可能完成的。像埃里克森和科特这样的研究者叙述了许多他们在与中老年人面谈中得到的实例，特别是那些肩负着顾问或（外）祖父母职责的人^②。

在渔夫赠送给苏丹王四条鱼以后，苏丹王就成为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让我们略去苏丹王的历险细节而着眼于最终的结局。被施了魔法的国王得到了解放，王子获得了自由，百姓们都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渔夫本人受到了国王和王子的嘉奖，而受益最多的是王子和他的臣民。因而社会的解放同渔夫的好运同时出现。

这个主题不是只能在神话故事中找到的幻想。在后半生，人

① 卡·古·荣格：《作为心理学关系的婚姻》（1925年），《荣格文集》第1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普林斯顿）第331段；《无意识心理学》（1943年），《荣格全集》第7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普林斯顿）第88-91段；E. 福伦科尔：《传记心理学研究》，《性格与人格》第5卷（1936年），第8页；P. 卡莫伦：《老年的内向与自我中心》，《老年医学杂志》第22期（1967年），第465-468页；B. 纽格顿和D. 米勒：《中老年自我的功能进一步的探讨》见B.L. 纽格顿编《中老年的人格经验性研究》（艾瑟顿，1964年，纽约）第99页；A·范·卡姆：《超验的自性：早年、中年与晚年形成的灵性》（地方丛书1979年，登维尔）第109页。

② 埃·埃里克森、J.M. 埃里克森和H.Q. 基维尼克：《老年的重要参与》（诺顿，1986年，纽约）第74页；科特：《超越自我》第116页；阿·科恩哈伯和科·伍德沃德：《（外）祖父母 / （外）孙子女重要的关联》（双日，1981年，花园城）第74页。

有意识地转向社会事业并且为社会的解放而工作着。本杰明·斯波克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本杰明·斯波克有可能是美国最有名的儿科专家，整整一代父母亲都按照他的意见抚养孩子。然而，在八旬时，斯波克加入了青年男女抗议越南战争的活动——而当时，这种抗议活动尚不普遍。他冒了被捕和失去自己来之不易的名声的危险。他把返璞归真和社会的解放集于一身。

由于当时正在进行一场很重要的青年运动，我们会认为斯波克仅仅是追随着其他人，而他的事例也只是反映了 60 年代的动荡而不是个人的发展。但是斯波克不是唯一的例子。早在两个世纪前，法国讽刺作家伏尔泰有着类似的经历^①。尽管他在创作中毫无畏惧，但是在个人生活中，他却十分谨慎，甚至于有些胆怯。然而，在他将近七旬时，他不再小心谨慎而开始投入几场论战。他试图推翻那些他察觉到的非正义行为，而他对事业的捍卫使他几次被迫逃离法国。他放弃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去寻求社会的解放。

还有一个更令人愉悦的例子出自 16 世纪的日本君主大久保彦子的生活^②。大久保在晚年时，是封建主义的日本最高统治者肖根的知己。作为对大久保无法估量的效劳的报答，肖根提出封他为有着相当荣耀和权势的大君主。大久保拒绝了这一封赏，而提出授与他特别的恩惠——被准予任何一项法律处罚的豁免权，不管他干了什么事。这种请求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话得说回来，那

① P. 普鲁依瑟(《老年 向上、向下还是向前?》,《田园心理学》第 24 期(1975 年)第 115-116 页 J. 麦雷士:《成人尤利西斯 中年和老年的创造力》(麦格劳黑尔·赖尔森,1976 年 纽约)第 16、197、229 页。

② S·德·比维尔:《老年的到来》,P. 奥布赖恩译 G.P. 普特南之子,1972 年)第 489 页及其后。

③ E.B. 帕尔莫尔和 D. 梅达:《重访受尊敬的老人》(杜克大学出版社,1986 年 德拉姆)第 94 页。

也算是肖根感谢与报答。肖根于是同意了。然后大久保走遍了全国，惩罚那些干了坏事的君主和王孙。大久保扮演了牛虻的角色，就像是上了年纪的苏格拉底一样，为了纠正错误而嘲弄着人。大久保要不是事先被准予法律豁免权，他早就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即刻被傲慢的君主们逮捕并处决了。传说大久保甚至取笑肖根本人。肖根有一棵他非常珍视的樱桃树，他下令凡是伤害了这棵树的人都要被处死。大久保因而走到树前拔掉一个树枝，以此来抗议残酷而不合理的法律。肖根因此而认识到他的错误，并且取消了他的法令。

在《渔夫和神怪》的故事中还有最后重要的一点需要述及。那就是老人故事的本身，以及它们如何在近年来被遗忘的问题。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他的富有深刻见解的一本书中对这篇故事作了分析^①。贝特尔海姆写道，这篇故事对儿童有重要的寓意。神怪象征着孩子的怒气——孩子们常常担心无法控制的怒火。但是渔夫使其又回到瓶中去的聪明的谋略使他们相信实际上有能力制胜自己的怒气，并且控制自己的情感。作为一名儿童心理分析学家，贝特尔海姆可理解地强调了故事与其说对成人不如说对青年更适宜。因而他没有涉及故事中老人的心理。实际上，当贝特尔海姆总结童话故事时，他提出一个简缩译本，在译本中，渔夫在哄骗神怪又钻进瓶中后即将瓶子扔入了大海中。

但是最初的故事正是从那里开始吸引人的。这种编辑上的疏忽也是常见的。从神话故事首次出版时起，它们就被缩写和改编

^①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作用》（诺夫，1976年 纽约），第28-34页。

着——这其中出版商也有评论家^①。在这个过程中，神话故事中老年人的作用被贬低甚至于取消了，如果将《渔夫和神怪》与其他童话故事作一对照，就不难看到这种改编的迹象。注意本篇故事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着重叙述老渔夫和他的历险，而后一部分故事转向了较年轻的主人公——苏丹王。故事通过叙述渔夫“多年来饱经苦难”和说明他“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孩子”强调了这两个人在年岁上的区别。对比起来，苏丹王却显然还没有成家。此外，苏丹王被说成既不老也不年轻，而这正是其他神话故事中中年人的特点。我们在《寡妇与青蛙》中看到了同样的情况，那篇故事的前半部分着重表现了寡妇，而后半部分则表现化名青蛙的年轻人。这两篇故事最重要的是它们给了年老和年轻的主人公以相同的时间，而故事的结构一般来说是典型的老人故事的结构。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大多数的童话故事，就会发现同样两部分的构造。但是大多数的青年故事大大缩短了故事的前半部分。因而老年主人公的斗争和有关的事情很少被承认。格林童话故事中《大拇指》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故事中一对老两口为他们没有儿女而感到悲伤。老妇人宣称她即使能有个拇指大的儿子也会很

① J. 津波斯：《莫要对王子下注：北美和英格兰的当代女性童话故事》（梅休因，1986年 纽约），第6-7页；《童话故事与艺术的破坏：儿童故事的古典类型和社会化的过程》（海涅曼，1983年 纽约），第6,47页；《破除魔法：民间故事与童话故事的基本原理》（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 奥斯汀），第3,5,8页；M·塔塔：《格林童话的铁的事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 普林斯顿），第19页及其后。

格林童话故事《瓶子里的精灵》与《渔夫和神怪》的故事极为相似。只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个小孩而不是老人，而且故事中也未涉及社会的解放。当然，格林童话故事可能取自阿拉伯神话故事，因为中古世纪的欧洲都听说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种历史性的关联很难加以取证。倘若是真的，那么将会为贝特海姆在编辑上的疏忽提供更早的先例，他出于为孩子们考虑而贬低了老人在童话中的作用。

艾·B·奇南：《中年人的故事：童话故事和中年人超个人的发展》，《超个人心理学杂志》第19期（1987年），第99-132页。

高兴。不久她就生下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故事在用了 12 行的笔墨叙述老两口之后，就转向了长篇的有关大拇指的英勇行为的记事。他的父母亲的故事几乎没有被人们注意，他们的个人冲突简直没有被提及。其他的例子也不难找到^①。总而言之，它们表明了多数为人们所熟悉的童话故事是简写的或是不完整的故事版本，而在这些版本中老人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诚然，这其中的论证是依据推理得出的，看起来有一些脆弱，但是这与古生物学家修复恐龙化石碎片所进行的演绎类同。而且，童话故事是来自更完整的英雄传奇的揣测也不是新鲜事：格林兄弟自己就认为他们所收集的童话故事是更古老的、更复杂的神话的残余^②。幸运的是，有相当多的老人故事幸存了下来，才使我们得以将它们从黑暗的角落里发掘出来。更重要的是，正如研究民间传说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童话故事坚实得足以保持它们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洞察力^③。即使情节和人物都有了改变，老人故事仍然在为人的后半生提出十分宝贵的忠告。

M. 塔塔指出《蓝胡子》的欧洲童话故事与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之间颇有趣味的相似，《格林童话故事的铁的事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普林斯顿，第167页）两个故事都讲述了一个杀了所有妻子的结了婚的男人。塔塔推测出欧洲故事取自于阿拉伯神话故事，类似于《瓶子里的精灵》取自于《渔夫和神怪》。倘若是真的，《蓝胡子》的故事就提供了老年心理部分如何在欧洲的故事中被删除了的另一个例证。在原有的阿拉伯神话故事中，凶狠的丈夫改恶从善，成为山鲁佐德的一千零一个故事的结局。这一自我改造的主题在欧洲译本中全然地找不见了。在欧洲故事的结局中，蓝胡子愚蠢地杀死了他最后的一位新娘。

② J. 坎贝尔：《民间传说的评论》，J. 格林：《格林童话全集》，M. 亨特译（万神殿，1944年，纽约）第846页及其后。

③ 这一点是其他好争议的民间故事学者所同意的。参见 J. 坎贝尔：《民间传说的评论》第847—864页；S.S. 琼斯：《〈白雪公主〉的结构》，R. 博蒂格海默：《童话故事与社会幻想、影射和范例》（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费城，第181页；M. 路西：《作为艺术形式的童话故事和人的肖像》，J. 埃里克森译（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84年，布鲁明顿，第165页；J. 齐波斯：《童话故事和被颠覆的艺术》第165页。

15 使枯树开花的老人

(日本童话故事)

从前，有个善良的老人，他和老伴儿单独同一只小白狗住在一块。他们不缺吃少穿，该有的都有了，只是没儿没女，因而老两口把感情倾注在他们的宠畜身上。

一天，小狗在院子内叫个不停，老头儿赶忙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小狗翻来覆去地跑到大树下的一块地方，老人估计到他的宠畜一定是发现有什么东西埋在那儿。于是就去拿了把铁锹挖了起来。使他惊讶的是，挖出来的是一秘窖的金元！他把老伴儿喊了出来，老两口把他们的小白狗紧紧地抱在怀中。

那时，好心的老头儿和他的老伴儿有个邪恶、贪心的邻人。这个人常常趁没人看见时朝小白狗投掷石头子，不然就用脚去踢它。坏邻居听到了狗的叫声，也看到了老人挖出了财宝。第二天，这个恶棍走上门来问老头儿借用一天小白狗。老头儿感到很纳闷，因为他知道这个邻居从来不喜欢动物，但是慷慨的老头儿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恶棍把小白狗带到他自己的院子里。“既然你能为你的主人找到财宝，你也会为我把财宝找出来。”贪心的人强迫着可怜的小动物嗅着地面。小狗在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恶棍马上动手铲土。他干了好几个钟点才挖出来一堆肮脏的垃圾。他浑身上下都

脏了，于是勃然大怒，抡起铁锹让小白狗死于非命。然后他挖了个洞把小白狗埋了起来。

几天以后，好心肠的老头儿登上门来要领回他的小白狗。“出于自卫我不得不杀了你那只恶狗，”那恶棍说道，“我把那可怜的东西埋在了一棵树下。”

好心的老头儿极其悲伤。他知道他的狗绝不会去伤任何人，但是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向他的邻人提出要下面埋着他的宠畜的那棵树。“我要用来纪念它。”老头儿解释说。那恶棍没理由不接受他的请求，于是老头儿把那棵树带回了家。

老头儿于是用木头雕制出一个臼和杵。“这样，”他向老伴儿解释说，“我们可以用它做米饼来纪念我们的小狗。”他们老两口都回想起他们那宠爱的小狗是多么爱吃甜饼儿，因而他们把米放到臼里去捣碎，好做甜米饼。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做之前，米饼已经源源不断地从臼里倾泻而出。“这是我们亲爱的小狗在显灵！”他们惊叫道。他们吃着米饼，品尝到从未有过的香甜滋味。

所有这一切都被那恶邻居看在了眼里，因而他又走过来借用那只魔臼。老头儿不愿意借给他，但是他心地善良，无法拒绝他的请求，因而那恶邻就把臼拿回家去。但是当他试着在里面捣米时，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的不过是些恶臭的垃圾。在勃然大怒中，他把那臼烧毁了。几天以后，善良的老头儿要求还给他的臼，那恶邻说已被他烧毁了。“啊，”老人十分伤心，“那是我的小狗的纪念物。”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要求给他臼的灰烬。“它们也会成为纪念物的。”那恶邻无法拒绝他的请求，老头儿把臼灰带回家，存放在一个篮子中。

一天，风将一些灰烬吹到院子里的樱桃树上。那时正是冬天，树枝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就在灰烬吹到的那一瞬间，树枝突然绽出了花朵，就好像春天来临了一样。消息传得很快，不久人们从四

面八方来到这里观赏樱桃树。一天，一个武士来访，并且告诉老人，君王想要见见他。武士解释说，君王最喜爱的樱桃树枯死了。君王想知道老人能否使这棵树再开花。善良的老人说他想试试看，并且拿上了他的有魔力的灰烬。

武士带着老头儿来到了王宫，就在那里，在所有的贵族和勇士面前，老人爬上了那棵枯树。他举起了篮子，把里面的魔灰撒到了大树枝上。这时，樱桃树立即绽开了花朵，使整个宫殿绚丽芬芳。君王由衷地表示感谢，赏给老人许多财宝 和一个荣誉头衔：“使枯树开花的人”。

那恶邻听到了所有的这一切，因而从壁炉中收集了些灰烬，并且在第二天走到城里去吆喝：“我就是那个使枯树开花的人。”君王听到后，召他进宫。

“但是你不是那位昨天与我讲话的人！”君王惊叫道。

“不是，”恶邻说，“我是他的师傅。”君王因而叫他使另外一棵枯树开花。贪婪的邻人急不可待地爬上了那棵大树，把灰烬撒到了树枝上。但是不见有任何开花的迹象。他又多撒了不少灰土，直到君王和在场的贵族浑身上下都沾满灰土时，也仍然看不到这棵枯树开花。君王因而将那恶邻作为骗子投入了监牢。

而那善良的老头儿和他的老伴儿晚年时则一直生活在快乐和荣耀之中。每一天，即使是在严冬时节，他们家的四周都盛开着芬芳的花朵。

回归与变形

这篇迷人的故事详尽阐述了我们在每个不同的老人故事中所谈到的最后一项发展任务。其主题是重新找回童年时期的魔力和

奇迹，在生命的终结时回归到生命的起点，但这是一个变形了的、光彩照人的新起点。

故事提出回归与变形的主题是在魔物的一种异常复杂的连续过程中进行的。老头儿和他的老伴儿将他们的感情倾注在一只小狗身上。这只小狗为他们探寻到了一秘窖的金元，却为那邪恶的邻居弄到了肮脏的垃圾。在邪恶的邻人杀害了小狗之后，老头儿做了一个臼，这只臼神奇地为他们做出了食品，而为那邪恶的邻人制造了垃圾。为此，那邪恶的邻人烧毁了这个臼，只给老头儿留下了些灰烬。完全出于偶然，在一个冬日，老人发现那些灰烬竟然使那些枯树变为鲜花盛开的果树。

从一开始，这一连续过程就引人注目，因为多数的老年人故事不会这样着重去表现这些魔物。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青年故事一般来说停留在事情的描述上，而老人故事则强调心理方面的洞察。因而，我们可以想到这一过程的连续性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每件魔物都使人注意到重要而可怕的衰老的模式。首先让我们谈小狗，故事告诉我们老两口多么想要孩子，但是一直没有盼到，因而他们将爱倾注在小狗身上，把小狗看做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就使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老年的悲惨模式。那些年迈而失去朋友和亲人的孤独的老头、老太太不得不依靠宠畜来寻求抚慰。事实上，在所有老年人的损失中，孤独和亲朋的丧失无疑是最严重的。

故事中，小狗是欢乐而充满活力的，为老两口带来了新的生机。因而小狗与故事中后来出现的金子形成了对照。金子，冰冷而无生气，是很久以前什么人贮藏下来的，表现了另外一个衰老模式——守财奴，这种人只在乎钱，摒弃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珍视财富而不是智慧。故事插入了隔壁一个贪心的邻人，这个邻人想要

为自己捞取财宝，当野心受阻时，就杀死了小狗。邪恶的邻人珍视金子而不是生命本身。故事通过他的引入，突现了守财奴的主题。

故事然后引出了能神奇地做出食品的臼。这就暗示了衰老的另一个可怕的结果——老人除了吃以外不再关心其他事情。这一点在小型的私人疗养院中常常有明显的表现，在那里，老人可能没有家人或朋友探望。缺少了与人们交际的机会和就业取得报酬的能力，虚弱的老人时常企盼的也只能是吃饭而已。故事中后来出现的灰烬也有着同样悲惨的象征意义——它们意指衰退或死亡，如同枯树和故事中冬天的环境一样。

通过对象征物的连续性的展现，故事描绘了大多数成人在老年时害怕的鬼怪：连续不断地退化，直到人重新成为无助的婴儿，需要别人照料和喂养。这种对老年退化的担忧存在于民间故事中。许多文化带着厌恶地讲到“第二个童年”。诗人从无法追忆的时候开始就对年老力衰的老人与无助的儿童进行着频繁的——通常是可怕的比较^①。这种退化常常出现于像早老性痴呆症一类的病症中^②，患者与其他人的交往能力退化到常常只能与宠畜和玩偶交往。再发展下去，患者可能会隐藏像食品一样的东西，最后发展到甚至不能自己进食。

虽然只是少数人以这种惊人的方式退化，心理学家却提供了伴随着老化而出现的微妙消耗的证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记

① S·德·比维尔：《老年的到来》，P. 奥布赖恩译 G.P. 普特南之子，1972年，纽约）第 84—85、207 页；对于虚弱老人与儿童真实情况的比较是跨文化的，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同一个词 *fitigogo* 适用于无助的儿童和衰弱的老人，J.D. 纳森：《密克罗尼西亚群体中的老人》，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老年的其他习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 年 帕洛马·艾尔托）第 164 页。

② J.E. 斯帕：《老年痴呆症》，《北美精神病临床学》第 5 期（1982 年）第 67—86 页 M.E. 林顿：《老年精神病中的退化与衰退》见 N.E. 津伯格和 I. 考夫曼编（年老过程的正常心理）（国际大学出版社，1963 年 纽约）第 137 页。

忆、感觉以及抽象的推理方面的标准测试成绩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而这些变化最初被解释为老年智力退化的一些现象——较高级的心理功能的丧失^①。心理分析学家接着也评论了人在老年时情感的退化，特别是老年人常常返回到早期未发育成熟时的情感水平^②。心理分析的发展原理在这里特别适宜，因为它们为我们这篇故事中独特魔物的连续发生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

读者可能熟悉弗洛伊德的观点，即儿童发展要经过不同的阶段，以口欲阶段开始，继续发展到肛欲阶段，然后到性器期和性心理发育阶段。口欲阶段是婴儿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婴儿将所有东西都放入嘴中，不管是食用的或非食用的。肛欲阶段表示出蹒跚行走特别是对儿童进行的大小便训练等特征。这一阶段中肛欲的控制是重点。性器期阶段来得较晚，出现在小男孩喜欢炫耀他们的阴茎并且好奇地去看其他人的时候。这一阶段的儿童全神贯注于力量和攻击性的问题。最后，性心理发育期阶段是成人的成熟阶段，包括性的成熟^③。来自不同学派的心理分析学家——对老年人如何颠倒了顺序，以至从性心理发育阶段返回到性器期阶段、

D.E. 帕普利尔与 D.D. 比尔比：《中老年人的认识功能 以皮亚杰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评论》，《人类发展》第 17 期（1974）第 424-443 页；D.B. 布朗利：《有关老年智力功能及其专业和管理作用意义的研究》，《老年医学跨学科论题》第 4 期（1969 年）第 103-126 页；F. 克雷克：《人类记忆的年龄差异》见 J.E. 比罗恩和 K.W. 沙耶：《老年心理学手册》第 606-625 页。

② M. 贝雷津：《老年人的内心世界》见 N.E. 津伯格和 I. 考夫曼编《年老过程的正常心理》（国际大学出版社 1961 年 纽约）第 93-117 页；M. 格罗卡恩：《有关老年过程的分析意见》，《心理分析和社会科学》第 3 期（1951 年）第 301-312 页；M.E. 林顿：《老年精神病中的退化与衰退》见 N.E. 津伯格和 I. 考夫曼：《年老过程的正常心理》第 137 页；J. 米尔洛：《精神病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和心身医学》第 9 期（1961 年）第 169-182 页。

③ S.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J. 斯雷奇译（诺顿，1966 年 纽约）第 562 页及其后。

肛欲阶段，然后到口欲阶段作出了评论。还有更多的系统性研究趋向于证实这一观察^①。例如，老年人给以更多的口头引证作为对罗夏测验的答复。这篇故事以独特的物品出现顺序象征了这种心理的退化。

故事开始写到，老两口无儿无女，于是将他们的爱给了小狗。由于孩子是性成熟的产物，而老两口没有儿女的事实表明他们已经性心理发育期退化下来。小狗事实上是性器期的合格的象征，由于狗是强有力的、好斗的动物，而那些也正是性器期阶段的特征。故事后来出现的是金子，在心理分析的术语中，金子通常被解释为肛欲阶段的象征。一般来说，根据心理分析的理论，守财奴是着迷于肛欲发展阶段以后的问题，特别是贮藏东西。故事以一种逗噱的方式证实了这一肛欲的主题，当那邪恶的邻人去寻宝而挖出来肮脏恶臭的垃圾时，使人想到了粪便，紧接着出现的臼制作出了食品，明显地象征着口欲。因而故事中的物品以传统的心理分析发展观点来看，可用一句话来解释——它们描绘了从性心理发育期退化到性器期、肛欲期直到口欲期的过程。

然而故事并没有停留在退化这一题目上，而是转向了故事的中心思想，在失去小狗和魔臼后，老人保留下了一些灰烬，而这些灰烬使得枯树开了花。故事非但没有以终止而结束，反而引向更新和回春：春天出现在冬天里。有魔力的灰烬在使枯树开花时，使我们回想起前面曾经讨论过的题目——无生气的东西有了活力，魔力唤醒了万物。因而，神奇的灰烬可以被解释为人的后半生奇迹回归的象征。故事没有单纯地描绘退化，而是找回长久以来失

^① C. 马拉蒂斯塔：《人生的情感发展》，《梅里尔—帕尔默季刊》第 27 期（1981 年）第 157 页及其后；D. 古特曼：《中老年自我类型的探究》，B.L. 纽格顿：《中老年人格经验性研究》（艾瑟顿，1964 年 纽约）第 129、145 页。

去的美德——天真、自然并充满喜悦。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在老年心理学方面更多细心的研究表明，老年退化的第一种表现实际上是意识的选择^①。如果老年人引用在解决问题上独特的个人体验而不是像年轻人所用的抽象的逻辑规则，那常常是由于老年人审慎地用着较简单的推理方式来适应手中的问题。正如一位老人在谈到她如何解决问题时说道：“为什么不用计算机来计算 $2+2$ 的总和？”“到现在 我知道 我可以相信我的直觉。”另一位老人说，并说明他常常如何决定不采用那种逻辑式的、一步步分析问题的方式。退化的表现实际上是对更虚构、更直觉的各种推理方式的意识性的肯定^②。

早期意识形式在人的后半生的回归经常采取回忆的方式。正如法国小说家夏尔·诺迪埃观察到的那样，“大自然授予老人最仁慈的特权是异常方便地去找回他的童年印象的特权。”^③ 现代研

① J.E. 比罗恩：《年龄与解决问题的策略》，《老年医学跨学科论题》第4期（1969年）第23-36页；G. 拉伯维-维夫：《行为、概念和适应 规范后的发展理论》第二届规范后的活动专题讨论论文，1985年 哈佛大学。

J. 斯诺特：《解决Ⅲ结构问题的模式 解决日常和抽象问题的暗示》，《老年医学社会》论文 圣安东尼奥，1984年；《日常问题解决中的个人策略：非认识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参数》，《老年医学社会》论文 旧金山，1983年；《人的生命期相对规范后的思想 解决日常问题的方法和数据》见 M.L. 康芒、J.D. 辛诺特、F.A. 理查兹和 C. 阿门：《正常的活动以外》第2卷：《青少年和成年人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应用》（普雷格 纽约 在出版中）

② 艾·奇南、A. 斯皮沃洛和 D. 法雷尔：《直觉经验》，《心理学透视》第16期（1985年）第186-209页；G. 拉伯维-维夫：《知识的模式和发展结构》见 M.L. 康芒、C. 阿门、L. 科尔伯格、F.A. 理查德、T. 格罗第和 J.D. 辛诺特：《在正常的活动以外》第3卷：《青少年和成人思想研究的模式和方法》（普雷格 纽约 出版中）

引用于德·比维尔：《老年的到来》第370页 参见第372、486页。

究确认了这一观察：回忆在人们年老时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老人在追忆时，对过去做了些改变。反省的老人正视了过去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理想地学会了原谅自己和他人。看起来曾经是费解的事情和行为在追溯中都变得合情合理。记忆中对过去的回归改变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个人的回忆仅仅是提供了回忆的简缩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老人细述了他们民族的传说、神话以及童话故事。这种叙述使得老人从心理上回归到“鸿蒙之初”，即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及人类出现以前——不只是回归到个人的过去，而是回归到集体的过去。这是更加深刻更加感人的回忆，这种回忆在当今世俗社会中是很难体验到的。然而，即使在现在，这种集体的回忆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学、历史、哲学、文学以及艺术继续存在着。每一种学科都为集体形式的回归与变形提供了体验的机会。

这一过程也表现在（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一起游戏的时候。事实上，在许多文化中都能看到，这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特殊的联系（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开玩笑、逗笑、互相玩耍，

W. 贝林、S.K. 戈登和 M.F. 内哈科：《在收容机构中老人的回忆与自我整合》，《老年医学家杂志》第 16 期（1976），第 118—124 页；R.N. 布特勒：《生活评论对老年人怀旧的解析》，《精神病医学杂志》第 26 期（1963 年），第 63—76 页；B.J. 哈特利：《人生的精神乐趣》美国老年医学界年会论文，1983 年，旧金山。

② D. 古特曼：《成为父母后的岁月 临床问题和发展可能性》见 W 诺尔曼和 T. 斯卡罗米勒编《中年发展和临床问题》（布伦那 / 梅泽尔，1980 年 纽约 第 45 页 J. 科特：《超越自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4 年 巴尔的摩）第 116—117、227 页及其后；J. 米尔鲁：《老年病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医学杂志》第 9 期（1961 年 第 169—182 页。

相对地摆脱了双亲所必定奉行的那种拘束和节制^①。倘若老人将重要的知识传授给了孙子辈，那么孙子辈将带给老人神奇的童年以报答老人的恩惠。C博士 我业务上的一位同事 在他六旬之时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满头银发、举止庄重的著名科学家 C博士 由于第一个孙女的出生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同孙女玩耍时，他四肢着地，欢快地在地上爬，并且与家中的猫和狗一起嬉闹。他给孙女读故事听，并像她一样地笑个不停。同孙女儿在一起的时光使他找回了多年来专业生活中已忘却了的自然和喜悦。他的这种变化很快就被工作人员感觉到了。昔日严厉而刻板的 C博士 开始与他的工作人员互相开着日常事务的无恶意的小玩笑。他的研究实验室内的理智的、严格刻板的气氛变得轻松了不少。

《使枯树开花的老人》的故事展现了一种悖论，中老年人在人的后半生向后逆行，返回到心理发展的最初阶段。但是这一阶段却有了“升华”。老人拥抱过去不是为了回归，而是为了照亮全部生命。老人生命的终结是变形了的开端。

M. 比塞利和 N. 豪厄尔：《“老人给你生命”》见 P.T. 阿莫斯和 S. 哈勒尔《老年的其他习俗》第 89 页；A. 科恩哈伯和 K. 伍德沃德《外祖父母 / 外孙子女重要的关联》（双日，1981 年，花园城）第 149—150 页。

16 闪闪发光的鱼

(意大利童话故事)

从前，有个老头儿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一间可以眺望到大海的房子里。几年来，老人所有的儿子都先后离开了人世，留下老两口又穷又孤单。老头儿靠到树林里去拣木柴，然后拿到村里去卖掉挣些钱维持生活。一天，在荒野中，他遇到了一位长胡子的男人。“我了解你所有的苦恼，”陌生人说道，“我想帮帮你。”他给了老头儿一个皮制的小袋儿。当老头儿往皮袋里望了望时，他惊讶得昏了过去：满袋子装的都是金子！当老头儿苏醒过来时，那陌生人已经不见了。于是老头儿扔掉了身边的木柴，匆匆忙忙地往家走。在回去的路上，他开始琢磨：“要是我告诉了老婆这件事儿，她就会把钱挥霍掉。”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回到家中后，非但没对老婆说，反而把钱藏到了一个肥料堆下。

第二天，老人醒来后发现老伴儿做了一顿可口的早餐，还有香肠和面包。“你哪儿来的钱做这些吃的？”他问老伴儿。

“昨天你没有卖掉一根木头换点儿钱，”她说，“所以我把那堆肥料拿去卖给路上的农夫了。”老头儿跑出去，绝望地叫喊着。然后他闷闷不乐地到林子里去干活，喃喃自语地抱怨着。

在林子的深处，他又遇到了那位陌生人。留着长胡子的男人大笑着说：“我知道你用那钱做什么了，但是我还是想要帮帮你。”

于是他给了老头另外一个装满金子的钱袋。老头儿匆忙赶回家，但是在路上他又开始琢磨起来：“如果我告诉老伴儿，她会胡乱花掉这笔钱……”于是他把钱藏在壁炉内的灰烬下面。第二天，他醒来时发现老伴儿已做好了另一顿丰盛的早餐。“你没有带回来一点儿柴火，”她解释说，“因此我把壁炉里的灰烬卖给了大路上的农夫。”

老头儿跑进了大森林里，在惊愕中拔掉了他的头发。在森林深处的荒野中，他第三次遇到那陌生人。蓄着长胡子的人伤心地笑了笑。“看来你没有富贵命，我的朋友，”陌生人说道，“但是我还是愿帮帮你。”他给了老头儿一个大袋子。“拿着这两打田鸡到村子里去卖掉。然后用卖来的钱去买你能找到的最大的一条鱼——不要买鱼干、贝类、香肠、糕点和面包。记住，就买最大的一条鱼！”说完这句话，陌生人就消失了。

老头儿赶忙跑到村子里去卖掉他的田鸡。老人一旦手里有了钱，想到用这些钱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不少好东西，就觉得那陌生人的忠告很古怪。但是老头儿还是决定按他的指示去办，于是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条鱼。那天夜晚他回去得太晚，来不及将鱼收拾干净，于是把那条鱼挂到屋外的椽子上。然后就和老伴儿上床睡觉了。

那天夜里，起了风暴，老两口能听到房屋下面海浪拍击着岩石发出的巨响。半夜里，有阵猛烈的敲门声。老人走出去看看究竟是谁，发现一伙年轻的渔民正在外面跳舞、唱歌。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他们向老头儿说。

“你们在说什么呀？”他问道。于是渔夫解释说他们在海上遇上了风暴，不知如何行驶，老人为他们拿出了一盏灯。“一盏灯？”他问道。于是他们用手指了指。老人看见，他挂在椽子上的鱼闪着如此强烈的光芒，以至周围很远的距离都能够看见。

从那天以后，老头儿每晚都挂出闪闪发光的鱼以指引年轻的渔民返航，渔民们将捕捞的鱼与老头儿一起分享。所以他和老伴儿晚年一直过着舒适而体面的日子。

老人故事的完成

《闪闪发光的鱼》这篇故事使这本故事选集进入了尾声，而这篇故事安排在结尾最为适宜。故事包含了我们讨论至今的所有主题，并描绘了老人故事的全部戏剧情景。而那些戏剧情景依次地象征着成年人在成熟期必须完成的心理任务。从本质上说，这最后的一篇故事描绘了人的后半生的理想旅途。此外，这篇故事是出自欧洲少数在编选中保留下来的出类拔萃的西方民间故事。仅这一点就足以显示它的重要。

故事是以叙述在穷困中度日的老两口作为开头——这一主题差不多出现于每一篇老人故事中。为了使这一丧失的景象更加富于戏剧性，故事提到老两口的孩子们都离开了人世。因而，他们遭受到或许是成年人所能忍受的最深的痛苦^①。以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作为开头，故事像其他老人故事一样告诫人们——不要掩盖年老的问题。故事接下去告诉人们如何能处理好老年丧失的问题。

老两口住在森林边的海岸上。一方面，他们处于陆地与大海的交界处，另一方面，又处于荒野与文明世界之间。我们在故事《命运与伐木人》，《纯朴的割草人》以及《渔夫和神怪》中看到了同

^① T.H. 霍姆斯和 R.H. 拉德：《社会再调整的比例范围》，《心身医学研究期刊》第 11 期（1967 年）第 213—218 页。

样的背景。这种边缘地区象征着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界，反映了老人故事的中心题目：面对隐藏在无意识中的被忽视了的自性的各个方面。这篇故事通过介绍老人到树林里捡木柴维持生活来强调这一主题。正如我们所知，捡木柴 还有捕鱼——出现在世界各国的老人故事中，象征着从无意识中回到世俗中的过程。

后来老人遇到了一位给了他一袋金子的陌生人。这是老人故事的下一个主题：通常是魔力意想不到的回归。像《命运与伐木人》中的老头儿或是《寡妇与青蛙》中的老妇人一样，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好运，陌生人是自愿找上门的，而老头儿的任务只是关注和接受魔力。不管怎么说，老人若是对陌生人表示怀疑或充满敌意地逃离开，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也就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接受了陌生人送给的金子之后，老头儿把它藏了起来，没有告诉他的老伴儿。他的行为是出于猜疑和贪婪，老人把金子藏在肥料堆下的事实又强调了这一令人厌恶的动机的本质。第二天，他的老伴儿无意中将肥料卖了出去，老头儿由于他的贪婪而受到了惩罚。尽管这是青年故事中邪恶的人的通常的后果，这篇故事仍在继续进行。老人从陌生人那里接受了另一袋金子，并且又把它藏了起来，仍然出于疑心和贪婪，但是较之第一次稍稍有些收敛：他藏金子的灰烬不像肥料那样污秽。不管怎么说，老人最终失去了钱财。在青年故事中，像这样重复的厄运很普遍。尽管在那些故事中青年人通常是失败了，由于他们面对着像邪恶的巫婆或是恶毒的团伙这样强大的对手。这篇故事中老人有着陌生人这样有魔力的支持者。实际上，老人的敌人是他自己的贪婪和猜疑。失去了金子迫使他面对自身的阴暗面，这就是老人故事的下一个主题：自我分析和自我改造。如果他继续追求他个人的贪婪的欲望，他就不会像陌生人建议的那样买到了一条大鱼，他也不会进

一步的发展。

这篇故事也在此时描绘了欺骗和智慧的主题。老人把金子藏在了肥料堆和灰烬中，蛮有道理地认为绝不会有人在那些地方找财宝。在像《年老的炼金师》这样的老年故事中，这种骗术形成了智慧——从心理上对错觉的敏锐运用。在这篇故事中，老人的诡计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我们可以推测出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老人的行为出于贪婪。他没有掌握住他自己的阴影，而这种自我克制是真正智慧的前提。正如在《聪明的商人》和《年老的炼金师》中戏剧性地描述过的那样。诡诈不是智慧，老人故事告诉人们——小心谨慎的诡诈才称得上是智慧。

当陌生人第三次出现时，他给了老人一袋青蛙，还给了他一些忠告。在集中评论陌生人的忠告之后，我会很快谈到青蛙的象征意义。那些评论看起来有些多余，因为当老人在意识到用这些钱可以买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时，他听从了陌生人的忠告，去买了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我们可以推断出老人留心这一忠告是因为他到现在已经了解到自己的判断是多么拙劣：他已经两次失去了运气。实质上，老人终于超越了他自身的贪婪和自私自利。这种自我超越是老人故事的下一个主题。

陌生人的身份现在变得不难解释了。一位神奇的人物，明显地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陌生人成为超越意识的、理性的自我的很好的象征。用荣格的心理学观点来看，陌生人象征着内在的自性——心理完整的意象。如同《海龙王》故事中的海龙王。用宗教的观点来看，陌生人可能是上帝的代表，具有非凡的见识，如（一位老母亲的忧伤》中的姨母。不管怎样，他都是作为高于一般自我意识的形象而出现的。

在买到他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后，老人回到了家中，把鱼挂在外面的椽子上。即使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老人这样做也显得

很古怪。因为把鱼悬挂在外面露天里，老人是冒着鱼会被人、猫或是鸟偷掉的危险的。因而，老人深信他不会失去这件礼物，而他的信心则显示出他的天真和稚拙。主人公的态度带给了我们返璞归真的主题。面对他的贪心，征服了它，并超越了自己，老人现在能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再也不想为自己隐藏陌生人的礼物了，而是象征性地把鱼奉献给了世界。

那天夜里，可怕的风暴威胁着几个年轻渔民的生命。老人那条闪闪发光的鱼解救了他们。故事于是描绘了老人故事中的最后一个发展：老人将魔力带进了世界，帮助了下一代人。他在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起着有益于社会的中介作用。这自然是青年童话故事中的老年人所起的典型作用——善良的女巫或者将青年男女从可怕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女恩人。《闪闪发光的鱼》着重表现老年人如何经过了很长的心理发展过程而获得了“魔力”和智慧。

我们来简评一下老人的中介作用是如何变化的。最初，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与陌生人斡旋，将金子据为己有。在这里，陌生人可以被看做是老人无意识的象征，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包含着自省。与陌生人的交谈象征着自我探测的过程，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这样的自省在人的后半生是很重要的，其时个人的反思和哲学思考增强了，而故事又进一步增加了新的见解。当老人每天夜晚将闪光的鱼悬挂到外面时，他就在一方面的超自然力与另一方面的青年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种新的作用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单独个人的——是面向他人的，而不是面向内在自性的，因而最终有益于下一代。所以故事强调的是社会的解放，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解放，才是人的后半生的最终目标。

当《闪闪发光的鱼》剧情展开时，它也描绘了对早期发展阶段的回归，因此结果即是变形了的开始。这是老人故事的基本主题，由故事中一系列象征性的物品表现出来。故事的叙述先从金子开

始，过渡到青蛙，最后以鱼收尾，而鱼很快转变为闪烁的光亮。这里，一种神话的解释结构十分有用，因为金子、青蛙及鱼频繁出现于世界各国的神话和传说中。例如，金子一般作为人类文化和意识的象征^①。太阳的颜色是金色的，而太阳——实际上，一般指光亮——象征着意识能力。在每个社会中，金子实际上还用来作为钱使用。因而金子象征着现世的生活和文明：人的意识的最高程度。

故事很快地、不只一次而是两次地免除了金子，免得我们错过了对事件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物质的奖励和世俗的成就不是人的后半生的目标。青蛙相继出现于故事中，青蛙的象征意义是复杂而深刻的。由于青蛙是栖息于水陆交界处的两栖动物，它们成为从无意识到意识状态转变的杰出象征。我们在《寡妇与青蛙》中看到了这一点，在这篇故事中青蛙起了同样的作用，只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老人从意识转向无意识。首先，他失去了金子，象征着文明和意识，结束时以青蛙取而代之，表示了一种过渡的状态。他于是用青蛙去交换了一条鱼。作为水中的动物，藏在水中看不见，鱼经常被心理学家和神学家解释为无意识的象征^②。此外，鱼远不及青蛙进化，它毕竟缺少四肢，因而它们象征着原始的生存阶段。我们这篇故事于是描写了回到早期发展阶段的变化，就像《使枯树开花的老人》那篇故事一样。

青蛙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更新和变形。意大利民间故事

^① E. 诺伊曼：《意识的起源与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 普林斯顿）第255页。参阅 M. 卢西：《作为艺术形式和人的肖像的童话故事》，J. 埃里克森译（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4年 布鲁明顿）第15页。

^② M.L. 冯·弗朗兹：《童话中的个体化》（春天出版社，1977年 达拉斯）第150页 诺伊曼：《意识的起源与历史》第71页。

将青蛙与复活节以及基督的变容节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因为青蛙在复活节前后经历一次引人注目的身体上的变化，从蝌蚪演变成青蛙。青蛙于是成为物质变精神、自然变为超自然的最好象征。应该补充的是，这种联系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如西藏文化^②。

这篇故事通过介绍鱼——基督的根本象征而直接地确认了变形的主题。（意大利人以及讲述这篇故事的天主教徒大概会了解这其中的意义。）^③ 鱼于是变成了象征着精神上的转变的神圣的灯塔，与基督的变容有着相似的特征。

因而鱼同时象征着两件事情——一方面象征着早期的、基本的或是原始的经验，它们是无意识的和没有进化的，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上的更新。青蛙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动物，适合于表达人所经历的最低级的和最高级的状态、人的初生阶段与终结。这一回归和变形的主题以各种形式出现于全部老人故事中。例如，在《失去瘤子的老人》、《魔林》以及《六尊雕像》中我们都看到了重新找回童年的天真和自然的主题。

《闪闪发光的鱼》汇集了所有老人故事的主题，并且展现了最重要的剧情——人的后半生的超越自我、向着照亮社会的目标行进的旅途。这些主题象征着人到中年以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而重述那些任务可能是很有用的。

首要的挑战是对付衰退的幽灵，以及人到了晚年综合性的丧失：健康、朋友、财富以及权力的丧失。这些丧失尽管是令人痛苦

① D.L. 米勒：《童话还是神话》（春天出版社，1976年达拉斯）第159页。

② F. 海德·钱伯斯和A. 海德·钱伯斯：《西藏民间故事》（沙姆哈拉，1981年，布尔德）第186页。

故事还讲到老人将鱼挂到了房子外面的椽子上，使人记起了挂在木梁上的意象，从而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挂在了具有象征性的生命树上提供了间接的隐喻。

的，但却为新的发展清除了道路——它们打破了旧的常规，为意想不到的发展让出空位。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必须愿意探索无意识，再次抓住那些在青年时期不能容忍的心理问题。年龄和经验使人产生新的力量去面对过去的恐惧，对中老年人的挑战是去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去发展自己，而存在的危险是在绝望和苦恼中逃避现实。

最终，这种对新体验的开启状态依靠对人类本性的阴暗面以及人自身内的阴影的正视：对老年人受到轻视的忿怒，对弥补所失去的一切的绝望，对年轻一代仍然占有的一一切的妒忌，以及对生活更多的渴求。自我分析和自我改造构成了第二项任务，这项任务的失败会导致精神的卑劣和灵魂的可怜。

由自我分析产生了对邪恶的了解，反过来，又产生出人世间的智慧：为了他人的利益，建立在心理理解基础上的创造令人信服的幻想的能力。这是人的后半生的第三项任务：从青年时期朝气蓬勃地专注于工作——操作使用着物件和积累财富，转变为对人的本性的深入理解。这种人世间的智慧帮助了人去保护自己免受更强大敌手的伤害，并适应以后生活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智慧是对诚实的自我分析的奖赏。然而，生存与适应不是生活的最终目标，而人不久就会面临新的、更困难的挑战——自我超越的挑战。

第四项任务是挣脱支配青年的个人雄心和梦想。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倘若人的前半生的着眼点在于树立自我，对中老年人的挑战就是将这来之不易的自我抛在脑后。埃里克森的生成概念是自我超越的一个例子。但是还有许多心理方面或宗教方面的其他形式的例子。理想的作法是，中老年人回到他们青年时期超验的灵感中，但是是以更深刻的方式，以更充分的理解和使某些梦想成真的方法。这些超验的灵感会是强烈而势不可挡的，因而，力量、耐心和老年智慧是必不可少的。所有令人振奋、令人惊叹的崇高的

信念现在已凌驾于单纯的个人愿望之上。高级的自性、社会或是上帝替代了自我，成为生活的指导力量。

具备了超越纯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的能力，老人现在能抛弃社会惯例，而这就成为人的后半生的第五项任务：从支配中年时期的实用主义的理性中突破出来，把自己从社会惯例中解放出来。返璞归真——重返孩子的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然而，成人的理性和社会惯例没有被牺牲掉，天真和精明必须相结合，孩子天生的创造力必须与成熟的判断力相结合。这里的挑战是留心心灵自然的口述，经过一个长期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使心灵得到净化。然后每个人才能照原样肯定他自己的生话。这就是埃里克森称之为整合的态度。离开了这样的肯定，绝望和停滞多疑症及慢性抑郁症就会等候着老年人。返璞归真不仅是人后半生的美德，而且是一种需要。

在被理解和抚育下，返璞归真发展成为一种重新开始的神话式的体验。而这就是老人故事所描绘的第六项任务：对生活中奇迹和快乐的开拓。世界于是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每件物品都成为使人快乐的理由。成人回到了泛灵论和神话经验的成熟形式，几乎是神秘不可测的。这种奇迹的回归与许多宗教传统所称的启蒙 *enlightenment* 开悟 多少有些相似，它是魔力回归到人的后半生的最高级的形式之一。

然而，对个人的启示不是最后的目标。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用人后半生的超验的灵感去帮助下一代。这是老人作为中介人所起的作用，将这个世界与下一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第七项同时也是最后一项任务是，为青年提供实际的咨询和高尚的灵感，帮助他们平衡超自然的启示与人类社会实用主义需要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在所有的老人故事中，魔力如同在任何一篇童话故事一样反复地出现。但是在老人故事中，魔力是心理的和精神

的，不单纯是体力的和物质的。魔力是自我改造、自我超越、返璞归真以及社会的解放。魔力是更新的承诺和发展的挑战。《闪闪发光的鱼》结束于这一个音符中，发出了老人故事的最后一个和弦音：智慧和天真相结合，实用主义和魔力相结合，生命的尽头成为生命的开始。终结是更新了和修复了的开端。

17 结束语：从此以后

老人故事与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如《睡美人》或《大拇指》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在截然不同的情节后面，存在着人类生活两种不同的完美典型——勇士和老人。

勇士的故事开始时讲述的是一位男青年或女青年离家出走以摆脱压迫和贫困。青年梦想着得到巨额的财宝或者真正的爱情，但这两样东西只能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这一出走的象征性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青少年必须摆脱心理上的家庭安全感去“寻求自我”。这里，行动是基调，斗争是主旨，而独立是最终的目的。

像青年主人公一样，童话故事中的老人也与贫困抗争。实际上，这一主题对老年主人公要更加重要得多。然而，不管青年可能有多穷，至少他们的将来是无限的，充满了希望。而老年人却不尽如此，他们面临着衰老的幽灵。还有，与青年主人公不同的是，老人没有离开他或她的凄凉的境遇而去寻求好运。相反地，在每日普通的家庭杂务中，好运却找上门来，而老人的任务是乐意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魔力。倘若青年的美德是勇气、坚忍和信心，那么老人的美德则是机警、坦率和好奇心。

沿途，青年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一般会遭遇到可怕的敌人——邪恶的巫婆，可怕的吃人妖魔，或是条巨龙。青年拿起武器与可怕的敌人作战。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发生着同样的事情：青

少年把他们的难题归咎于父母亲，公然反抗他们，因而学会了独立。对比之下，在童话故事中的老人所遭遇到的不是外部的敌手：他们的敌手潜藏于内心。不可能有殊死的战斗，也谈不到胜利的结局——那是相当痛苦的顿悟，诚实的自知以及真正的改过自新。倘若青年主人公进行着斗争去改变世界，老人则寻求着去改变他们自己。

有时候，老人的确也与敌手竞争，但是敌人不是传说中的怪物。敌人是怀着所有太令人可信的动机，就像一个贪心的人阴谋去抢劫老人一样。在青年主人公求助于刀剑时，老人则求助于顿悟。老人缺少青年人的力量，于是召唤了智慧，牵制了敌人的攻击，而不是公然对抗这种攻击。在童话故事中，青年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不是那么足智多谋，因而被坏人击败——直到有人来搭救他们。搭救他们的人通常是位智慧的老人。在青年人的眼里，老人的帮助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那是因为青年主人公没有懂得老年人心理发展的长期历史——在他们智慧后面的经验、反省及其发展。

青年主人公面对的极大威胁代表着青年人与之抗争的脆弱的自我感觉，主人公的战斗象征着为建立和捍卫自我而进行的努力。对老年人的挑战却不相同——它代表的不是老人的自我感觉，而是老人妄自尊大的感觉。自我超越是老年人的任务，自我树立则是青年主人公的任务。

当青年主人公战胜了敌人时，他赢得了许多的财宝或真正的爱情。新的世界向他们敞开，而现在这世界是属于他们的。胜利是主题，个人的奖赏是结果。而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是青年人的梦想。对老年主人公来说，基调是解放，不是胜利。天真结果是。实际上，青年人的历险一般在他们获得了黄金珠宝后就结束了。对比之下，老人的故事一般是以他或她丧失了财宝作为开始。

的后半生的目标不是私人的财富，而是给人类以精神的启示。

总的说来，青年主人公的追求使他离开家门步入社会。他的方向是向前的：从无名到成名，从现在到将来，从抽象的理想到具体的实践。老人的故事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回到了家，进入了过去的状态并朝着人生经历的更深、更主要的阶段发展。然而，青年主人公和老人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在延伸人类意识的极限。青年主人公征服了以龙和怪物来体现的无意识的力量，他因为胜利凯旋而归。青年主人公将意识提高到了顶点。而老人则将意识深入下去，照亮了人生经验的基础。实际上，如果青年是人类的花朵，那么老人则是人类的根，顶住了人心中的邪恶——而这正是人的精神的崇高潜能。

在表达这些寓意时，青年和老年故事都使用了隐喻，但是它们的目的不同。青春是个人的自我感觉脆弱敏感的时期。青年男女猜忌似地捍卫着自己的独立，拒绝坦率的忠告。青年人往往不能直接对付心理上的冲突，因为问题太具威胁性。因而童话故事运用了比喻。像《年老的炼金师》一样，这些故事哄骗青年去面对他们内心的冲突。

由于有着多年的经验，老人知道如何直接去对付情感上的冲突，对别人的劝告也较少敏感。但是老人面对着新的挑战：冲破社会常规和实用理性，挣脱策划、妥协和‘适应’的束缚。童话故事则帮助完成了这一任务。它们使老人回到想像的世界中去。并且在那儿，在一个得天独厚的王国里，个人能够抛弃理性，记起了被遗忘了的理想，并看到那理想究竟可能是什么而不只是简单地是什么。

青春时期是英雄时期。青年男女用战斗和胜利，奋斗和成功这样的字眼来思考问题。但是这绝不是个人的心理态度。这种英雄的典范对现代文化施加了决定性影响，并在社会上引起了深刻

反响^①。我们钦慕宇航员、奥林匹克运动员以及南极考察队员，是因为他们都是英雄：他们为了光辉的胜利面临着危险或经受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是英雄光辉的形象中有着阴暗的一面——对权势的迷恋。英雄拔剑在先，言谈在后。

如果英雄生来就是位勇士，他也是位真正的男子汉：英雄范例男人多于女人。在神话和童话故事中，一般是男青年而不是女青年出去探险。实际上，女青年的角色一般是作为一种美丽的奖品在家中等待着英雄的归来。在童话故事中以及在传统的社会中，光荣和权力也是属于男人而不是女人。我们的语言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女主人公”源自“男主人公”好像女主人公是派生出来的，从属于男主人公。

老人童话故事为这种英雄范例提供了选择的余地^②。这些故事的寓意不仅是针对个人的，而且针对整个社会。老人故事描绘了一系列新的美德——是智慧，而不是英雄主义。正如我们的故事所表现的那样，老人肯定调解和交谈而不是交战和征服。面对着妖怪，渔夫同他交谈，并讲故事给他听。他没有试图去消灭这个怪物，像年轻的主人公通常所做的那样。老人的作用是搭桥，而不是交战。

老人故事为处于后半生的男人和妇女描绘了同样的任务：自

① J.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49年, 普林斯顿)一书中总结了英雄的范例。参见 M. 卢西《作为艺术形式和人肖像的童话故事》, J. 埃里克森译(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84年, 布鲁明顿)第165页及其后。M. 塔塔在她的文章中提出了新的观点 见《生于昨日 格林童话中的英雄》载 R. 博蒂格海默编《童话故事和社会 幻想、影射和范例》(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6年, 费城)第95-144页。

② W. 莱德勒和 A. 博特文主张要大力强调英雄的原始意象, 参见他们的文章《英雄在何处 改变男性作用中的一种观点》见 K. 所罗门和 N. 里维编《转变中的男人: 原理和治疗》(普林诺姆, 1982年 纽约)第241-246页。

我分析、自我超越和社会的解放。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被高高置于对方之上。人的后半生重要的是作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的语言再一次地反映出了这一点。我们依据性别而区分“男主人公”(heroes)和“女主人公”(heroines)，“老人”这个词却没有性的区别。但是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二分——我们分别称那些继续成长发展的老人与那些停滞不前的老人为“elder’与“elderly”。

在细述老人的美德时，我并不是要提出回到老人统治的时代。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将会混淆老人在现时代的作用。年龄大不一定使人聪明。老人是一种原始意象，如同青年英雄的形象一样。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有英雄气，也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是青年人。但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英雄的潜能。恰恰如此，不是所有的成人在年纪大了时都变得聪明而有见识，但是在每个人内心里都在等候着老年的来临——是承诺，也是挑战。

我也不认为老人就比英雄好。社会需要二者，而作为个人，我们在生活中也需要二者的平衡，英雄和老人各自有着强大的人类潜能。就他们自己来说，各自都是不完整的和片面的，都只适合于生活中特殊的情况。不论是在生命的什么时期，在为崇高的目标而斗争时，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而在胜利之后，我们需要的是精神的启示和超越。尤其是，我们必须有本事知道何时必须把握住，何时必须放弃掉，那才是老人的智慧。

在大多数为人们所熟悉的童话故事中，王子和公主与可怕的敌人交战，经历了势不可挡的严峻考验后幸存了下来。他们彼此相遇，结了婚，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确实，真正的爱情和找到一个自己的王国，体现着所有人的象征性目标。但是人生更多的内容存在于“从此以后”或许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被世界遗忘了的天真无邪和奇迹。那是老人故事对他们最终的承诺和挑战

——将神话和童年的魔力注入到现实生活中去。那样，人生的终结就会成为人生的开始，成为变形了的而又光彩照人的开始，为了高尚的自我，为了社会，也为了上帝。

参考书目

- Adams, C. ; Labouvie-Vief, G. ; Hobart, C.J. ; and Dorosz, M. "Adult Age Group Differences in Story Recall Styl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review.
- Adams, C. ; Dorosz, M. ; Holmes, C. ; Bass, S. ; Gossiaux, D. ; and Labouvie-Vief, G. "Qualitative Age Differences in Story Recall."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review.
- Afanasev, A. N. *Russian Fairy Tales*. New York: Pantheon, 1945.
- Amoss, P. T. , and Harrell, 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1 - 24. Palo Alto,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Anshin, R. "Creativity, Mid-life Crisis and Herman Hes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4 (1976): 215 - 26.
- Arnett, W. S. "Only the Bad Died Young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1 (1985): 155 - 60.
- Arnstein, F. *Time Out of Mind*. San Francisco: Cragmont, 1986.
- Assagioli, R. *The Act of Will*. Baltimore: Penguin, 1974.
- _____. *Psychosynthesis: A Manual of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 Hobbe, Dorman, 1965.

- Ausubel, N. *A Treasury of Jewish Folklore: Stories, Traditions, Legends, Humor, Wisdom and Folk Songs of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Crown, 1948.
- Bain, R. N. *Cossack Fairy Tales and Folk Tales*. New York: Stokes, 1895.
- Baker, B. and Wheelwright, J. "Analysis with the Aged." In *Jungian Analysis*, edited by M. Stein, pp. 256 – 74. La Salle, Ill., and London: Open Court, 1982.
- Baylin, W. ; Gordon, S. K. ; Nehrke, M. F. "Reminiscing and Ego Integrity in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Males." *Gerontologist* 16 (1976): 118 – 24.
- de Beauvoir, S. *The Coming of Age*. Translated by P. O'Bri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2.
- Berezin, M. "Some Intrapsychic Aspects of Aging." In *Normal Psychology of the Aging Process*, edited by N. E. Zinberg and I. Kaufman, pp. 93 – 11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 Berlic-Mazuranic, I. *Croatian Tales of Long Ago*.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4.
- Berman, M.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Bettelheim, B.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New York: Knopf, 1976.
- Bianchi, E. C. *Aging as a Spiritual Journey*. New York: Crossroads, 1984.
- Bieseke, M. , and Howell, N. "'The Old People Give You Life': Aging Among! Kung Hunter-Gatherers."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77 – 98. Palo Alto,

-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Birren, J. "Age and Decision Strategies."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in Gerontology* 4 (1969): 23 – 36.
- Blazer, D. *Depression in Later Life*. St. Louis: Mosby, 1982.
- Block, J.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Femal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Women :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P.W.Berman and E.R.Ramey, pp.107 – 24. Washington, D.C.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1982.
- Block, M. ; Davidson, J. ; and Grambs, J. *Women Over Forty: Vision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Springer, 1981.
- Blos, P. *On Adolescence :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 Boles, J. , and Tatro, C. "Androgyny." In *Men In Transition : Theory and Therapy*, edited by K. Solomon and N. Levy, pp. 99 – 130. New York: Plenum, 1982.
- Boswell, D. A. "Metaphoric Processing in the Mature Years." *Human Development* 22 (1979): 373 – 84.
- Brewi, j. , and Brennan, A. *Mid-life: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rossroads, 1985.
- Brim, O. G. "Theories of the Male Mid-life Crisi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6 (1976): 2 – 9.
- Brink, T. "Geriatric Depression and Hypochondriasis: Incidence, Interac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 (1982): 506 – 11.
- Brockett, E. *Burmese and Thai Fairy Tales*.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1965.
- Bromley, D.B. "Studies of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 in Relation to Age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Functions."

-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in Gerontology* 4 (1969): 103 – 26.
- Brooks, J. B. "Social Maturity in Middle Age and Its Developmental Antecedents." In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edited by D. Eichorn, J. Clausen, N. Haan, M. Honzik, and P. Mussen, pp. 244 – 6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Brown, P. "Religious Needs of Older Persons." In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dited by J. Thorson and T. Cook, pp. 76 – 82.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80.
- Browning, D., "Preface To a Practical Theology of Aging." *Pastoral Psychology* 24 (1976): 151 – 67.
- Buber, M. *I and Thou*. Translated by W. Kaufmann. New York: Scribner's, 1970.
- Buesching, R. "Successful Aging: A Religious Viewpoint." In *Aging: Its Challenge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Society*, edited by W. C. Bier, pp. 282 – 92.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3.
- Buhler, C.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Life Cycle." In *The Course of Human Life: A Study of Goals in 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edited by C. Buhler and F. Massarik, pp. 12 – 26. New York: Springer, 1968.
- Burton, R. F., trans. *Tales from the Arabian Nights*. New York: Avenel, 1978.
- Butler, R. N.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Psychiatry* 26 (1963): 63 – 76.
- _____. *Why Surviv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 Caligiuri, A. "Maturing in the Lord: Reflections on Aging and Spiritual Life." *Studies in Formative Spirituality* 1 (1980): 369 – 78.
- Calvino, I. *Italian Folktales*. Translated by G. Martin. New York: Pantheon, 1978.

- Cameron, P. "Introversion and Ego-Centricity Among the Aged."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2 (1967): 465-8.
- Cameron, P.; Desai, K. G.; Bahador, D.; and Dremel, G. "Temporality Across the Life-s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8 (1977-78): 229-59.
- Campbell, J. "Folkloristic Commentary." In J. Grimm, *The Complete Grimms' Fairy Tales*, pp. 833-64. New York: Pantheon, 1944.
- _____.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 Carp, F. "Senility or Garden-variety Maladjustment?"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4(1969): 203-8.
- Cath, S. "Clinical Vignettes: A Range of Grandparenthood Experiences."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9 (1986): 57-68.
- Cath, S. "Suicide in the Middle Year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Self." In *Mid-lif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Issues*, edited by W. Norman and W. Scaramella, pp. 53-72.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0.
- Chan, W-T. *A Source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Chinen, A.B. "Adult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In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Volume 3: Model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dolescent and Adult Thought*. edited by M. L. Commons, C. Armon, L. Kohlberg, F. A. Richards, T. Grotzer, and J. Sinnott. New York: Praeger. In Press.
- _____. "Eastern Wisdom, Western Ag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an Antonio, 1984.
- _____. "Elder Tales Revisited: Forms of Transcendence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8 (1986): 171-92.

- _____. "Elder Tales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Later Life: A Cross-cultural Hermeneutic Study." *The Gerontologist* 38 (1987): 340 – 6.
- _____. "Fairy Tales and Transpersonal Development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7 (1985): 99 – 122.
- _____. "Middle Tales: Fairy Tales and Transpersonal Development at Midlife."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19 (1987): 99 – 132.
- _____. "Modal Logic: A New Paradigm of Adult Development and Late Life Potential." *Human Development* 27 (1984): 42 – 65.
- _____. "Self-context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Older Adults."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240 (1986): 411 – 16.
- Chinen, A.; Spielvogel, A.; and Farrell, D. "The Experience of Intuitio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6 (1985): 186 – 209.
- Chiriboga, D., and Thurnher, M. "Concept of Self." In *Four Stages of Life*, edited by M.F. Lowenthal, M. Thurnher, and D. Chiriboga, pp. 62 – 83.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75.
- Clausen, J. A. "Men's Occupational Careers in the Middle Years." In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edited by D. Eichorn, J. Clausen, N. Haan, M. Honzik, and P. Mussen, pp. 231 – 35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Clements, W. "The Sense of Life Time in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18 (1979): 88 – 92.
- Clayton, V. "Erikson's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s It Applies to the Aged: Wisdom as Contradictive Cognition." *Human Development* 18 (1975): 119 – 28.
- _____.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Knowledge

- in the Later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5 (1982): 315 – 22.
- Clayton, V. , and Birren, J. E.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Across the Life Span: A Re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Topic." In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 Volume 3, edited by P.B. baltes and O.G.Brim, pp.103 – 3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Cole, T. R. "Aging, Meaning and Well-being: Musings of a Cultural Histori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 (1984): 329 – 36.
- Colson, E. , and Scudder, T. "Old Age in Gwembe District, Zambia."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125 – 54. Palo Alto,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ook, S. R. "Stages 5, 5/6, and 6 in Loevinger's Ego Developmental Sequence: An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Post-formal Operations, Harvard Univiersity, 1985.
- Counts, D.A. "Tamparonga: 'The Big Women' of Kaliai." In *In Her Prime: A New View of Middle-Aged Women* , edited by J. K. Brown and V. Kerns, pp.49 – 64.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and Garvey, 1985.
- Covey, H. C. "Historical Terminology Used to Represent Older People." *The Gerontologist* 28 (1988): 291 – 7.
- Craik, F. "Age Differences in Human Memory." In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 edited by M. E. Birren and K. W. Schaie, pp. 384 – 420.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7.
- Crawford, M. "Not Disengaged: Grandparents in Literature and Re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in Role Satisfac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981): 499 – 519.
- Curran, C. "Aging: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ging and the*

Human Spirit: A Reader in Religion and Gerontology, edited by C. LeFevre and P. LeFevre, pp. 68 – 82. Chicago: Exploration Press, 1981.

Datan, N. "Midas and Other Mid-life Crises." In *Mid-lif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Issues*, edited by W. Norman and W. Scaramella, pp. 3 – 19.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0.

_____. "The Oedipus Cycle: Developmental Mythology, Greek Traged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New Orleans, 1985.

Davidson, L. "Mid-life Crisis in Thomas Mann's *Death in Ven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4 (1976): 203 – 14.

De Rivera, J. "Development and the Full Range of Emotion." In *Emotion in Adult Development*, edited by C. Malatesta and C. Izard, pp. 46 – 64.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84.

Degh, L. "Grimm's *Household Tales* and Its Place in the Household: The Social Relevance of a Controversial Classic." In *Fairy Tales as Ways of Knowing: Essays on Märchen in Psychology, Society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M. M. Metzger and K. Mommsen, pp. 21 – 53. Bern: Lang, 1982.

Dent, C.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oric Competence: A Symposium." *Human Development* 29 (1986): 223 – 44.

Dieckmann, H. *Twice-Told Tales: The Psychological Use of Fairy Tales*. Translated by B. Matthews. Wilmette, Ill.: Chiron Publications, 1986.

Dorson, R. *Folk Legends of Japan*. Tokyo: Tuttle, 1962.

Dundes, A. "Fairy Tales from a Folkloristic Perspective."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edited by R.

- Bottigheimer, pp. 259 – 7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Edinger, E. *The Creation of Consciousness: Jung's Myth for Modern Man*. Toronto: Inner City Books, 1984.
- _____. *Ego and Archetype: Individuation and 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the Psyche*.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2.
- Eliade, M.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lated by W.R. Trask. 1951. Repri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Emery, G. , and Leshner, 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Personality Considerations."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 (1982): 500 – 5.
- Erikson, E.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Norton, 1983.
- _____.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
- _____. "Themes of Adulthood in the Freud-Jung Correspondence." In *Themes of Work and Love in Adulthood*, edited by N. J. Smelser and E. H. Erikson, pp. 43 – 76.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Erikson, E. ; Erikson, J. M. ; and Kivnick, H. Q. *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New York: Norton, 1986.
- Fecher, V. J. *Religion and Ag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 Press, 1982.
- Fowler, J. *The Stages of Faith: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1.
- Frenkel, E. "Studies in Biographical Psychology."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5 (1936): 1 – 34.

- Freud, S. *Complete Introductory Lectures to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J.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6.
- Friedlander, G. *The Jewish Fairy Book*. New York: Frederick Stokes, 1920.
- Funk, J. "Beethoven: A Transpersonal Analysis." *ReVision* 5 (1982): 29 – 41.
- _____. "Music and Fourfold Vision." *ReVision* 6 (1983): 57 – 65.
- Gerner, R. H.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In *Psychopathology of Aging*, edited by O. J. Kapl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Giele, J. Z. "Adulthood as Transcendence of Age and Sex." In *Themes of Work and Love in Adulthood* edited by N. J. Smelser and E. H. Erikson, pp. 151 – 7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Gilleard, C., and Gurkan, A.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of Elderly Men in Turkey: A Test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 (1987): 353 – 7.
- Gilstrap, R., and Estabrook, I. *The Sultan's Fool and Other North African Tales*. New York: Holt, Rhinehart and Winston, 1958.
- Gorlitz, P., and Gutmann, D. "The 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into Grandparenthood." In *Modern Perspectives in the Psychiatry of Middle Age*, edited by J. G. Howells, pp. 167 – 86.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1.
- Gould, R. "The Phases of Adult Life: A Study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9 (1972): 33 – 43.
- _____. *Transformations: Growth and Change in Adult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 Grimm, J. *The Complete Grimms' Fairy Tales*. Translated by Margaret Hunt. New York: Pantheon, 1944.

- Groinick, S. "Fairy Tales and Psychotherapy."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edited by R. Bottigheimer, pp. 203 – 1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Grotjahn, M. "Analytic Psychotherapy with the Elderly." *Psychoanalytic Review* 42 (1955): 419 – 27.
- _____. "The Day I Got Old."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 (1982): 233 – 5.
- _____. "Some Analytic Observations About the Process of Growing Old."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3 (1951): 301 – 12.
- Gruen, W. "Adult Person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Erikson's Theory of Ego Development." In *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 Empirical Studies*, edited by B. L. Neugarten, pp. 1 – 14. New York: Atherton, 1964.
- Guardini, R. "The Stages of Life and Philosophy." *Philosophy Today* 1 (1957): 78 – 9.
- Gurland, B. and Cross, P. "Epidemiology of Psychopathology in Old Age: Som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Service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 (1982): 11 – 26.
- Gutmann, D.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otes on a 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Aging." In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edited by J. Birren and K. W. Schaie, pp. 302 – 29.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7.
- _____. "An Exploration of Ego Configurations in Middle and Later Life." In *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 edited by B. L. Neugarten, pp. 114 – 48. New York: Atherton, 1964.
- _____. "Observations on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in Later Life." In *Handbook of Mental Health and Aging*, edited by J. E. Birren and

- R.B. Sloane, pp. 429 – 46.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83.
- _____. "Psychoanalysis and Aging." In *The Course of Life: Psychoanalytic Contributions Toward Understand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Volume III: Adulthood and the Aging Process*, edited by S. I. Greenspan and G. Pollock, pp. 489 – 517.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1981.
- _____. "The Post-Parental Years: Clinical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al Possibilities." In *Mid-lif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issues*, edited by W. Norman and T. Scaramella, pp. 38 – 52.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0.
- Gutmann, D. ; Grunes, J. ; and Griffing, B. "The Clinical Psychology of Later Life: Developmental Paradigms." In *Transitions in Aging*, edited by N. Datan and N. Lohmann, pp. 119 – 3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Haan, N. "Common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Early Adolescence to Middle Life." In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edited by D. Eichorn, J. Clausen, N. Haan, M. Honzik, and P. Mussen, pp. 117 – 5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_____.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of Well-Functioning Younger People and Older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7 (1976): 117 – 27.
- Haan, N. and Day, 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ange and Sameness i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5 (1974): 11 – 39.
- Harding, M. E. *The Way of All Women: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4.
- Harrell, S. "Growing Old in Rural Taiwan."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193 – 210. Palo Alto,

-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art, D. L. "The Healing Properties of a Fairy Tal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11 (1980): 19-29.
- Hateley, B. J. "Spiritual Well-Being Through Life Histo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1983.
- Heath, D. "The Maturing Person." In *Beyond Health and Normality: Explorations of Exceptional Well-being*, edited by R. Walsh and D. Shapiro, pp. 152-206.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3.
- Hefner, R. ; Rebecca, M. ; and Oleshansky, B. "Development of Sex-Role Transcendence." *Human Development* 18 (1975): 142-58.
- Henderson, J. *Cultural Attitudes 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oronto: Inner City Books, 1984.
- Heuscher, J. A *Psychiatric Study of Myths and Fairy Tales: Their Origin, Meaning and Usefulness*. Sp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74.
- Hiltner, S. *Toward a Theology of Aging*.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975.
- Hixon, L. *Coming Home: The Experience of Enlightenment in Sacred Tradition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8.
- Hodgetts, E. *From the Land of the Tsar*. London: Gilbert and Rivington, 1890.
- Holmberg, A. "Age in the Andes." In *Aging and Leisur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nto the Meaningful Use of Time*, edited by R. Kleemeier, pp. 86-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Holmes, T. H. , and Rahe, R. H.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1967): 213-18.

- Horacek, B. J. "Life Review; A Pastoral Counseling Technique." In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dited by J. A. Thorson and T. C. Cook, pp. 100 – 7. Sp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78.
- Hughes, C. C. "The Concept and Use of Time in the Middle-Years; The St. Lawrence Island Eskimos." In *Aging and Leisure :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nto the Meaningful Use of Time*, edited by R. Kleemeier, pp. 91 – 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Hyde-Chambers, F., and Hyde-Chambers, A. *Tibetan Folk Tales*. Boulder, Col. :Shambhala, 1981.
- In-Sob, Z., ed. *Folk Tales from Kore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9.
- Inhelder, B., and Piaget, J. *The Growth of Logical Thinking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 Jacobs, J. *Indian Fairy Tal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0.
- 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1902. Reprint. New York: Mentor, 1958.
- Johnson, R. *He : Understanding Masculine Psychology*.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1976.
- Jones, S. S. "The Structure of Snow White."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edited by R. Bottigheimer, pp. 165 – 8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Jung, C. G. 1945. "After the Catastroph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0, pp. 194 – 21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_____. 1952. "Answer to Job."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1, pp. 355 – 47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_____. 1939, "Foreword to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1, pp. 538 – 5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_____. 1935. "General Problems of Psychotherapy."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6, pp. 3 – 12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_____. 1925. "Marriage as a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7, pp. 189 – 20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_____.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Pantheon, 1961.
- _____. 1943. "The Personal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63 – 7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_____. 1921. "Psychological Type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6, pp. 189 – 20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_____. 1951.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 Archetyp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9i, pp. 151 – 8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 _____. 1943.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3 – 1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_____. 1928. "The Relations between Ego and the Unconscious." 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121 – 23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_____. 1931. "The Stages of Lif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8, pp. 387 – 40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_____. 1944. "The Symbolism of the Mandala." In *Collected Works*, vol. 12, pp. 91 – 21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_____. 1952. "Symbols of the Mother and Rebirth." In *Collected Works*, vol. 5, pp. 207 – 7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 Jung, E. , and Von Franz, M. *The Grail legend*. Boston: Sigo, 1986.
- Kahn, R. I. "Spiritual Well-Being: A Relationship That Nurtures." In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dited by J. A. Thorson and

- T. C. Cook, Jr. , pp. 38 – 50. Sp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78.
- Kakar, S. "Setting the Stage: The Traditional Hindu View and the Psychology of Erik H. Erikson." In *Identity and Adulthood* , edited by S. Kakar, pp. 2 – 12.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Katz, R. L. "Jewish Values and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ging." In *Toward a Theology of Aging* , edited by S. Hiltner, pp. 135 – 50.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975.
- Kernberg, O.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Clinical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6.
- Khan, N. I. *Twenty Jataka Tales*. New York: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85.
- Kielholz, P. *Masked Depression* . Bern: Huber, 1973.
- King, K. "Cognition, Metacognition and Epistemic Cognition: A Three-Level Model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Human Development* 26 (1983): 222 – 32.
- King, P. H. M. "Not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Older Patients: Re-appraisal of the Potentialities for Chang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19 (1974): 22 – 37.
- King, P. M. ; Kitchener, K. S. ; Davison, M. L. ; Parker, C. A. ; and Wood, P. K. "The Justification of Beliefs in Young Adults: A Longitudinal Study." *Human Development* 26 (1983): 106 – 16.
- Kivnick, H. "Grandparenthood and the Life Cycle."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9 (1986): 39 – 56.
- Klerman, G.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and Diagnosis of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In *Depression and Aging: Causes, Care and Consequences* , edited by L. D. Breslau and M. R. Haug, pp. 3 – 19. New York: Springer, 1983.

- Koenig, H. ; Kvale, J. ; and Ferrel, C. "Religion and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The Gerontologist* 28 (1988): 18 - 28.
- Koenig, H. ; George, L. ; and Siegler, I. "The Use of Religion and Other Emotion-Regulating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Older Adults." *The Gerontologist* 28 (1988): 303 - 10.
- Kogan, N. "Categorizing and Conceptualizing Styles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Human Development* 17 (1974): 218 - 30.
- Kohlberg, L.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 Nature and Validity of Moral Stages*.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4.
- _____. "Stages and Aging in Moral Development - Some Speculations." *The Gerontologist* 13 (1973): 497 - 502.
- Kohlberg, L. , and Ryncarz, R. "The Question of Stage Six."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Post-formal Oper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Kornhaber, A. "Grandparenting,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A 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 from the Grandparent Study."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9 (1986): 19 - 38.
- Kornhaber, A. , and Woodward, K. *Grandparents/Grandchildren: The Vital Connection*.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81.
- Kotre, J. *Outliving the Self: Generativ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Kuhlen, R.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Motivation During the Adult Years." In *Middle Age and Aging: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B. Neugarten, pp. 115 - 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Laboulaye, E. *Laboulaye's Fairy Book: Fairy Tales of All Nations*. Great Neck, N. Y. : Core, 1976.
- Labouvie-Vief, G. "Action, Concept and Adaptation: A Postformal

- Theory of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Post-formal Oper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_____. "Adaptive Dimensions of Adult Cognition." In *Transitions of Aging*, edited by N. Datan and N. Lohman, pp. 3 – 2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_____.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The Uses and Limits of Pure Logic in Life-Span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23 (1980): 141 – 61.
- _____. "Developmental Dimensions of Adult Adaptation: Perspective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Symposium presented at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Chicago, 1986.
- _____. "Logic and Self-Regulation from Youth to Maturity: A Model." In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Late Adolescent and Adult Cognitive Development*, edited by M. L. Commons, F. A. Richards, and C. Armon, pp. 158 – 80. New York: Praeger, 1984.
- _____. "Models of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Volume 3: Model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dolescent and Adult Thought*, edited by M. L. Commons, C. Armon, L. Kohlberg, F. A. Richards, T. Grotzer, and J. Sinnott. New York: Praeger. In Press.
- Lavouvie-Vief, G.; Campbell, S. O.; Weaverdyck, S. E.; and Tanenhaus, M. K. "Metaphoric Processing in Young and Old Adults." Manuscript in review.
- Labouvie-Vief, G., and Chandler, M.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Life-Span Developmental Theory: Idealistic Versus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In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ume 1*, edited by P. Baltes, pp. 181 – 2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Labouvie-Vief, G. ; DeVoe, M. ; and Bulka, D. "Speaking About Feelings: Conceptions of Emo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Manuscript in review.

Labouvie-Vief, G. ; Hakim-Larson, J. ; and DeVoe, M. "The Language of Self Regulation: A Life-Span View." Manuscript in review.

Labouvie-Vief, G. ; Hakim-Larson, J. ; and Hobart, C. "Age, Ego Level and the Life-Span Development of Coping and Defense Processes." *Psychology and Aging* 2 (1987): 286 - 93.

Labouvie-Vief, G. ; Schell, D. A. ; and Weaverdyck, S. E. "Recall Deficit in the Aged: A Fable Recalled." Manuscript in review.

Lambek, M. "Motherhood and Other Careers in Mayotte." In *In Her Prime: A New View of Middle-Aged Women*, edited by J. K. Brown and V. Kerns, pp. 67 - 86. South Hadley, Mass. : Bergin and Garvey, 1985.

Lang, A. *The Brown Fairy Book*.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4.

____. *The Yellow Fairy Book*. 1894. Reprint. New York: Dover, 1960.

Lawrence, N. *Whitehead'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Background of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Lederer, W. , and Botwin, A. "Where Have All the Heroes Gone? Another View of Changing Masculine Roles." In *Men In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rapy*, edited by K. Solomon and N. Levy, pp. 241 - 6. New York: Plenum, 1982.

Lee, R. B. "Work, Sexuality and Aging Among! Kung Women." In *In Her Prime: A New View of Middle-Aged Women*, edited by J. K. Brown and V. Kerns, pp. 23 - 36. South Hadley, Mass. : Bergin and Garvey, 1985.

LeFevre, C. , and LeFevre, P. , eds. *Aging and the Human Spirit: A*

Reader in Religion and Gerontology. Chicago: Exploration Press.
1981.

Lehman, H. "Affective Disorders in the Aged."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 (1982): 27-44.

Levinson, D. J. ; Darrow, C. N. ; Klein, E. B. ; Levinson, M. H. ; and Mckee, B.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New York: Ballantine, 1978.

Lewis, R. , and Roberts, C. "Postparental Fathers in Distress." In *Men In Transition : Theory and Therapy*, edited by K. Solomon and N. Levy, pp.199-204. New York: Plenum, 1982.

Lidz, T. "Phases of Adult Life: An Overview." In *Mid-lif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Issues*, edited by W. Norman and T. Scaramella, pp.20-37.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0.

Linden, M. E. "Regression and Recession in the Psychoses of the Aging." In *Normal Psychology of the Aging Process*, edited by N. E. Zinberg and I. Kaufman, pp. 125-4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8.

Livson, F. "Paths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the Middle Years: Sex Differences." In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edited by D. Eichorn, J. Clausen, N. Haan, M. Honzik, and P. Mussen, pp.194-22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Lowe, V. *Understanding Whitehea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_____. *Understanding Whitehead: The Man and His Wor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Luthi, M. *The Fairy Tale as Art Form and Portrait of Man*. Translated by J. Erickson.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_____. *Once Upon a Time : On the Nature of Fairy Tales*.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Maduro, R. "Artistic Creativity and Aging in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5 (1975): 303 – 29.
- Maitland, D.J. *Against the Grain : Coming Through the Mid-life Crisis*. New York: Pilgrim Press, 1981.
- Malatesta, C. "Affective Development Over the Life-Span: Involution or Growth?"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7 (1981): 145 – 73.
- Malatesta, C. and Culver, L. "Thematic and Affective Content in the Lives of Adult Women: Patterns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motion in Adult Development*, edited by C. Malatesta and C. Izard, pp.175 – 94.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84.
- Malatesta, C., and Izard, C. "The Fa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 Young,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 Expressions." In *Emotion in Adult Development*, edited by C. Malatesta and C. Izard, pp.253 – 74.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84.
- Manning-Sanders, R. *The Red King and the Witch : Gypsy Folk and Fairy Tales*. New York: Roy, 1964.
- Maslow, A.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 _____.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8.
- Mayer, F. H. *Ancient Tales in Modern Japan*.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cAdams, D. "Love, Power, and Images of the Self." In *Emotion in Adult Development*, edited by C. Malatesta and C. Izard, pp. 159 – 74. Beverly Hill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1984.
- McAllister, T. "Overview: Pseudodementi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0 (1983): 528 – 33.

- McLeish, J. *The Ulyssean Adult ; Creativity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Years*. New York: McGraw-Hill Ryerson, 1976.
- Meerlo, J. "Geriatric Psychotherapy." *Acta Psychotherapeutica et Psychosomatica* 9(1961): 169 – 82.
- Mergler, N. L. ; Faust, M. ; and Goldstein, M. D. "Storytelling as an Age-Dependent Skil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984 – 5): 205 – 28.
- Miller, D. *The New Polytheism ; Rebirth of the Gods and Goddesses*. Dallas: Spring Publications, 1981.
- _____. "Fairy Tale or Myty." In *Spring* 1976, pp. 157 – 64. Dallas: Spring Publications, 1976.
- Mindel, C. , and Vaughan, C.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Religiosity and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3(1978): 103 – 8.
- Moberg, D. "Religiosity in Old Age." *Gerontologist* 5(1965): 78 – 87.
- Moss, R. *Chinese 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 New York: Pantheon, 1979.
- Munsterberg, H. *The Crown of Life ; Artistic Creativity in Old 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 Mussen, P. , and Haan, 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tterns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edited by D. Eichorn, J. Clausen, N. Haan, M. Honzik, and P. Mussen, pp. 393 – 4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Myers, J. K. ; Weissman, M. M. ; Tischler, G. L. ; Holzer, C. E. ; Leaf, P. J. ; and Orvaschel, H. "Six-month Community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ree Communitéis: 1980 – 1982."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1(Oct. 1984): 959 – 67.
- Nason, J. "Respected Elder or Old Person; Aging in a Micronesian

Community."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155 – 74. Palo Alto,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Neugarten, B. "Adult Personality: A Developmental View." *Human Development* 9(1966): 61 – 73.

_____. "Personality and Aging." In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edited by J. E. Birren and K. W. Schaie, pp. 626 – 49.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7.

Neugarten, B., and Gutmann, D. "Age-Sex Roles and Personality in Middle Age: A Thematic Apperception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17(1958): 2 – 34.

Neugarten, B., and Miller, D. "Ego Function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Years: A Further Exploration." In *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 Empirical Studies*, edited by B. L. Neugarten, pp. 105 – 13. New York: Atherton, 1964.

Neumann, E.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Newton, P. "Samuel Johnson's Breakdown and Recovery in Middle-Age: A Life-Span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Mental Illness and Its Cu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1 (1984): 93 – 117.

Nicoloff, A. *Bulgarian Fairy Tales*. Cleveland: Nicoloff, 1979.

Notman, M. "Changing Roles for Women at Mid-Life." In *Midlif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Issues*, edited by W. H. Norman and T. J. Scaramella, pp. 85 – 109. New York: Brunner/Mazel, 1980.

_____. "Feminine Development: Change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In *The Woman Patient, Volume 2: Concepts of Femininity and the Life Cycle*, edited by C. Nadelson and M. Notman, pp. 3 – 30. New

- York: Plenum, 1982.
- O'Collins, G. "The Second Journey." *Studies in Formative Spirituality* 1 (1980): 346 – 56.
- _____. *The Second Journe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8.
- Offer, D. O. , and Offer, J. B. *From Teenage to Young Manhood : A Psychological Stud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Ohta, M. *Japanese Folklore in English*. Tokyo: Miraishi, 1955.
- Oser, F. , and Reich, K. "The Challenge of Competing Explan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in Terms of Complementarity of 'Theories.' " *Human Development* 30(1987): 178 – 86.
- Otto, R. *The Idea of the Holy*. 1917. Repri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Ozaki, Y. T. *The Japanese Fairy Book*. Tokyo: Charles Tuttle, 1970.
- Palmore, E. B. , and Maeda, D. *The Honorable Elders Revisited : A Revised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ging in Jap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apalia, D. E. , and Bielby, D. D.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Middle and Old-Age Adults: A Review of Research Based on Piaget's Theory." *Human Development* 17 (1974): 424 – 43.
- Pascual-Leone, J. "Attentional, Dialectic and Mental Effort: Toward an Organismic Theory of Life Stages." In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Late Adolescent and Adult Cognitive Development* , edited by M. L. Commons, F. A. Richards, and C. Armon, pp. 182 – 215. New York: Praeger, 1984.
- Payne, B. P. "Religious Life of the Elderly: Myth or Reality?" In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dited by J. A. Thorson and T. C. Cook, Jr. , pp. 218 – 29. Sp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78.

- Peck, 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In *Middle Age and Aging: A Reader in Social Psychology*, edited by B. Neugarten, pp. 79 – 8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Peck, R. , and Berkowitz, H. "Personality and Adjustment in Middle Age." In *Personality in Middle and Late Life: Empirical Studies* , edited by B. L. Neugarten, pp. 15 – 43. New York: Atherton, 1964.
- Perry, W. G.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 Piovesana, G. K. "The Aged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In *Aging: Its Challenge to the Individual and to Society*, edited by W. C. Bier, pp. 14 – 25.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owell, P. "Advanced Social Role-Taking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Gifted Ad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1(1980): 177 – 92.
- Prosen, H. ; Martin, R. ; and Prosen, M. "The Remembered Mother and the Fantasized Moth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7 (1972): 791 – 4.
- Pruyser, P. "Aging: Downward, Upward or Forward?" *Pastoral Psychology* 24 (1975): 791 – 4.
- Rabbit, P. "Changes in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n Old Age ." In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 edited by J. E. Birren and K. W. Schaie, pp. 606 – 25.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77.
- Raybeck, D. "A Diminished Dichotomy: Kelantan Mala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erspectives." In *In Her Prime: A New View of Middle-*

- Aged Women* , edited by J. K. Brown and V. Kerns, pp. 155 – 70.
South Hadley, Mass. ; Bergin and Garvey, 1985.
- Raymond, E. F. , and Michals, T. J.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Depression in Elderly Persons." *Psychological Reports* 47 (1980); 1055 – 61.
- Reker, G. T. ; Peacock, E. J. ; and Wong, T. P. "Meaning and Purpose in Life and Well-Being: A Life-Sp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 (1987); 43 – 9.
- Revere, V. , and Tobin, S. "Myth and Reslity: The Older Person's Relationship to His P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2(1980); 15 – 26.
- Rhadakrishnan, S. , and Moore, C. *A Sourcebook in Indian Philosoph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Rice, D. , and Feldman, J. "Living Longer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ic Changes and Health Needs of the Elderly." *Health and Society* 61(1983); 362 – 71.
- Riegel, K. F. "Dialectical Operations: The Final Period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16(1973); 346 – 70.
- Roberts, M. *Chinese Fairy Tales and Fantasies* . New York; Pantheon, 1979.
- Rowe, K. "To Spin a Yarn: The Female Voice in Folklore and Fairy Tale."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 edited by R. Bottigheimer, pp. 53 – 7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Rubin, L. *Women of a Certain Age: The Midlife Search for Self*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 Rumnley, D. B. , and Bergman, E. "Enchantment and Alchemy: The Story of Rumpelstiltskin."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47

(1983): 1 – 14.

Rustom, C. "The Later Years of Life and the Use of Time Among the Burmans." In *Aging and Leisur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nto the Meaningful Use of Time*, edited by R. Kleemeier, pp. 100 – 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Rybash, J. ; Hoyer, W. ; and Roodin, P. *Adult Cognition and Aging;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Processing, Thinking and Knowing*. Elmsford, N. Y. : Pergamon, 1986.

Sanford, J. *Evil: The Shadow Side of Reality*. New York: Crossroads, 1982.

Scharfstein, B. *Mystical Experience*. Baltimore: Penguin, 1973.

Schenda, R. "Telling Tales – Spreading Tales: Change in the Communicative Forms of a Popular Genre."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edited by R. Bottigheimer, pp. 75 – 9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Schon, D.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Schwartz-Salant, N. *Narcissism and Character Transformation*. Toronto: Inner City Books, 1982.

Scott-Maxwell, F. *The Measure of My Days*. New York: Penguin, 1968.

Segal, H. "Joseph Conrad and the Mid-Life Cri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1(1984): 3 – 9.

Segalla, R.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Roles: Mid-Life Women Break the Daisy Chains*. Ann Arbor, Mich. : UMI Research Press, 1982.

Shahrani, M. N. "Growing in Respect: Aging Among the Kirghiz of Afghanistan."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175 – 92. Palo Alto,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hainness, N. "Analyzability and Capacity for Change in Middle-Lif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7(1979): 385 - 403.

Sharp, H. "Old Age Among the Chipewyan."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99 - 110. Palo Alto,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heehan, N. W. ; Papalia-Finlay, D. E. ; and Hooper, F. H. "The Nature of the Life Concept Across the Life-S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2(1981): 1 - 13.

Shibayama, Z. *A Flower Does Not Talk*. Tokyo: Tuttle, 1970.

Silberger, J. "Mourning and Transformation: How Mary Baker Eddy Found in Middle Age a Way of Making a New Life for Herself."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12 (1979): 9 - 26.

Simic, A. "A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ugoslavia: Contrasting Model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50(1977): 53 - 64.

Simmons, H. "The Quiet Journey: Psychological Journey and Religious Growth from Ages Thirty to Sixty." *Religious Education* 71 (1976): 132 - 42.

Sinclair, K. P. "A Study in Pride and Prejudice: Maori Women at Mid-Life." In *In Her Prime: A New View of Middle-Aged Women*, edited by J. K. Brown and V. Kerns, pp. 117 - 34. South Hadley, Mass. : Bergin and Garvey, 1985.

Sinnott, J. "Individuals' Strategies in Everyday Problem Solving: Noncognitive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San Francisco, 1983.

_____. "Lifespan Relativistic Postformal Thought: Methodology and Data

from Everyday Problem-Solving Studies." In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Volume 2: Comparisons and Applications of Adolescent and Adult Developmental Models*, edited by M. L. Commons, F. A. Richards, and C. Armon. New York: Praeger, in press.

_____. "A Model for Solution of Ill-Structured Problems: Implications for Everyday and Abstract Problem Solving." Presented to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San Antonio, 1984.

_____. "Postformal Reasoning: The Relativistic Stage." In *Beyond Formal Operations: Late Adolescent and Adult Cognitive Development*, edited by M. L. Commons, F. A. Richards, and C. Armon, pp. 298 – 325. New York: Praeger, 1984.

_____.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A Metatheory for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24(1981): 293 – 311.

Sinnott, J. , and Guttman, D. "Dialectics of Decision Making in Older Adults." *Human Development* 21(1978): 190 – 200.

Smith, R. J. "Japan: The Later Years of Life and the Concept of Time." In *Aging and Leisur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nto the Meaningful Use of Time*, edited by R. Kleemeier, pp. 95 – 1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Soddy, K. *Men in Middle Lif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7.

Spar, J. E. "Dementia in the Aged."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5(1982):67 – 86.

Spence, D. , and Lurie, E. "Style of Life." In *Four Stages of Life*, edited by M. F. Lowenthal, M. Thurnher, and D. Chiriboga, pp. 1 – 23.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5.

Staal, F. *Exploring Mys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Stace, W. T. *Teachings of the Mystics*. New York; Mentor, 1960.
- Stein, M. *In Midlife*. Dallas; Spring Publications, 1983.
- Stroud, J. "Women's Careers: Work, Family and Personality." In *Present and Past in Middle Life*, edited by D. Eichorn, J. Clausen, N. Haan, M. Honzik, and P. Mussen, pp. 356 - 9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 Suzuki, D. T.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4.
- Swenson, W. M. "Attitudes Toward Death in an Aged Popul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6(1961): 49 - 52.
- Szielzo, C. "An Analysis of Babayaga in Folklore and Fairy Tal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3(1983): 167 - 75.
- Tatar, M. "Folkloristic Phantasies: Grimm's Fairy Tales and Freud's Family Romance." In *Fairy Tales as Ways of Knowing: Essays on Märchen in Psychology, Society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M. M. Metzger and K. Mommsen, pp. 75 - 98. Bern; Peter Lang, 1982.
- _____. "Born Yesterday: Heroes in the Grimms' Fairy Tales."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edited by R. Bottigheimer, pp. 95 - 11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_____. *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 Fairy Tal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Tavis, A. "Fairy Tales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In *Fairy Tales and Society: Illusion, Allusion and Paradigm*, edited by R. Bottigheimer, pp. 195 - 20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6.
- Thorson J. A., and Cook, T. C.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Sp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78.

- Thurnher, M.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Value Orientations." In *Four Stages of Life*, edited by M. F. Lowenthal, M. Thurnher and D. Chiriboga, pp. 176 – 20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5.
- _____. "Family Confluence, Conflict and Affect." In *Four Stages of Life*, edited by M. F. Lowenthal, M. Thurnher, and D. Chiriboga, pp. 24 – 47.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5.
- Tolkien, J. R. R. *Tree and Leaf*.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6.
- Tournier, P. *Learn to Grow Old*. New York: Harper, 1972.
- Tseng, W., and Hsu, J.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Parental Authority as Expressed in Children's Storie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6(1972):28 – 34.
- Turner, B., and Troll, L. "Sex Differences in Psychotherapy with Older Peopl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1982): 419 – 28.
- Tzu, L. *The Way of Life*. Translated by R. B. Blakne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5.
- Vaillant, G. *Adaptation to Life: How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Came of Ag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Vaillant, G., and Milofsky, E. "Natural History of Male Psychological Health: IX.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rikson's Model of the Life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7(1980): 1348 – 59.
- Van Arsdaale, P. "The Elderly Asmat of New Guinea." In *Other Ways of Growing Old*, edited by P. Amoss and S. Harrell, pp. 111 – 24.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Van Kaam, A. *The Transcendent Self: Formative Spirituality of the Middle, Early and Later Years of Life*. Denville, N. J.: Dimension Books, 1979.
- Viney, L. "A Socio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Life-Span Development

Complementing Erikson's Sociodynamic Approach." *Human Development* 30(1987):125 - 36.

Vinson, A.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Maturation of the Autonomous Adult." In *Spiritu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dited by J. A. Thorson and T. C. Cook, Jr., pp. 127 - 36. Springfield, Ill. : Charles C. Thomas, 1978.

Von Franz, M. L. *Individuation in Fairy Tales*. Dallas: Spring Publications, 1977.

_____. *The Feminine in Fairy Tales*. Dallas: Spring Publications, 1972.

_____. *The Psychological Meaning of Redemption Motifs in Fairy Tales*. Toronto: Inner City Books, 1980.

_____. *Puer Aeternus*. Santa Monica: Sigo, 1970.

_____. *Shadow and Evil in Fairy Tales*. Dallas, Tex. : Spring Publications, 1974.

Waddell, K., and Rogoff, B. "Effect of Contextual Organization on Spatial Memory of Middle-Aged and Older Wom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7 (1981): 878 - 5.

Walsh, R. "The Ten Perfections: Qualities of the Fully Enlightened Individual as Described in Buddhist Psychology." In *Beyond Health and Normality: Explorations of Exceptional Well-being*, edited by R. Walsh and D. Shapiro, pp. 218 - 28.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3.

Washburn, M. *The Ego and the Dynamic Ground*. Albany, N. 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Wei-ming, T. "The Confucian Perception of Adulthood," In *Adulthood*, edited by E. Erickson, pp. 113 - 20. New York: Norton, 1978.

White, J. *The Highest State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

Whitehead, A. N. "Autobiographical Notes." In *The Philosophy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edited by P. A. Schilpp, pp. 1 – 14. New York: Tudor, 1941.

_____.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_____.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_____. *Modes of Thought*.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_____.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7.

_____. *Religio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_____.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1925.

Whitmont, E. *The Symbolic Qu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Wilber, K. *The Atman Project: A Transpersonal View of Human Development*. Wheaton, Ill: Quest, 1980.

_____. *No Boundary: Eastern and Western Approaches to Personal Growth*. Boston: Shambhala, 1981.

_____. "The Pre/Trans Fallacy." *Revision* 5(1980): 51 – 71.

Woods, N. , and Witte, K. "Life Satisfaction, Fear of Death, and Ego Identity in Elderly Adults."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18 (1981): 165 – 8.

Yasuda, Y. *Old Tales of Japan*. Tokyo: Tuttle, 1965.

Young, G. , and Dowling, W. "Dimensions of Religiosity in Old Age: Accounting for Variation in Type of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1987): 376 – 80.

Zheleznova, I. *Tales of the Amber Sea: Fairy Tales of the Peoples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Zinberg, N.E. "The Relationship of Regressive Phenomena to the Aging Process." In *Normal Psychology of the Aging Process*, edited by N. E. Zinberg and I. Kaufman, pp. 143 – 5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1.

_____. "Psychoanalytic Consideration of Ag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2(1964): 151 – 9.

Zipes, J.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Radical Theories of Folk and Fairy Tal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_____. *Don't Bet on the Prince: Contemporary Feminist Fairy Tal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ngland*. New York: Methuen, 1976.

_____.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New York: Heinemann, 1983.

Zoja, L. "Working Against Dorian Gray: Analysis and the Old."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28(1983): 51 – 64.

丛 书 总 序

神秘的图案曼荼罗是人类最古老的象征，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并发现于不同种族和世界各地。藏传佛教的曼荼罗，其构图繁华典雅，其内容博大精深，是西藏佛教大师独特心理体验和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具有宗教和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深刻意义和价值。荣格体会到曼荼罗的深奥涵义及其在心理整合过程中的作用，据之认为曼荼罗乃是心理完整性的原型与象征。

荣格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曾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当然继承人，后因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基本主张上发生重大冲突而分道扬镳，自创分析心理学。他克服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将心理学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进行，取得了许多重大理论创获。他关于性格类型和集体无意识及原型等的重要理论建树，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等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人类思想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荣格对东方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力图架起东西方文化互补和沟通的桥梁。他继承莱布尼茨、歌德、叔本华等西方思想

家关注东方文化的传统，潜心研究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他在《易经》与儒学、《道德经》与道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研究方面造诣甚深，并对中国文化给予了很高评价。他的理论建构汲取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因而具有东西合璧、兼容并蓄的现代特色。荣格心理学属于西方，同时也属于东方；它置根历史，又属于未来。

荣格心理学以心理完整为追求目标，力图调整和调动人的心理潜能，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智慧和热情；荣格心理学寻求生活的意义，反对贪欲和侵略性、流为时尚的物质和金钱崇拜、精神空虚和享乐主义、虐待狂和黩武主义。荣格心理学不仅关注人类的命运，试图疗治时代弊端和人类心灵的痛苦，而且通过对人类创造性心理奥秘的揭示，确立了人类生存的信心；以其对超越种族和文化的人类共同心理结构的发现，展示了世界大同的前景。荣格热爱自然，在我们的生存环境遭受空前破坏的今天，正是他的“有灵魂的心理学”，昭示了我们时代“天人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荣格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他毕生致力于启示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与日俱增。目前，我国已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荣格心理学的书籍，但在这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学术领域中的汉文资料仍显不足。为方便有关研究人员、特别是广大普通读者，我们编选出版了这套体现荣格分析心理学主张和特色的丛书。所选各书力求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增进读者对荣格派分析心理学的理解，增进读者对人类深层心理的体察，增进读者对中华文化未来的信心。

本丛书的问世应感谢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有关人员高效诚信的努力，特别应感谢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托马斯·科施博士、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荣誉秘书长默里·斯坦因博士和荣格基金会、美国喀戎出版公司、美国普特南之子出版公司等个人或机构真挚友好的帮助。

编 委 会